

之叢爛
一畫漫

愛慾

法國·莫泊桑原著

彭兆良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510B

世界戀愛小說
名著集之一
愛 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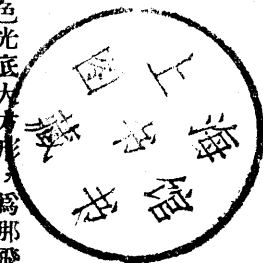
莫泊桑著
彭兆良譯

上編

第一章

從天窗裏，陽光流入廣闊的畫室，成一晶耀藍色光底大方形，爲那飛鳥出沒，一望無垠，沉沉似的碧落間添一光明點綴。

但光雖流入這精緻裝飾着的高大屋子裏，那自天上來的愉快的光輝却仍黯淡疲弱着。牠躺在畫架，消於門幕，失彩於隱僻之角，只那裝在鏡框的畫像映的如火般燦爛。室中靜悄悄睡眠似的——是一個爲役心的，藝術家家底恬靜樣子。在這些爲



123780

~~123780~~

思想所由開展的，飛躍的，而消磨着其卓力的畫壁間，一切似由勤奮都變成疲敝與懈弛的了。各物於緊張的生活後，寂靜如死滅的一樣。各物——儀器呀，畫架呀，畫布上未作成的像呀——都歇着在那里，鬚髯牠們會同主人日在種新的努力中早作安息着，也同感有一種疲勞似的。那畫之窒氣的香息呀，松脂油呀，與吸的煙霧呀於窗幕及椅間，猶有餘剩着。除天上過往鴻雁短銳的鳴聲，和那隱隱可聞，自遠而至的巴黎的市聲，並沒有什麼響聲來破室中岑寂。沉靜靜的惟青靄的雲，裊裊地上升着，當奧利佛，伯登，躺在他底睡榻上，舒徐地從口中吐出一陣陣捲煙霧來。

他沉在一新畫題的思索裏，他底眼光消失在老遠的碧空。他似想畫了點什麼？但苦無確然的觀念。而且他從來也非能確定其方針爲一項專門的藝術家。他底意念却屢變屢遷，終生躊躇彷徨在各種藝術底表現。卽到現時，在他暮年期，富與名俱伴他職業的光榮而併有了，他猶乏他的專門致力的意向。他曾獲了羅馬之獎，給人答辯着，也如其餘許多畫家一般，想起歷史上的偉景。於是將古意現代化，又將生

人表着古式。他是又伶俐，又熱心，而且廣有見地的一個作家。喜嗜藝術，而能深詣其造；因他天才英邁，得造有一種卓絕的才藝，因他善思勤勉，得造成其詩的表現技能。而且許是那世界對於畫念喜厭的驟改，——傾向於他那種光煥，明淨，無疵之表現——致影響於他底趨向，而阻他成爲常畫家的。自從初次成功之後，他的老是這迎合的意願，無意識地做成他躍躍欲試的畫念、隱隱地鋪成他行底道路，而使他趨舍無定向了。而且，也是那迎合的意願，使他具一種對各派都可的性質，於他光榮上致其不少的貢獻的。

他那態度底美麗，動作底活潑，及對自身的修飾，他爲角力者，騎者，力與技底舊時的名譽，更足使他聲譽鵲起。自克洛貝脫拉，（這使他著名的初次作品），出後，巴黎翕然地風從他，模仿他，推尊他；幕地裏，他成爲巴黎一個最光明的藝術家了，時被畫家中討論，學校裏歡迎，然猶是一少年呢。他於藝術界足稱一勝利英雄，爲舉市所崇拜的。

在這樣的路程中，幸福引導他入於衰老的邊界，而老向他迫着壓着來了。

這樣地，正在迎合外界時好的見地之下，他思索一詩化的題目。他底煙與小食使他並不欲睡；他做着白日之夢，注視天邊，向蔚然碧落間速寫——那波士道上的美女，或街頭的艷婦，水邊情侶，各種的非非想想，就他想像所能的。天的景象變了，在他幻象一般的眼裏，忽見鴻雁流矢似由空飛過，迷亂了牠們，好像一枝筆似的把這些景象抹去了。

他不能發見什麼！一切概狀如此爛警着的，只是他所已畫過的題材。一切婦人所呈顯的，也早爲他藝術的眼所瞧過了。一年來不絕追逐着他的那種悵惘憂色——憂見自己空虛，憂見題材枯索，憂見藝術之興乾涸，復因着這些思索的工作，因着夢見了新却未有新材料發見的失敗，一時都顯明地現在他的臉上來。

他慢慢地站起身來，去搜尋着他底抽屜，思自己所未想得，許從那兒發見得什麼來，以打動他心上的靈機。

口裏仍銜着煙，翻開了畫冊，這是冊寫意的畫，是一向鎖在一張老古桌子中的鉛畫。可是，他立即就倦於這些勞而無獲的搜求了，精神似很感痛苦的樣子，他擲開了捲煙，噓着街上一班人常噓的那種口調兒，俯下了身子，拾起那對放在張椅下地板上的頗沉錘的啞鈴來。

用別隻手去推開那罩在衣鏡上的覆布，那鏡他原用以運動時校正姿勢與觀其身態的；他遂筆直的站定在那鏡前了。

他在畫室中曾以勇聞；在社會上，又以健著；現在年齡縱然加臨他身，但愈老却愈壯。長身，闊肩，豐滿的雙頰，虎虎地有白髮英雄之概，他每日仍繼續熱心於角鬥呀，騎馬呀角逐之戲。他底頭部尤雋，雖不無變樣，而猶如往日一般的動人。那短濃白髮，霜一般覆在繁重，棕白眉毛下邊的黑睛之上。大的口髭，如老兵一般，惟一是餘着黑色的了，却給他臉上更顯出一種驕傲與壯健之色。

直站在鏡前，雙足並立着，身體挺直着，他運了兩臂筋力在整備的姿勢中，舉

起那對鐵啞鈴來，那沉着有力的動作，原是他早就熟練了的。

但忽然間，在那映着全畫室的鏡子裏，他見門幕啓了，一婦人的頭現出來：正是看他的一個頭顱。隨聽見身後的話聲問：

——在家嗎？

掉過了頭，他答：

——唔，在家呢。』他拋下了啞鈴，急忙忙地趕向門去。

一輕裝俏板的女子走進來了。互相握了一握手，她說：

——在運動嗎？

——唔，』他說，『我剛纔是玩着啞鈴，無聊消遣一下的。』

她笑着說：

——你底看門人沒有在那里，因我知道你此時當獨在的，我進來沒給你通報

呢。

他瞅了她一眼：

——耶和華！你今天是打板的多麼齊整呀！

——唔，纔穿了件新衣。你想這漂亮不漂亮？

——楚楚動人呢！顏色也十分諧和。現在一般人都知道顏色的配合了。

他繞她身的周圍走了過去，輕輕地撫弄着其衣服，用指尖整飭着其襖摺，居然如一個知道婦衣裁製的裁縫師一樣。真的，在他的一生裏他曾用了他藝術上的各種努力，從筆端狀出了婦女的俏艷之狀，變改得時髦的狀式，使一班婦女成爲更輕嫩，風雅動人的地方確實不少。他看了後嘆：

——那是最成功的了。在你却特別見美。

她讓他贊揚着，欣欣地以自己美能蠱惑他爲樂。

雖非綺年，她可仍美麗的。不很高，但頗結實，有着一個四十歲光景半老丰神的容貌。宛如一朵玫瑰花，本可以無盡地展笑下去的，可是因爲開得久了，也許一

點鐘裏就會凋謝的。

在她底美髮下，她保留了那些永爲活潑的青春的波斯女子底妙態，她們能藏過許多年歲，有無限般駕御的力——至少能多保留二十年青春，總之她可算是最善整容與修貌的。

她取去了面網喃喃的說：

——咦！你不想吻我嗎？

——我纔抽煙的呢，他說。

她喊了聲討厭的呼聲。於是，舉起嘴來向他，說：——「勿妨。」他們底嘴唇在碰觸着了。

他用了種純熟，敏快與鎮定的動作，來取了她底日光傘，和輕便的外服。當她重坐上沙發時，他担心似問：

——你底丈夫很好？

——唔，很好。他此刻在議院裏正講得烏烟瘴氣呢。

——關於哪方面的？

——無非仍關於那米糧，油豆之類罷了。

她底丈夫，格里洛伯爵，是愛里省的議員，是專考察着農業問題的。

但忽見那角落間有一個她所不識的未完的畫像，她走過去問：

——這是什麼？

——一個畫像我纔動手的，是邦德芙公主底。

——你知道，「她鄭重說，「倘你再承畫什麼女子的像，仔細我封閉你畫室底

門。我很明白這所引結果怎樣。」

——呵，難道一個人終生不可畫兩個人像嗎，」他說。

——我希望能不。

她考察這未成的畫像，像一個研究繪事上的女子樣子。遠引了去，又復近來，

用手掩着眼睛，在最宜的光線裏去視這畫像，於是滿足地自語着。

——很好。你在畫像上可算很有成就的了。

他受諛了，喃喃地說：

——你真這麼想嗎？

——是咧，這原是種精緻藝術，但須非常的藝術家纔有所成就。可是非高尚畫家所願從事的。

近十年來她常以鼓舞他底衝動趨於高尚的藝術爲任，抨擊他僅從事於畫像的無謂；而且，用討論美的理論，力慫恿他從事於一種非自然的幻想的工作。

她又問他：

——那公主怎樣呢。

他乃給她一個詳細的述說——這般的詳細，從衣飾以至於智力，都畢述無遺，終使一個嫉妬的，難壓的婦人感滿足了。

於是驟然問：

——沒給你賣弄過嗎？

他笑了，賭咒說不會。

將兩手放於畫家的肩上，她固定似的睜着他。那晶圓的眸子在蔚藍的眼裏——點綴成了種墨水般深黑光亮無底的珠，——因着她問的熱烈而在顫動了。

她復連續着說：

——她果真沒給你賣弄？

——果真沒有。

她走前來：

——此外，我沒有可憂的了。你現在除了我已沒有外戀的人。這是這般的勝於他人呢。可惜老一些，我的愛友。

他感到一陣輕微痛苦的顫悚，這種顫悚如一班老人們所常有的，當有人提到他

們墓木已拱的時候，他喃喃地道：

——今日也罷，明日也罷，毋非和昨日一樣，在我的一生却不會有過，也不會要有的，你以外任何的誰，任何的誰人。

她挽他向了張沙發走來，命他挨肩地坐了下來。

——你在想些什麼？

——我試想着一個畫題呵。

——關於那一類的呢？

——原是不知道；就爲要想一個出來呢。

——這幾天裏在幹了些以外什麼事沒有？

他於是告訴她所曾接見的一切賓客，午宴呀，夜宴呀，他底談話與瑣事等。他倆個對那些社會上無聊的事情，都感有趣味的。如情敵呀，已知與僅乎忖測的私情事呀，輿論呀，傾聽與叢談至數十百次的關於某人，某事，某種意見呀，都使他倆

感着津津有味，因此使他倆同溺於這些急動巴黎生活的湍流裏。他們且都熟悉世道，他爲名藝術家而交際廣闊，她爲一時髦的頑固派家庭裏的妻，同擅長於法蘭西式的茶話——又斯文，又通俗，因而幸災樂禍呀，徒然的談諧呀，與通俗的機趣呀，給着這些惡意的饒舌者以一種特別嫉妬的定性。

——幾時來吃飯？她又忽然問。

——隨便什麼時候都好。

——那末，金曜日罷。我併邀了莫德孟公爵夫人，可白里夫婦，梅賽明，諸人爲我底女兒洗塵，她今夜到巴黎來的。但誰都不要告訴。這是很秘密的。

——呵，我定到的。我很歡喜再見見安妮。我是有三年不曾看見她了。

——不，不只三年吧。

安妮原居在她父母家裏的，因醋被她的外祖母所鍾愛，遂從她去同住了。馬丹、巴萊琳雙目近瞽，終年居在愛里省郎舍里女塔家裏。這老婦人漸次寵愛這女孩兒無

己；格里洛夫婦常爲研究農作問題，也有很多的時侯居在這別墅裏的，結果乃留下安妮來伴她的外祖母了。至於她呢，果很感到鄉村間自由活潑的生活要勝過於緊張兇橫的城市生活。

有整三年她沒有到這里來了。伯爵夫人爲免爲她麻煩起見，在選定爲她『社交』期前，但願她就住在鄉間。馬丹格里洛給她兩個極好的保姆，時入鄉去探望她母親和女兒去。安妮雖居在別墅實際仍離不了她去照拂的。

以前，奧利佛，伯登每逢夏季也嘗有五六星期或兩個月光景到郎舍尼去避暑；但近三年，因患風濕病故，使他不得不離開水居生活，遂復醒起他對巴黎的嗜好，自那次回來之後，却永不再想離開這地方了。

確實說，這少女於秋季前尙不回來；但因她父親忽爲她向準了一頭親事，使她趁早到巴黎來，是爲要立去會晤他所選定那個未婚夫弗倫德爾呢。這小小的佈置原極祕密着；但是奧利佛，伯登乃是馬丹格里洛所最信賴的一人，因此不在此限了。

於是，他問：

——那末，你的丈夫是準定這計劃的了？

——唔，是的，我也想是好的。

他們於是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她重說到畫題上來，要他畫了一個耶穌像。他表示拒絕，稱世上已有很多的聖像了；但她却這般固執其意，他很不耐起來。

——呵！只許我善描狀，我將這畫意給你罷。這差不多是很新，很大胆的作品呢。他從十字架取下時，他底雙手鬆放了，他那上半身垂放了下來。他直向人羣裏傾着下來，那地上則有一羣人伸臂去接抱他，舉他起來。你懂得嗎？

是的，他懂得的。他而且得發見這畫意確屬很新；不過老是感着一種現代化的心情，覺久溺而不可拯拔罷了；當見他的愛人橫躺在沙榻上，一隻穿鞋的纖足垂下，那白膩膩的肉色從幾透明的襪裏雪脂似的顯耀出來，他叫着說：

——且住！這裏纔是我所當畫的呢！這纔是真的人生呢；在衣裾下春露的美人足啊！這個可加着各色各種上去：真，慾，詩。沒有更美更可愛的東西，有如婦人底足那樣的了！——那足且有着神祕性：豐盈如玉的腿部是被遮隱去了，其妙處祇從這足上得想見其一二而已。

他托地去坐在地板上，褪去了鞋；那足忽得從草底束縛裏鬆放了，彷彿一隻小鳥，匍伏着的獸類一樣，驟然地去了箝制而蠢動起來。

伯登接着說：

——微妙，幽韻，而是肉感的呢——比手更肉感呢。給你底手來，任便那隻。她御了長手套至彎。褪下了一隻，把那手套倒提，迅快地滑出了她那白藕般臂把來，好像一條蛇的蛻殼的樣子。臂把是又白又膩又圓。牠褪得這般敏速，使一人完全不禁會想起這是無恥的赤裸裸。

她展了手臂，讓牠倒懸彎下。那戒指晶耀耀的戴在白羨似的柔指上面；那玫瑰

麗艷般的指甲彷彿「熱情」之爪似的，生在這些指端。

奧利佛，伯登輕輕地撫弄着，稱羨着。他玩弄這手指彷彿牠們是肉的玩具一樣；他叫：

——這手是怎樣有趣的東西呵！多麼可愛的東西啊！又伶敏又聰明，造出了種種色色來給與我們——書籍呀，花邊呀，房屋呀，金字塔呀，汽船呀，——但在牠工作中的最善的一種——還是撫弄我們呢。

他蛻下了那些一只一只的戒指來；婚戒也是一尋常金子的，也依次被蛻落了，他笑着咕囔說：

——這是法律呀。讓我們來敬重一下罷。

——又來了，」她笑說。他底話略使她有些刺心。

他常帶着一個嘲諷者底意味的，正像那種法蘭西式的談話，於諷喻之中而含有深意。他老是於無意間，給她痛苦忍受，常混亂了合法與非法的界限，正像她所

說，蕩破了這神聖的領域的界限了。尤其是使她覺得刺刺不安於心的，是當他常暗示以他們長久的結合爲類於家庭似的關係，而說這是十九世紀最美的有情人底榜樣。

略微止了一刻，她問：

——你肯不肯挈我們，安妮和我，去看賞一下油畫去呢？

——呵，一定。

她又問關於下次沙龍最佳的畫品，這會於兩星期內將行開幕的。

可是忽然地，好像憶記了一宗遺忘的使命似的：

——快，來給我鞋，」她叫。「我要走了。」

他夢一般玩弄着這小皮鞋，無心地把在手裏翻來覆去的弄着。

他俯下身去，吻了吻那好像浮在衣與地毯間的，一動不動的，微受寒氣襲擊着的足；乃把鞋子穿上去了。馬丹格里洛翻起身來，向那一堆兒積有往時近時許多已

開封的函件在已乾涸了的墨水瓶邊的書桌走去，她看見了很感到點趣味，抽開數函來讀了。

他向她走了前來。

——你又弄亂我的信了，」他說。

她並不回答，只問：

——誰來買你的 *Baignouses* 嗎。

——一個美國人。我並不認識。

——關於 *Chantouse des Bues* 的價格訂定了沒有？

——訂定了。一萬法郎。

——這也算好了。足穀了，親愛的。再會。

她給他獻上了面頰，他向這上面輕輕地吻了一吻。於是她向門幕處隱去了，口

裏低聲說：

——星期五，八點鐘。不，我不願意你伴我回家，你很知道這個。再會。

她去後，他燃起了一枝捲煙，緩步地在畫室中往來踱着。他們整部的歷史驀地在他眼前展示了開來了。他至甜蜜地憶起了往日底每一小點，從頭以至於現在。

那時候，一個晨星似的，他纔起映在巴黎藝術界底天上；那時畫家極受人歡迎，只須把畫筆揮動了幾下，就能博得華房大廈居住的。

伯登自一八六四年羅馬回來之後，足有好幾年的倥傯失志。於是忽到六八年間，他陳列了克洛貝脫拉後，一時竟會轟動起來，他恍如平地一聲雷了。

一八七二年的大戰後，「盧尊」畫家萊格脫爾脫死後，儕輩都有爭奪其光榮地位底機會，伯登底瓊加斯脫置他自己於大無忌之列；確是一大胆的作品，可是不能見容於學院。自××七三年從非洲旅行回來，呈覽了仇佛亞爾而獲獎後，使他一時的畫家竟無與抗者；及××七四年作了西伯利亞公主的畫像後，他遂列為時代裏時髦界中第一個的聖手畫家了。便從那時候起，他一躍而被巴黎時髦仕女——一切時

髦的巴黎婦女——所認為最工巧地能寫出她們麗態，美狀，暨特性，的一個可崇敬的肖像的畫者。已而巴黎許多名艷，爭來求他寫像。他謝絕了且誅索着巨大的潤資。

此時，他因為交際廣闊時常去拜候人家的，一天在莫德孟公爵夫人家裏他近避了一個籠着深悲的少婦。當他正走進的時候，她正告別出來，在庭路上他遇到她，美與艷底驚瞥一時致使他夢魂為之不安。他問了她名字，是馬丹格里洛伯爵夫人，一個法國巨紳底妻，良田千萬畝的所有者，她在穿她父親的孝，她立即就被他所崇拜着了。

他的藝術的眼立即被這美人撩花了，他貿然說：

——終見了一個我喜於從事寫生的婦人了。

他底話翌晨又對人提過一遍，當晚他就接了一藍色信封的信，寫得極規正，那斜斜的字體也很秀逸有致。

親愛的先生：

刻莫德孟公爵夫人來，稱 足下謬以鄙人無鹽之面足造成 足下傑作之一。過承謬獎，羞慚莫名。但如承 足下不妄費椽筆，而能將藝術美思佈諸膜面，以資刻畫成美，固所願也。盼覆。

先生之崇敬者，

愛妮，格里洛。

他底覆信，虔誠地問着何時得侍候伯爵夫人底駕；約期是星期的土曜日。

席設在一間寥闊，繁麗，而有着現代意味的客廳裏。走過一間掛滿了綠絨呀，金邊銀邊之鏡框呀的前廳後，畫家乃被導入一間鋪滿古文錦緞的內廳來——這毯緞是所謂「瓦德」式的，花紋與色彩的配合堪稱精美絕倫，沒一些兒鬆懈可擊，彷彿

非人工所得造就的。

他纔坐下時，伯爵夫人出來了。她走得這般從容，從隔壁屋子裏走向來的足音他全未聽得，他驚奇的驀然看見着她。她如一熟交者般獻手給他。

——那末你真的是喜寫我畫像的了？

——願效微勞，馬丹。

她底緊身窄袖的黑衣使她底容貌格外俏麗而美；給她一種又年青又嚴肅的儀容，雖那嚴肅味是爲那被覆蓋在她的美髮下一個微微含笑的臉所調劑了。伯爵進來時，挽了一個六歲光景女孩兒來。

馬丹格里洛給他介紹說：

——是我底丈夫。

他是個短小精悍的男子，沒口髭，白淨面頰，惟下頰帶着一些兒黑的鬚痕，顯出是新薙的樣子。

他有着長長的髮披在後邊肩上，態度冲淡和穆，看去彷彿一個傳教師似的；在他底嘴邊深深地劃有二條環痕從嘴邊引至下頰，大概這是從多演講而有的。

他感謝這位畫家，用了一篇豐腴的客辭，滔滔地瀉水似的顯出他是一演說家來。很久他願爲他底妻謀寫一畫像了，早便決定須請教奧利佛，伯登先生的。可是他惟懼不邀允，因爲他稔知那伯登先生是怎般的怕受人家麻煩的。

如此兩方交了許多恭謙的客套以後，終於決定他明天當帶領着伯爵夫人到他的畫室裏去了。可是他疑惑，因祇籠了悲哀的面色，是否待後些時更好。但畫家說，他但願把他初次見的那種印像收納到畫布上去，展笑於金髮下的活潑美麗的臉，與那嚴肅黑色的衣服，確是一很好的對照。

奧利佛，伯登平日原是很莊重的。一般女子都使他無所動心，爲的他不能了解她們。他以爲凡女子常是不道德與愚妄的，虛僞與危險的，徒然與累贅的。他在那些不貞女子中，因了他的聲望，才智，和強健的體格，以及嚴正的容貌，曾得混

過了許多時候。所以他倒是很贊成她們的。他喜她們行動與談話的自由，好像對他畫室中所習慣的那種奇異，灰色，自由情狀的愛好一樣。不過他走進社會去却只爲滿足他底志，不爲滿足他底心。這是呈現於他底虛榮的；他接受着種種贊譽，有所心喜，但對那些敬仰他的婦女們漫不注意，他從未給她們獻媚一回過。他也永不會在她們面前放言高論，一切都出之以謹慎，而想是很禮貌的。在每一情形下，凡女子到他畫室中來做他底模特兒，不問她怎般的給他賣弄着，他輒深悟那些異性，有礙於藝術家而且傷礙於別人的真結合的，便是他們所以戒之惟恐不嚴。他的這種心理，不知不覺自造成他那種儼乎不可侵犯的神情了。結果，使女子們皆覺得他是可望而不可卽的。可是一般人却都以此企重他，稱他爲「品行最端正的人。」這種讚諛使他欣喜，也使他傷感着；因爲這顯然是表明他們對他隔膜呀。

畫家這種端正禮貌的莊嚴對馬丹格里洛只是小試其鋒；她不知道對這位正直君子是怎樣去說着，他是這般地嚴正自牧的。

把她底小女孩既安置了後，她坐在畫布前的一張圓椅上，照畫家的指導，坐端正了，又給他臉上表現了幾種表情。

在第四次「坐」的當兒，他驀地停住了筆，冒然地問她：

——什麼使你的生活裏最感快樂的？

她疑遲了一會，囁囁說：

——我不知。你這問何意？

——我須瞧那眼睛裏的一個樂的表情，但還不曾聽見呢。

——那末，就和我閒談罷。我很喜歡饒舌的。

——你是一愉快的人呢，可不是？

——哦！果真的。

——那末，我們就閒談吧，馬丹。

他說「那末，我們就閒談吧，馬丹，」這句話時是很莊重的。乃又揮動他的

筆。他談了各式各樣的東西，試尋出他們間的幾個諧和點來。他們其初交換對幾個朋友的感想，於是又談到自身方面來，——這種談話常是最愉快的題目，而是最易容聯絡情感的。

當他們第二天會晤時，雙方都感較易措手了；伯登見他能樂她媚她，開始告訴她自己爲藝術家的生命史，而溯述的極繞趣味；其談話尤爲雋穎，令人生羨着。

素來聽熟於一般人陳舊的談話的她，一旦聽到這些又嚴肅又諷刺然而却是豪放不拘的談諧吃驚了。忽然她也變的應答如流，態度溫柔而大胆起來了。

一星期內，她底風趣，她底坦白和直率，戰勝他捉而且虜着他了。他不再存以前對一般婦女所持的偏見，却深惑於她們的美色與媚態。當他對有情人揮寫的時候，站在畫布前，進退如打仗一樣，佈着那最懇摯的思想，彷彿多年前就熟識這黑衣美婦人的，乃畫成晨光和霽似的面容，而她呢，坐在他的面前，聽着他說笑，也輕狂地回着話，其活潑的姿態幾有不成姿的樣子。

他又忽然地從她遠引了去，瞅着一隻眼向她去看，試攪得他模特兒整個的姿勢；忽然又走的極近，端詳那臉上最隱微的陰影，與那刹那間而為轉變着的表情，去捉住一個女子容貌的一切，不徒為其外貌——那是理想之美的流露，那是某些莫名物的反映，一種示A婦人與B婦人不同之美的特色，就是藉此獨能顛倒着男子的，致遺別種美點於不顧。

一個午後那小女孩也來，她用了那一切兒童所有的嚴肅，問：

——那就媽媽了，是不是？

他樂的抱了她起來，吻着，却樂於對他作品這個天真爛漫的批評。

於是又有一天，她很沉靜，他們忽然聽得她在一种淒楚的聲調裏說；

——媽媽，我很厭倦呢。

畫家聽了很受感動着，她是初次出了這怨言，次日他到玩具店裏買了許多玩具來放在他的畫室裏來。

小安妮於是驚奇而快活了，她憑着思慮之力，細心地疊起了牠們，剩她高興的常兒，一個一個地依秩序玩着。

自受這贈禮後，她愛好這畫家了，如兒童般的愛，使着禽獸昵暱的態度去愛，他們同感到快活與勝利。

馬丹格里洛初覺「坐畫」愈變有味了。在那年一整個的冬季的早上她很少去做着別的事情；因此，社會和俱樂部至絕了她底足跡，她案中她的趣味生活在畫室裏了。

她是一富厚仁慈的巴黎商人的，及一每年倒有一半光陰在病榻上過度着的婦人，的女兒。雖年青時，已做了一主持家政的主婦了，很有能幹，且善招待賓客——又極善識人，知道對誰說着對付的漂亮話兒，居然一個巾幗丈夫。當伯爵格里洛一來時，她馬上就能體察出這宗親事的利益：她開始拿一謹慎女孩兒的身分來對付餘子。

有次在俱樂部裏，因了美慧受人敬崇着；幾個男子至爲她狂惑而顛倒起來，可是她底心堅如鑽石，並不爲他們稍一搖動。

她賣弄風情，但只是一種挑戰的，謹慎的蠱媚，却永不再過步了。讚諛使她喜着。她樂於見自己能挑撥人家。雖通宵徹夜的在客廳裏，彷彿一個妻似的在地球上所肩着的義務一樣，她感着被人崇愛着的神聖，然猶過着「小姑無郎」的生活。這樣的生涯，雖至七年纔終止，還未使她覺得膩厭，至於別事上更豪情放縱的尙有呢。許多追逐着她的人們——如律師，政客之類，毋非如一班戲子們那樣，給他玩樂玩樂罷了。

如今這畫家所以能使她娛樂，總之是爲的給了她新趣味。她樂在畫室中，滿心地陶樂着，以媚他惑他爲在「坐」之中所僅得的怡快。她也頗愛他漂亮，康健，和出名；因爲一個婦人無論怎般矯作着，對於男子們身體的壯美和名譽未有不重視的。既喜計的得售，且察對方未始無情，她始發見他有一又活潑又高尚的心靈，他

也有愛嬌，也有想像，語言則尤其來得聰明，風趣，深刻，都如從她心坎裏流出來的一樣。

他們愈變的親熱起來了；每次當她進來的時候，互相擊一擊手，感到從雙方心上所接觸的東西，日漸加多起來了。

於是不惜預思，沒有精密的企謀，只直覺地感到要博他向她來的好感，日迫似一日；這心情她自己也承認了。她原沒有深心和別的蓄意之圖；只是對他賣弄的更加慫慂了，好像一個婦人本能地對她的愛人不得不賣弄的樣子。她底一切行動都爲他而發，那勾引，那媚笑，一時都磁電似的吸引着他。

她向他說了許多獻媚之辭，大多寓有『我深愛你』這意思的，且願教他多談，以示她對他是怎般的感有趣味。他時且擱下了筆與她促膝長談了。而因那兩方面的熱情所引起的精神上的亢奮，他常恍然地感有詩底，韻趣底，或哲學底靈感。

當他樂的時候她也隨着而樂；當他沉思的時候，雖明知徒然，她也試跡踪着他

的思想。即當她老是不以為然的時候，亦必諄諄地裝着一種深解明悟的樣子諦聽，因此格外鼓舞起他底興趣來，使他樂於見所播思想的種子是在一塊優美，肥腴，和純粹的心地上面。

畫像畫的很能滿意。因為畫家已達那種情緒亢奮的地步，足以發見這可鼓舞着藝術家的模特兒底一切特性，與其熱忱的表情。

傾心地注意着她，觀察她面部的表情：那肉底色彩，皮底光澤，眼底表情與其煥然深邃，以及其一切神祕的表現，得如海綿吸水般飽和着了。當他把她的美，從眼裏吸來，復從腦裏滔滔不絕有如瓶水瀉的一般的流入他筆端，是使他昏暈了，他的頭部好像酩酊了酒的一般。

她已感得他受擄，然而却樂於這樣的玩意，但見她的勝利與日俱進起來，她也開始激動了。

是某些新事物給她生命上添了新的色彩，甦醒起她內部一種神祕愉快似的力。

當聽有提到他底名，她就怦然起來，老是感着一種莫名其妙的欲望要說：『他戀我呢。』她見有人譽他藝術則喜，大概更樂是聞人贊他壯健。並不如一般人民只使她覺得憎厭，她老是想念他，她想如今真是結識到一位知友了，他果能永以握着互相顫動的手爲滿足的。

至於他呢，他也時時地把他的畫筆擱在檯上，疾準似的攪了小安妮在他的臂裏，切心地吻她的眼，她的髮，一邊却儘拿眼睛瞟那母親，似說：『我吻的是你不是這孩子呢。』

有時馬丹格里洛並不攜她的女孩而獨個地來。那些時是幹了較少時的畫，而談了更多時的語言。

有一個午後她誤了時。這時候正是輕寒未解的二月杪末。奧利佛一如平日的樣子，不論她何時到，總希望她早來的，早候在那畫室裏了。在等的當兒，他自前自後的踱着，一邊抽煙，一邊凝想；他吃驚自己又在問那自一星期來不啻自問過百什

遍的問題了；「我能不能愛呢？」他不能知道，因為他以前永沒有真愛過。他雖曾燃過一點熱焰，可是那種大膽的事早經過去了；而且他也並不將牠們誤做戀愛的。今天他又感有這同一感想了。

他愛了她嗎？是的，他以前永未想愛她，也從未想有得她的可能。到今在他發見這女子可愛時，那欲望纔不禁擄他，使他矢意向她，幾和一人希望拾一漿菓相似，然其最內的心還未怎樣地受騷動。

欲望曾是濃烈地染了他，然後又髣髴拭淨，使其隱匿在種未全現然而更強似的情緒之後。奧利佛初知戀情的啓幕乃伴有種種狂想，與詩情的亢奮的。不過他的熱情是從種微妙的情緒上引出來的，這種情緒說是精神，毋寧肉感爲是。他老是刺地感到一種性奮，擾擾不息地，與我們得了甚瘋病似的。不過這種熱病他知非由於傳染而來，致引爲痛苦；他很明白這從馬丹格里洛而起，她去了則苦想，她不來時則苦望，這事實就很顯然了。他不覺自己全被擄着，但常覺得她盤踞在他的胸

內，彷彿永不會有離過之時。她去了，似留下了什麼來，一種微妙莫可名狀的東西。什麼？難道這還不是愛嗎？現在，他從自己心上觀察到，領悟到了。他發見她確屬可喜的，然猶非是她理想中的女子。憑誰要對他宣布其愛，那心美肉艷，均非如他理想中那樣的女子莫當，總之馬丹格里洛，他雖覺得是聳動人了，可是講到戀愛，是還非其儔。

但爲什麼她竟如此其佔滿着他的肺腑，爲什麼他有一種繫念早非尋常的友誼所可比呢？

難道他墜入了那種爲他所向來戒備的，爲她的蠱惑所佈就的陷阱中來嗎？難道是受了她的賣弄而成爲她的掠物嗎？

他蹣跚着，坐了下來又站起，新燒的捲煙不多時便棄了；時時瞅着手頭那個老是不得到定時上去的遲慢的鐘。

幾次，他想用他的指撥開那罩住這兩根金針的凸突的玻璃，試推這懶疲的長短

針於其定時。

這樣彷彿這門就可開了，彷彿這意中人就可孌孌地到來了。但這幼稚而且和夢一般不合理性的意願，又不禁自己好笑起來。

終於他自問：『我能不能做她戀人呢？』這意念使他覺得詫異，是種萬難見諸事實的空想，爲的要有種種不安妥帶進他的生活裏來呢。

可是，這女子重大地在攻擊着他，他終於說：『無疑是成愛了吧，我似在種異乎尋常的心情裏呢。』

鐘到定時上來了，其鳴聲直使他跳了起來，但這是攪擾他的神經而不是他的靈魂。他等她的那種焦灼，一分分的增起。她屢是違時的，常見前十分就來了。現在十分鐘却已過去，他感到一種如受重大的悲哀在襲擊般的痛苦起來，他覺得她對他爽約了，然又恍然悟到，要如她真的不來，他將蒙受重大的痛苦哩。怎般辦呢？是久候她嗎！決不，——是出去罷，但萬一她來時，不使她向隅了吧。

不錯，是該出去；但甚時？他當再等她多久纔好？或竟等着她來，說些兒冷話，警懼她，豈非更妙？不過她若不來呢？那末，他該打一電話去或送一短柬去吧？或不要有字條送來的吧？若她真的不來，他將怎樣？整天地荒着，不從事於任何工作罷。那末他該看問她罷，爲的這樣地要希望見她。

是真的，他希望見她——一種深的，迫切的，與痛苦的希望着。這是什麼？難道不是愛嗎？但他覺得既非是身體違和，也非是感覺在受着激動，乃大澈大悟要如她那日真的不來，他定深深地要被苦惱着了。

外邊扶梯上的鈴作响，奧利佛。伯登一時屏聲絕氣起來，然後大爲快活，擲去捲煙心顫跳地在企望了。

她獨個兒進來。

他忽然大胆起來。

——你知道我怎般詫異地在等候你嗎？

——不知。

——我詫異發見我愛你呢。

——愛我！你瘋了不成？

不過她也禁不住要笑了，她底笑似說：「那很好。正中我意。」

她口裏說：

——唔，你太不正經。怎麼可以這般玩笑的呢？

他答：

——不，恰相反，我是很正經呢。我並不曾說我真愛你，不過却詫異我怎樣愛

你起來呢。

——什麼會使你如此思想的？

——你不在時我老是焦灼着，你在時我老是快活着。

她坐下來：

——唔！快不要爲此小事苦壞你罷。在你能酣然睡饜然食的時候，總不會有危險的啊。

他笑了。

——要是我不睡不食的時候呢？

——那讓我知道好了。

——知道，便怎樣？

——我將使你得安靜呢。

——唔。

這一整個的午後，他們愉快地這樣玩着那愛底題目過去了。翌日也一樣。認這是種可尋味的怪念與無緊要的事看，當她步進的時候，談諧地問：

——今天你覺得戀愛怎麼啦？

他於是必用了種半似輕狂半似嚴肅的態度來告訴她，那症候底怎樣程度，告訴

她這將生產的而要繼續長大的情欲中的一切親切的，不息的，與其深根也似的苦惱。他一點點鐘地給她細細的分析着，自他們昨日分別以來的事情，好像一位教授在講學的樣子。她聽得津津有味，微微地受感動，微微地覺得焦燥起來，好像是什麼故事，她光榮地做了其中女角。當他似要表出心上一種無窮創楚似的，用了偵探的神情，來向她提及所陷入的種種苦況，有時他底聲音也在顫抖了。

她老是問着他，似慇懃好奇地把雙眼來瞟着他，她貪婪地聽了這些不安，而是愉快的話言。

有時他走來矯正她的姿勢，他順勢攪了她的手在吻。但她必迅疾地把手從他的嘴上縮回，皺了眉說：

——去，趕忙去工作吧！

他將重從事於工作，但未及五分鐘的時候，她便又禁不住問了他些什麼，而把他聰明地帶上那個所唯感有趣味的話題上來了。

她心裏初覺惶然起來。現在，她願被多愛，但不願過分的被愛。牠打算定必不能陷於墮落的，可是她既這般的掀動他，若過分的峻拒他使他太覺得不堪，却又怕他入於險途。而且她如強制地拋掉這種溫存，有趣的友誼，拋掉這種在濁水中挾着金沙似的愛的流河，也不免要心碎地悲傷的了。

當她離家到這畫室中來，一種迅快，熱烈的陶醉老在她胸中湧着，使她覺得飄飄地輕快起來。當她把手侵上奧利佛的門鈴時，這心不勝其焦灼亂撞，那扶梯上的地毯確是她所踐踏最柔膩的地毯。

伯登常悒鬱地悲傷着。

他老是發怒，但立即止住了，且時時這樣。

一天，當她纔進門後，便傍她坐下，不畫却對她說：

——馬丹格里洛，你總須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事了，我是發狂地愛着你呢。

這開始怔住她；見致命似危險臨來，她試要中止他，可是再也不能駁了。他底

心過分的顫動起來；她盈耳地聽出他那悲哀與煩惱。他說了好久懇切，悲傷似的話兒，但非爲請求着什麼。她任他撫弄那已被他攫去在懷裏的手。乘她猝不及防時，他跪下了，看她如夢中人一般，但求她慈悲！慈悲？要了解着他，和求她了解着啊。見他痛苦，她感着一種鑽心似悲哀，悲哀，鄰於喜悅的悲哀。猝然她見眼淚淌下他眼睛了；她感極而呼：『唔！』預備吻他，如吻一啼哭的孩子。他柔和地複說：『不，這太壞了。』猝然爲他的不幸所壓倒，猝然爲他的眼淚所感動，她的神經全昏了，她的臂全顫動了，預備向他展開，她的眼淚簌簌地落下。

當她見自己已忽被攫在他臂裏了，熱狂地在吻她嘴唇，她試要叫喊，掙扎，和推托。但立即發見她已失身。當極力抵抗他的時候；當掙扎求脫離他壓下的時候，當口裏狂呼着：『不，不，你不能！』的時候，他可已舉着她向他了。

後來她被悲憂所克服着，緊掩了臉在手裏。而後忽又站起，抓了那脫落在地的帽，如狂地奔竄出去，不顧奧利佛怎般哀切地牽了她衣裾。

一時到了街上，她在階石上坐了一會。她感到澈骨地悲痛，她屁股如切斷的一般。一輛馬車從旁經過；她僵了向馬夫說：『從容些，隨你趕能。』她倒在車裏，閉了車門貼在後邊，感到獨自在車蓬裏，獨自在想着。

足有許多時，她不能感到什麼，只是車輪底「軋軋」和車身底簸蕩而已。她瞅着兩邊房屋，瞅着行人和坐車者，瞅着路旁的電桿木，但並不看見什麼。她而且也不能想什麼，彷彿驚險之後，非到相當時期，是不敢回想起適纔的險事的。

而後，又恢復而無所恐懼了，她自說：『唔，我成一墮落女子呢。』又足有許多時，她留在這樣傷感的迷鈴之下，在種確信裏，以爲這種創傷是無可補救的，這是種痛苦的傷害，她彷彿一個墜樓而未爬起的人一樣，疑心跌斷了足然猶希望不是事實。

但外表對這事無論怎般悲傷着——這事果是她所渴望的，其來時雖不無惶懼，不過經過了這悲局她底心仍和平。它祇是從容，柔和地，跳着，並不和其靈魂或心

靈同受其痛苦的。

她高聲反復地說，彷彿使自己聽了而確信似的：『我成一墮落女子了。』但肉體對這良心的責備却全無反響或痛苦。

她讓自己簸蕩了一陣在這馬車裏，一時竟丟開她所處境地危險的那種追想了。不；她並不覺得痛苦。她只怕想，怕知，怕憶——這就是其一切理由了。反之，在我們那天賦「意」與「欲」長爭而參商的路上，她却似感有希有的和平呢。

大概便在這神祕的休息半點鐘後罷，她終於開始澈悟，失望是不足答她呼籲的，這意念把她從昏痺裏掙扎出來了，她喃喃說：「奇怪，我不感有什麼悲傷的事呢。」

忽而她自責了。憤怒開始攻擊着她底盲目和弱性。爲什麼她不先覺察呢？難道還不先知這事情是不免的嗎？難道她竟以弱者自甘嗎？那淫欲的風豈假却她貞操，因此使其志不堅嗎？

在這陣嚴厲的遣責及自卑自賤之後，她復又惶懼自己成什麼似的。

她當第一步與那畫家絕交，永不再見他。

可是這決心她還沒有下穩時，羣難已蓬然激起。她將怎樣解釋其故呢？將怎樣對丈夫去講呢？得不被人猜疑了這事，而傳揚出去嗎？

那末，爲保全體面起見，在奧利佛·伯登前，佯裝並無這麼一回事與饒恕的樣子，從生命史上求久忘掉了這一煞那，不更妥嗎？

但她果能這麼辦嗎？她果能狠心地儼乎其容地對一個和她這般多情的人說着：

『你將怎麼和我幹呢？』

她籌思了一會終於決定了：沒有更妥善的別種解決了。

她將壯了胆明日再去看他，併他了解着她所希望的什麼，和所要希望於他的什麼。姑且勿使一字，一暗示，一眼色，去提及那已過的侮辱。

際此憤愧之下——因他必也憤愧的——無疑他要服從她底意見，復成一正直有

禮的人了；使其改過自新復如往日一樣。

比及她構成這個新決定後，她便把她的地址告訴了車夫趕回家來。她獲了重大的疲勞，渴想去睡，誰都不見——只睡與忘。她閉在她的臥房裏，翌日晝午時猶自閉着，不求什麼惟思早早忘去這些致命似的悲想。

午餐時她走下樓來了，頗自驚得有如此平和，溫顏霽色地以等她丈夫的到來。他來了，攜了他們那小女孩；她握他底手和吻孩子的頰全無一點情緒騷擾。

格里洛先生問她幹了些什麼事來。她答說仍如平日般「坐畫」。

——那畫像怎樣？他問。

——成就了，確是很好的。

他乃談着他底事情了；他是喜歡在餐時談牠們的——關於議院出席的事。和怎樣對於姦淫律的辯論。

這些嘵嘵不休之談，她照例洗耳恭聽着；且加意考察這俗人的話，他對於那些

事情是彀饒趣味的。可是她禁不住發笑了，喜悅地答說着。甚較平時更加慇懃，容耐。當她瞅着他的時候，老是想：『我欺騙了他了。他是我底丈夫，我却欺騙了他。不是樁奇事嗎？事情却無可避免，却無從去洗清呢！我曾一會閉上了眼睛，想怎地屈服於一男子；我不再是一冰清玉潔的女子了。祇是生命之流裏的一剎那間，這一剎那使我竟負如此難恕，如此重大的罪過，而且是一種婦人最可差的罪過，我却毫不感到失望。倘昨天我這般見告着，必不相信了罷。如說我命當這樣，事實也決不然罷。如我的命果當這樣，我必痛心疾首憤不至於死罷。可是我並不如此感着，也不曾有任何的感觸呢。』

格里洛先生每日的習慣，午後例必出外的。

她把女孩子抱坐在膝上，吻她，禁不住哭了。但她底眼淚確是懇摯的，是從她底天良發出，而不是從她底心上發出的。

她一夜不曾成寐。

房間底黑暗與寂寞，比畫家加於她的那種危險猶覺難堪。她初懼明日啓口的困難，初懼明日會面難堪了。

她未明就從牀上起來，整個的朝上倚臥在沙發上面，試想像她所恐懼的是什麼，她將怎樣去答着，以及預定這姿勢怎樣。

她老早起來，就是爲想定這對付事情的。

奧利佛·伯登也在苦思着，他自昨日來便一向苦思着取怎樣的態度去對付的了。

自她奔出之後，自她不能制止的奔出之後，他竟楞住了，人雖已去遠了，但擡地她那足步聲，窸窣地她那衣裾聲，砰然地爲她帶門聲，都歷歷聽於耳內。

他仍癡癡地站立着，充滿一種深廣，燃燒，波浪似的喜悅。他獲有她了，她！她倆個兒行過這樣的好事！是可能的事嗎？於這勝利的又驚又喜後，他初得意地笑了：爲撫吸餘澤更使覺得滿足起見，他復坐了——幾如躺那樣——在那方和地親

呢的沙發之上。

他停在那兒好久，只覺得他是他底人兒了，那突進於他倆間的剎那的事在一雅所鍾愛的女子和他自己間，貫上了一種神祕的帶，而祕密地把兩個靈魂連環起來了。可是在他一切的顫動裏，猶其使他牢牢不忘的是那一剎那，就中他倆個兒底嘴唇相觸，他倆個兒底身體相合，他倆個兒身體與靈魂亦緊的連成一整個，各憑天賦的體力相摩擦着。

那一晚他並不會走出。這憶念使他陶醉了，他及早的睡，却爲這快活，而顫竦了。

次朝，還未全醒，他自問：『我將怎麼辦呢？』對妓女或女優：贈些兒花或珠玉好了。但這個顯非普通境遇可比，一時頓覺踟促起來。

自然，他該寫一封……信罷，但是怎樣的信呢？他起了二十次稿，却都塗抹了，撕去了，據他看來，這一切俱是妨礙，干犯，而且蠢愚的。

他將從衷心底感謝裏，用濃辭艷語向他表示，自己熱烈的情感與那無限度誠般的貢獻。可是說着這些熱情的東西，雖極雕琢的能事，他也只見其流俗——流俗而且稗氣似的表現罷了。

因此他取消了通訊的辦法，決定一等過了「坐畫」的定時，就馬上去看她。因為他必定她將不來了。

他自銅在畫室裏，在畫像前銷魂似的，把那感奇癢的嘴唇去吻這雛胚僅存的畫像；一邊時時瞅望着那窗外的街道。在遠矚中每一女子的外衣使他底心怦然。無數次他總是見她來了。因此，每一婦人經過之後，他也就坐下片時納悶，彷彿在受了什麼欺騙似的。

猝然地他果見她來了，疑惑着，急加上眼鏡，果見是她的情影，幾不能支持，他姑坐了下來。

當她纔跨進的時候，他便跪下求握她的手，她却很快的摔去了；他仍倒在那地

上，飽盈着悲哀舉眼來看她，她嚴然地叱着：

——這算作什麼呢？成何景象呵？

他囁囁的：

——唔，但求你……

她嚴正地截着他說：

——快站起，這多麼可笑。

他站了起來，微微地忿了起來，喃喃地：

——什麼事？休這樣吧。我愛你啊！

她於是用了一些乾燥話，告訴他今後當怎樣：

——我實不懂得你的意思。此後千萬勿向我來談你底愛情，不然我將永遠絕跡於這畫室。倘你再敢一些時的唐突我時，你將永不得再見我了。

他瞅着她，却驚訝於這突如其來的閑防。於是他喃喃地說：

——唔，我知道了。

她答說：

——好。我惟望你真能這樣！現在快畫吧，因為這像你畫的已很久了。

他乃持起筆，開始工作了。但他的手顫抖着，他的眼昏迷着，全不能見着什麼。他禁不住要哭，爲了他那心上巨大的創傷。

他搭趣着她問話，可是她極少答覆。當他贊揚她底美時，被她以這般的嚴詞厲色中止了，猝然地也獲了這麼種情人底怨憤，將愛盡變成恨。靈魂與肉體同遭着這巨大襲擊，驀地他將愛轉爲憎厭了。是的，那不過是一女子。她，她當和別的女子們一樣的。爲甚麼不呢？她不是她們一樣的虛偽，變幻不測，與其弱點嗎？她曾迷他，蠱惑他，用淫邪的手段，試逗起他的慾火而不給以任何報償，試勾引了他而自圖退縮着，對他施以一個胆怯賣俏婦的譎計，似穀多情，當入穀的人未刻骨相思的時際。

總之，她方面是必不利的。他已獲得她和佔有了她。她要圖洗清自身，是不能洗清什麼的；然他却仍能給她原諒的。真的，他戀戀於這樣的女子並不算傻，那顯然貝齒就可嚼盡他一切的藝術生活呢。

他要噓着叫鞭，有如在別的模特兒前那樣。但惟恐心情不佳，弄巧更拙，乃指着一樁事，將坐畫的時間割短了。他倆在相對鞠躬的時候，其間相距之遠，雖初邂逅於莫德孟公爵夫人府第時，猶不足以頗。

她去之後，他立即戴帽穿衣出去。街上一輪寒日映在澄青的天上，可是忽為一層薄霧所罩，乃射出一陣慘白，悲哀與浮蕩的光。

在他一會怨憤大步的走了——沿路險些兒撞倒人，他的暴怒在悔喪與完全孤寂的感想裏幾消磨殆盡。在他重對她怨憤時，及瞥見了。過往的許多女子，他頓憶起她是多美。他如我們中大概的人一樣，常企望着不可能的艷遇，希望於無意中邂逅一都麗，無雙，詩化，與熱情的美人，——夢般的繞於胸臆。他非經邂逅了嗎？她

非已給他夢一般的快活嗎？那末這快活爲什麼倏又幻滅了呢？爲什麼我們不能抓住所追逐的而且已獲得的物呢？——或只抓住其一部分但比追逐於幻夢中且深痛苦，這是爲什麼來呢？

他不忍再怨憤那少婦，但只自恨薄命罷了。現在他大澈大悟了，爲什麼他再怨憤她呢？究之，他何所憑而責她？——她會對他賣弄，親執，而且獻媚，對他那種無賴行爲又何怪其叱責？

他頹唐地回家。他要求她饒恕，要求長爲她盡忠以使他快活。他試想怎樣得給她解釋清楚，使她明白他今後惟有對她服從，矢志去殉她底志願以至於死。

翌日，她偕了女孩子同來。她底笑是這般勉強，她底態度是這般淒傷，畫家看見那雙會充滿着喜悅之色的可憐的藍睛，現在滿滿貯的是些痛苦，悔恨，和婦女心碎似的表現了。他憫憐着，對她恂恂地誠而且謹，以期使她釋恨得贖罪於萬一。她用了疲勞的，痛苦婦人頹唐的表現，但溫雅地對着他。

當他看見她的時候，一種狂妄的慾火又復引起了；他詫異她爲甚不再含嗔，怎麼她會重來的，聽他，答他，若不會有事的樣子。

她再見了他，親謁他底聲音笑貌，不復感着他可憎。當一女子懷怨她底誘惑者，在他面前常不禁憤如火生。可見她並不那樣。非恨，則必饒恕他了。現在她給他饒恕了，所以與戀愛是相距非遠呢。

當慢慢從事於畫的時候，他理會這些事情，殊覺很有把握了。只要善機變，能忍耐，和愛嬌，必有一天重獲她的。

他知道怎樣等待。要重獲她，須採着虛偽態度——把情愛匿於懺悔與淡然的態度裏。既對將來確有把握，何與其早或遲？他在從容期待中且感有異常喜悅，當見她來時，每與女孩兒俱，他暗暗說：『她恐怕着呢。』

他漸漸地感到一種調和的歷程起於兩人中間了；伯爵夫人底盼望中時現出異常，緊張，憐憫和溫柔的眼色——正是內心衝突和意志失敗底表現，她似說：『啊！你

用暴力取我去罷。」

過了幾天，她又獨個地來了，信得他底持重了。他乃視她如一朋友然，如一知己然，給她告訴他底生活，他底計劃和藝術，併求她加以指導。

好於承受這宗使命，樂於做他這樣藝術的顧問，欣欣地以他異於常婦人來看待着她，且深信他底藝才將由她智的薰陶而更造精詣。不但如是，她且從指導的工作和意見的被尊重，可引而至於鼓勵他的職務上去呢。她喜對此偉人有此權力的貢獻，使他對己也以藝術者的知己來愛，因為她是鼓勵着他的工作的。

有一晚上，他們於如此冗談關於一班名畫家底情婦之後，她讓自己倒在他的臂裏來了。這次，她自馴伏地留在那裏，並不曾試行掙扎奔逃，却是相對而吻着的。

現在她沒更有絲毫的怨尤，只存自視墮落的一層薄感罷了。為應她理知上的要求，她歸諸莫可避逃的命運。是她。永未受過感動的心，與其靈魂底空虛，把她不自主地受他蠱惑着，她那肉體在受一種遲緩而有力的撫摸，亦不禁要神為之醉的。

在他呢，那也是種永無蹙足之奇情與浪漫的愛。他常想怎樣得盡一天之暇，得將他那一顆無足的心盡於這奇異的夢裏，這夢乃為我們這樣地所渴望着的。

他完成了伯爵夫人底畫像。這是他一個最大的傑作；因為他曾計劃了而且捉得那為一班畫家所難發見的不易流露出來的東西，那浮隱翱翔暫現於外的，為靈魂所反映，出來的神祕狀貌。

於是許多歲月過去了，這繫在伯爵格里洛夫人和這畫家奧利佛，伯登間的一道關連會未稍替。不過他沒初時那種火般熱情了，但款款深情，甜蜜友誼；在他二十年却彷彿如一日哩。

反之，她對他的愛情呢，却愈趨愈熱烈了——尤其使她覺得不慚於懷的，是婦女們對他的追逐。原來在一般婦女的姦情裏其忠摯與敬愛，並不減似正式的婚姻，她們悉心追逐於一情男的力量是難抗的。她們不但盡所有的力去愛其情伴，且都誓矢愛他；她們眼光唯注視着他，她們想念唯專向於他。他們不願同生但願同死，愈

趨愈烈，有如一箇慕死的游泳者，繫緊了手足躍下橋去的一樣。

從那時起，伯爵夫人老是這樣地窘着，她變做一個惟奧利佛，伯登不忠貞是懼的虜者了。他意之所趨，又莫能阻他，他鍾情於哪一婦人，又莫能禦他。她覺得他這般任性，這般易變——和大多的男子無殊，是朝秦暮楚而無責任心的。他又漂亮，又出名，人盡見愛的。社會上那些失節婦，街頭上那些賣淫女，見如他那樣人物，豈不去眷戀着呢？她們難免於晚餐後，不因喜他，而就留宿他罷。

她如此地生活在惟以失他是懼的恐慌裏，切心地監視着他的行爲，他的態度，爲他的一句話而致納悶，爲他仰慕別的女子或其花容或姿態而致驚懼。在他生活裏，她所不知道的一切使她戰慄，她所知道的一切又使她害怕。每當他們會晤時，她必技巧而不使他覺得，詰問關於他的所見諸人的感想，在哪一家吃過飯，及他心裏思想變化的梗概。一到她已是發見有什麼受影響的時候，她必運竭心智與謀略以資痛斥。

許多次，她是預存着那些心計兒，時去探望這藝術家社會上踪跡的。

甚而她時『杯弓蛇影』般的生起疑嫌來，雖在他一副快活似的面容前，猶時滋生無端的夢想，以爲某些新慾火又燃在奧利佛心上來了。

如此她底不幸開始着；魂夢爲之擾擾不安。她常去看他而乘其不備，以使他警懼着；問他那些似無緊要的問題，藉此聽察他的思想，好像一個執聽筒的醫生一樣。

當她偶發見他不在的當兒，她老是悲聲泣嘆，以爲此時她們已從她那里把他攫去了，盜却她那如此熱烈的愛情；這愛休矣，自從服藥以來，她會用了她全部的意志，她整個的情感，她一切的希望，她一切的夢寐的。

當她驀地裏瞥見他來了，有如物的失而復得，她經驗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樂，彷彿她如在教堂裏感謝『上帝』那樣的虔誠。

關於獻媚術的採用他比諸他婦人常較勝一籌，因而得使他屢疏遠她們而親昵於他，這樣得造成她全生活的一種不息的獻媚之場。她不絕地鼓舞他，在他前不絕地

整容雕琢着，用以去盡惑。且深願他時提及其名，聽讚揚她底姿容呀，德性呀，智慧呀，和服飾等。甚至願爲他而固獻媚他人，誘惑他人，用以激動他的驕傲心，或如心來，而更深固其愛情，如此，她許慶勝利了。

而且因爲一個男子常因自傲其肉體底美，在社交裏希估着更大的情婦，她又轉輒地用了種種方法去諛他，毀他。

她用着深謀與不倦的努力，時以贊美誤他，甘語慰他，媚辭迎他，如此使任何種戀情只對他見其冷淡與缺憾而已，如此便有哪一女子愛他時，總沒有誰體貼入微有如她那樣了。

她收拾她底房屋，以兩間之一來專作他時所光臨的客廳，其設備又迎他藝術的趣味，又合他靈魂陶醉的休止，而使這客廳成爲全巴黎他所最喜臨的地方，爲的他一切的慾望都能由此滿足哩。

她不但知道以所發見一切他的嗜愛者來給予他，則必得他心喜，因此咸備於

室，以爲他的一種不可磨滅幸福的印像；她且時時製造出他的新嗜愛，不論肉體的或精神的用以供奉。她努力想用她美娛他眼睛，香娛他嗅覺，甘言娛他耳朵。

可是雖使盡百般小心，來充實那自私而無覺足的獨身者之靈魂與其軀體，當她很可必再沒別的女子，有如此容耐性去維繫着他於此種美滿的姻緣裏而聊可快慰時，她忽然地感到阡隍不安了。她見他日不容忍着獨居生活，時且作孤男不平鳴；見他非遇必要常疏着她的拜望，開始在社會裏——或別的團體裏——去求療治他底寂寞，乃初懼他要結婚了。

有時，這一切煩惱竟如此苦她，糾纏她，她但願老就到，這樣乃可了却一切無謂的煩惱與痛苦，而獲有種冷淡與和平的愛了。

不過歲月的忽逝並沒有離開他們。這鐵鍊她用以拴他們的乃極堅固，當未及銷斷時，她又把它加強了。她切心地監視着畫家底心，好像一人於車馬充塞的路上守視一個孩子一樣。因而每日每時她担有驚險之虞的。

伯爵對他們毫未存絲毫的猜忌之心，在他的妻與這到處受人敬愛的名畫家間，並未發見一些不自然的，非尋常的親暱痕跡。這兩男子時相會晤，往來親暱了，終相感一種莫逆的交誼。

第二章

金曜日的晚上，當伯登到了他朋友家裏，爲了赴格里洛，安妮底接風宴席，他在這間小而雅的路葉十五世式的會客廳裏，除見纔到的梅賽明先生外，並沒別的一個。

他是個老的智識者，或則可說是一勇敢的戰士，他從未有謀而不成而得安慰的。

他曾任過皇家藝術院的院長，進而謀爲全國文藝的審查員；矢心以保護各項藝

術爲己任。天賦有一種明智底才力，有一種最易適合於社會交際的語言才能，一個適應於社會潮流的通俗的心，和一副一見而能分判其優劣的法眼，他一天一天地出沒於一間一間的社會客室裏，作着一個聰明而無謂的談話家。

顯然地是一好事之徒，他談各種問題都能中肯，而語言又極流利韻趣，乃作了一般交際場中婦女們巡歷的百科全書的職務，是到處受着歡迎的。他誠然知道的極博，不是從讀什麼書得來，除非得己，他是極對不會讀什麼書籍的。但因爲和各學院呀，教授們呀，作家們呀，和著名的專家呀親善着，乃從他們「親炙」來的。他得立刻忘去一切太專門的術語，或是許多太曲折的部分，於是所餘剩的部分自然是很妥當的了。他給出由這樣地販買了來的片段知識，是這般簡淨，明白，自然，使她們了然悟解，恍如科學的童話一般。他給的印象正像一知識底百貨商店一樣，一人進去了永不會感到其樣樣色色的缺乏，但各物都標明是「底貨肅清，廉價拍賣」的。

至於畫家們，——他由職務使然，自然和他們是時相會叙的，却都阿諛他，趨奉着他的。在他方面呢，確也惟力是視的來幫助他們，給他們底作品出售，陳列，和介紹着。他似乎做了種神祕的工作，使社會一般人士和藝術家互相聯絡了，當在和後者談話起來，他老是驕傲與前者爲至友，當宴了打巴黎經過的威爾斯王子，這同一晚上他就可宴着波耳·亞特孟，奧利佛，伯登等人的。

伯登對他的情感自然是很融洽的，不過見他是太個有趣了，說他是『皮裝伊文公司的百科全書。』

這兩人握了握手後，開始談論着政治情形和慶戰氛氣『這由，梅賽明看來是很險要的，他有足多顯明的理由支持其點；說這是德意志最蓄心的企謀，要一舉殲滅了法蘭西的，十八年卑斯麥預定實行的時期迫近了。反之，伯登却證明事實不然，這些憂慮乃是『杞憂』；德意志決不爲這般的蠢，要圖勝一個難於克服的國家有如法蘭西的，或其內閣也決不至這般的失慎，要孤注一擲，以博其末日的光榮的。

不過梅賽明先生確有些見地，他惟不願宣佈罷了。以外，他益之今天見過一位內務大臣，昨晚他是遇着那纔從加尼士回來的威萊提米大公。

這藝術家婉諷似的說，以爲訊諸當局者自能明其事。這一切的氛圍氣當在外交部中預籌着，釀氳着呀。卑斯麥大概是惟一關鍵的人物，對這事最具成竹的罷。

格里洛先生進來，熱烈地握了兩人的手，併道歉未先迎駕。

——好，你是一代議士，你想這國際形勢怎樣呢？』畫家問。

格里洛開始一篇冗長的演講。因爲他是個議員，似比別人知道的尤其清楚；然而他和別人意見略有不同處。不：他並不想戰爭可必諸最近的將來的，除非由法蘭西的救軍和同盟軍的救護的誇張去引牠起來。他乃摹狀卑斯麥底外像幾如聖·西蒙 (Saint-Simon) 一樣。一般人但未曾了解此人啊，因而我們遂以已腹妄忖他人之腹，以爲其事必當如是了。却不知卑斯麥是個又善變，又詭譎的外交家，然而是個人面獸心的粗人哩，一個常宣示着「真」而給相當注意於其意願的人哩。『我但求

安平呵，』他說。真的；他是個但求安平的人哩，在安平外更不希罕什麼的，每物都可藉以證明過去十八年假慈悲底無謂，每物都摧殘於他底劍鋒之下，他底聯盟和其連結的反對我們。格里洛先生在種深信不疑的調子裏說：『他確是一偉人，一個希求安平的偉人，但他僅想以恐嚇的手段來達到這目的的。終究不免是一大野人呀。』

——『有其意，務求貫徹其行呢』梅賽明說。『你所說我舉雙手贊成，他好安平，然他誠如你所說並不忘於用戰爭以求貫徹其旨的。然而這也是顯然的事實，在世界上人所欲戰者亦毋非爲保全安平罷了。』

僕人傳報：『馬丹莫德孟公爵夫人到。』

在這兩葉敞開的門間現出一個魁梧的婦人來，她底神色很是莊然。

格里洛奔前去，吻着她底手問道：

——好呀，公爵夫人。

這餘的兩人也親熱地上去致禮，因為這公爵夫人是很喜熱燥着的。

她是將軍莫德孟公爵底寡婦，是一個嫁西里亞王子獨養女底母親，和侯爵·弗倫特兒底女兒。她是一古家之婦，且又豪富。在羅·范倫尼的她的邸第裏，接待着世界上一切有聲望的人。沒有一位著名的人經過巴黎不在她桌上吃過餐，也沒有人能穀著稱，未曾得了她吹噓。她須看了他，同他晤談，因而判斷着他的。那種事情給她極大的怡快，給她生活的很大波瀾，而且也給她虛驕和「好客」的火焰裏添薪，使燃燒起來。

她還未坐定，僕人便唱：「子爵可勃里先生和馬丹可勃里到來。」

他倆才很年青體面——子爵雄壯健康，他底夫人則頗瘦削，雖黑然很俏麗。

這對賢伉儷在法蘭西貴族裏得佔着那有獨無偶的地位的，全緣於他們的慎交的結果。他們原屬於頗高貴的性質的，也沒有特長也沒有殊能，但爲事却酷羨風雅，正直，和名譽。因爲常出入於最公正的官闕之門；因爲常敬其所當敬，鄙其所當

棄，總之，是因爲不背乎禮法，使他倆在衆人的心目中有着伉儷之花的稱號了。他們底意見爲世所重，他們底蒞臨是很屬光榮的。

這可勃里夫婦與格里洛伯爵有葭莩之親。

——「咳，公爵夫人在楞然的聲調裏說，「你底妻呢」？

——「一歇兒，只許一歇兒，」伯爵接口說。「奇怪。她當來了。」

當馬丹格里洛婚後的一月光景，謁見各親友的時候，她被介紹於莫德孟公爵夫人了，她一見很喜，乃將她過繼爲義女，直至於今她是時時照拂着她的。

二十年來這種親密的交誼，曾未稍替，當公爵夫人呼「我底孩子」的時候，那種可尋味的溺愛的聲口猶躍然可聞。便在她底家裏，那畫家和伯爵夫人是相邂逅着的。

梅賽明走到她跟前問：

——「夫人瞧過「縱情派」的陳列品了沒有？」

——沒有，牠們是些什麼呢？

——一派新興的藝術家——在迷醉狀態下的印像派的畫者。有兩作品很可以著目的。

公爵夫人鄙夷地喃喃說：

——這些紳士們底行樂不會引起我的興趣的。

勢耀，專雄，和武斷使她不承認她以外的意見，她底意見只根據於她一種階級的意識，不知從那里得來的一種見解，老是想以爲藝術者和教授們是上帝所配定爲娛樂社會之智的傭工者。她所喜的，無非是些可驚可愕的事，如於日常所見，所聞所讀中得來的。

高大，雄偉，沉重，泥土似的一種皮色和嘹亮的一種聲口，她居然具有巍乎可畏的氣概，且熱焰炙手可親，她敢獨行其是，她得把世界挾於肘下——得令被廢的王子恢復其位，且使神明也深沐其恩，到處的教士們和教堂得其善助。

梅賽明又說：

——夫人關心了沒有，一般人都傳說瑪立·郎巴琪底刺客已獲得了？

她底趣味銳利地醒着，她答道：

——沒有，請告訴我罷。

他乃細細的說了。瘦而頰長的身體，白馬甲發光鑽石鈕的襯衫，說話時並不用手勢，但滔滔地明確有力，這是他講新聞的特長。他縱然加了夾鼻眼鏡在眼，可是因爲近視得太劇烈，似永不瞧見誰的。他坐在那里時，僵胸圍折他底全體彷彿一把椅子似的。他底額骨隆隆地突起，面頰很小，如果腦再向後伸張了去，好像一望無盡底的樣子。兩條腿交疊着，像兩葉又疊着的長帶一樣；他長長的臂擱在椅邊之上，淡白的手上，那長而瘦的指鬆放着。他底髮和髭，都染得極精，幾乎把白莖都掩盡了，是很可發矍的。

當他正講得烏煙瘴氣，在娓娓動聽的時候，那客廳的門又盛開了，兩個穿白衣

邊服飾的女子走了進來。她們的髮都打板的很美，兩邊分開是桃鬚式的，這兩個姿容服飾的肖如彷彿年齡殊懸的一對姊妹花一樣。一個微嫌太成熟，一個又微嫌太少嫩，一個是穠艷的，一個是纖麗的；她們倆含着笑手挽手兒進來了。

每人都狂呼贊揚着。除奧利佛·伯登外沒有誰知道格里洛，安妮底回來，他們都驚見這兩女子的並在一起；因傍着那個少女，這母親似乎顯的更爲鮮艷美麗。因她雖像過於盛開了，但天艷的姿色猶未殘却，至那女孩兒不過孌孌嫋嫋如含苞欲放的花朵一般，初覺可人罷了。

公爵夫人樂的握了她底手說：

——天啊！怎樣的美麗，見她們並列一起是怎樣的悅目啊！看呀，梅賽明先生，她們倆個兒肖如否！

每人開始估量着她們：立即有兩派的意見組成。梅賽明，可勃里夫婦，和伯爵格里洛，則以爲伯爵夫人和她底女兒宛肖的僅屬皮色和頭髮，尤其是眼睛來得神

肖，那四個炯炯的眸子彷彿同樣的一滴墨汁滴在這藍睛裏來的。不過不久待這女孩兒變成做馬丹，她們就當異樣了。

但公爵夫人和奧利佛，伯登則以為不然，却以她們為全部相肖，所不同的惟年齡造成的啊。

畫家說：

——三年來怎般的改變着啊！如今我幾乎不再認識她了。我再不敢如一老友般同她玩笑了。

伯爵夫人笑說：

——這樣纔好呢！我見你對安妮穩重點不更好麼！

這小姑娘一種嬌憨的態度，足以啓人野心的樣子，她答說：

——或許我不敢再同這大名鼎鼎的伯登先生玩笑了罷。

她底母親笑說：

——改一改這樣的壞習氣。我對於你說。你的老脾氣又發了。

但安妮搖了搖她底手，說：

——不，我是被攻着啊。

公爵夫人吻了他，初用鑑賞家一般的趣味來對她考量着。

——唔：我底孩子，正面向我罷，是的，你酷像你母親底面容呢。你稍事修飾一下決不會差的。可是須得肥一點，只一些兒就穀了。你髻髻太瘦呢。

伯爵夫人驟然：

——啊，不！不要說那話吧！

——爲甚麼不呢？

——瘦是這般動人！憑我個人說，我正求瘦不得呢。

馬丹莫德孟忿然。在她底激動裏頓忘有一小姑娘在前。

——你可又作怪了！你常願意變成個皮骷髏，因爲瘦較肥爲更易打扳點。我是

屬於肥婦人時代裏的！這是瘦婦人的時代。現代所謂的美婦人老要令我想起埃及的牝牛來。我真不信偏有那些癡男子會對如此瘦削的骨置艷羨的。在我底時代，他們却更聰明地望着些更美的東西呢。

她說了，每人禁不住笑了。她又說：

——看你底母親罷，孩子。她正穠纖合度：恰像她那樣就好。仿效着她罷。

他們同到餐室裏去。坐席後，梅賽明重提起其討論來：

——據我看，男子們當瘦一些的，爲的他們要做事來得靈敏活潑，而勝過別人。至於女的殊不必了。你想對不對，可勃里？

可勃里不知所答，公爵夫人是肥壯的，而他底妻又勝過削骨似的瘦！幸子爵夫人濟了他的窘，她是堅認以纖緻苗條爲美的。一年前，她也曾變的肥碩些的，但接踵她就把她止住了。

——你怎地止的呢？——馬丹格里洛問。

子爵夫人乃說了當時爲一班時髦女子所信奉那種方法。稱當飯時勿飲。飯後一點鐘許則喝了杯滾熱的，沸着的咖啡。那方法很有成效。她又說了幾個例證，有幾個原來肥胖的女子，奉行這方法沒到三個月，都瘦如刀鞘一般了。

公爵夫人更忿：

——天咧！爲什麼一個人要自苦若是呢！你不知道欣賞什麼美罷——豈但不知，恐勝利也不知罷。唔，伯登，你是美術家據你想該怎樣？

——真的，你高貴的夫人，我是個美術家呢，不過是畫家！裝璜美人，是我一切的本務。要如我是個雕刻，我就得有所表現了。

——不過你也是個男子。你贊成哪一種？

——這樣嗎！唔……還是稍豐盈的；正像我的廚夫說的一匹肥滿滿的小童子雞。不要太肥，但穀的豐滿。

這比較使衆人都笑了；但伯爵夫人，老是不信似的，瞅着她底女兒噤咕說：

——不，瘦的確好。常瘦的女子也較耐老。

這論點復擴大起來，紛紛的意見，莫衷一是。不過有一點爲他們所共同贊成着：太肥的人一朝不能遽瘦。這話題忽又轉到幾個著名巴黎婦人的評論上去了，關於她們底嫵雅，丰度，和美麗開始一個熱烈的辯論。梅賽明以爲美髮的瑪塊，洛克里有說不出的艷態，伯登却以爲無人更能勝似馬丹孟德里亞——黑而俏，低額，墨似的瞳子，頗闊的嘴，雪艷的匏犀。

他是挨次坐在這小姑娘肩下的，忽轉過來向她說：

——聽吧，安妮。我們這一切的饒舌，往後你至少每星期得聽到過兩三遍，一直至於老時。一星期內你當悟到社會不注意別的事情，只想閑談着政治呀，女子呀，戲院呀，這些東西，而且意見都一律，所變動的不過人名或名目罷了。當你聽了我們這些辯論，你當擇一認爲己見，然後不借思索，自然也能發表着意見了。

孩子並不回答，只惡意似的瞪着他的一雙大眼睛，那眼睛裏燃着一種青年人的

智慧之火，她想頗不然了。

公爵夫人和梅賽明，仍玩足球似的玩着他們意見，以活潑的思想爲後盾，雖反覆在同一的題目，也並不覺得他們重覆無味。

於是由伯登自己證明了這些有閑階級無謂，他抨擊他們是怎般的無聊與虛妄，他們底信仰是怎般的無據，他們對心靈的東西是怎般淡漠，他們判斷是怎般不足道

……

這點顯然是傷了子爵可勃里了，因爲他正是這樣有閑階級中的一人，乃起而作這般強有力的辯護，使俱座都得救了。

伯登見對方難於攻擊，顯出一種鄙夷客氣緘默的神情。但子爵偶一的弱點給他捉住了，他巧妙地中止住他底辯論，碎瑣描狀一個新人物的生活，自晨以達晚。

這一切詳情，給他精細地抓住，描寫的極可噴飯。我們底紳士在侍者百般侍候的小心中起了牀。先跟理髮師談了幾句話；於是朝上散步了，順便對馬夫訊問馬

的安好。其次該向各房間省或受人問省着。遂和妻面對面的喝早茶，食畢兩口兒同坐車出去，所有的談話，喋喋地，當全是關於朝上所見的人物。這樣地一直逛到了晚，乃復從這里，那里的客廳裏去閑遊一回，和類似的伴侶們逞耀着他底才智；或和王子們叙餐，則白嚼了一陣歐洲形勢；如此終於到俱樂部打球去了，那兒他且降格爲逍遙閑人了，因此也就滿足於那個下流的地方。

這描狀是這般的確切，這嘲諷是這般的無辜，滿桌都哄然起來。

公爵夫人微微搖動承受着快樂的樣子，格格的笑。她終說：

——不，唔，是太有趣了。你將把我笑死了。

伯登興奮的答：

——唔！你高貴的夫人，這世界上我們中永沒有誰會笑死的。他很少發笑的機會呢。爲要顧全體統起見，我們只許驕然一示罷了，因此其情永不得暢。倘你到平民戲院中去，你常見一般民衆的大笑大叫。到中產階級中去看一看他們娛樂，你當

見他們怎樣捧腹。到兵營中去，你當見軍事們怎樣笑的氣都透不了，淚流滿面地，而傾倒於一滑稽劇之下。但在我們底客廳裏却絕對聽不到狂笑聲的。我告訴你說，我們這班事事虛偽，笑不過也作如是觀罷了。

梅賽明插口說：

——可是容我說，我親愛的朋友，你也未免評得太嚴峻一點。我想你自己恐也未必全能免俗罷。

伯登笑說：

——我嗎！是喜好的。

——好，那末……？

——我常自許爲半個的懷疑派者。

——這一切無非是過於矯作罷了。」公爵夫人說。

當他方要辯護非矯作的時候，她快截斷說，藝術家老是要把皂子泡當做明燈

的。

這話題於是又漸趨漫談方面。餐將畢的時候，伯爵夫人驟然指了她面前滿滿的杯，叫着說：

——現在我未嘗喝一口——一滴。看我能不能消瘦。

公爵夫人忿怒了，強着她喝一二口酒，或菓汁水；可是不能；她怒叫起來；

——啊，這呆子！她將返老還童和她的女郎一般年青呢。我求你，格里洛，勿讓你底妻這般可笑着。

伯爵那時正對梅賽明講着美國新發明的打禾機的作用，對她的話並沒有聽清楚。

——怎樣的可笑，公爵夫人？

——求瘦哩。

他向妻瞟了一個溫柔，無關的眼色。

——她底主意我素來是不加以干涉的。

伯爵夫人扶了公爵夫人，一班賓客魚貫似的隨着入至前廳。

那是一間很闊，光亮的客廳。四壁都罩了淡藍色的雲紗，間着白條與金紋；籠在燭光裏，浮的如煙霧一般。懸在正壁上的，是伯爵的伯爵夫人畫像，給滿堂添了不少活氣，而輸進這客廳裏以她青春的微笑，快活的面容，和頭髮的艷麗。照例客人站到這畫像的面前，輒向伯爵作品底模特兒道賀的，鬚髯進教堂者見了十字架不得不肅然起敬似的。

梅賽明永不失敗了的。爲一個國家任命的美術審查員，他底意見自然是很有權威的；他看了一會，確信似的，指出這畫像高明的性質來。

——真的，」他說，「據我知道，這實是近時最上乘的畫像了。看這栩栩如活的一般呢。」

伯爵格里洛對這畫像的讚譽已聽的稔熟了，確信不疑他是獲了一張偉作，併走

來解釋其美點。當他說了一二分光景，衆人照例哄然地應和着。

每隻眼都舉向壁上，在失魂似的贊仰着。慣受人家讚仰着的奧利佛，伯登，對這樣稱贊，並不比一個人在街上受着人間安爲更多注意，然亦不免去捻正那置在畫像前的，爲僕人不經意所弄歪燈心的不明亮的燈。

他們在坐下的時候；伯爵走近公爵夫人跟前，她漫意地向他說；

——我信舍姪來邀我，要擾你一杯茶呢。

一時他們底意旨都貫注於那方。每人意會了，可是誰都沒有道穿，便是一暗示也沒有。

莫德 孟公爵夫人底兄弟，侯爵，弗倫特兒於賭博頻於破產之後，從馬上跌了一交便死了，遺了一個寡婦與一個兒子。這少年現已二十八歲，是歐洲八人舞最有厚望的領袖之一。他常被邀至維也納或倫敦的跳舞廳裏去跳着雙人舞。雖沒有錢，但因他底聲譽，家世，使他成爲巴黎最有希望的一個青年。

是絕對需要，他年青時既藉跳舞和運動著名，復憑一富厚的——結婚，去轉上政治舞臺。他若一被詮選為代議士，就事實就得有望為一個國君的顧問，或一政黨的領袖了。

公爵夫人於留心訪察之後，知道伯爵格里洛是擁有巨產，他是一個又謹慎又節儉的人，足稱巴黎數一數二的富豪。她知道他一切，他底善經營的手腕使他十年裏的財產更加浮漲了。她熟慮這種意念，以他底姪的才能聲望娶了這雄厚的代議士底女兒，這種結合必能投一新勢力於貴族中。至於格里洛呢，既娶了富室之女復加以自己底經營對於財運早亨通了，現在初懷有別野心。

他相信復辟的，思乘此變動，取得一優越的政治地位。

只為普通議員，他原不能怎樣光耀門楣。但做了金枝玉葉的王室之冑的侯爵，弗倫特兒底岳父，他常得進展有勢了。

而且公爵夫人對於妻的親誼可使這頭親事賦有一種厚望。但為怕別的少女，捷

足先登攬去了這侯爵，他乃儘先把其女兒帶出。

馬丹莫德蓄心巧妙地將這兩面拉攏。那天，她雖未得先悉這女孩子回來，却也預囑其姪到格里洛的邸第來迎取她，以期使他先事交識這家。

伯爵和公爵夫人謎語地道他們這願望，還屬是第一次。當他們分離的時候，一種盟約幾乎結成了。

他們正在廳底那一面談笑着。梅賽明津津有味的對子爵夫人述一黑使謁總統的事，侯爵，弗倫特兒被報進來了。

他在門路處，略為躊躇一下。用手的一種敏快的動作，捏一捏右眼上的眼鏡，重新又放下，鬚髯在認清楚這來路的——或許固意給人注意他進來罷。於是忽將眼鏡藏在黑殼子裏，敏靈地走進向馬丹格里洛跟前站住，吻了她底手，併向她鞠躬。對他的姑母也致這同一敬禮，於是一個一個地向別人握手，用了從容不迫的態度。

他是個頰長，有紅頰鬚，但已修得乾乾淨淨的少年人，態度頗如一官僚，又很

像普通英國運動員的樣子。於一瞥間，就可給人印像，他身體底每部分都比他頭腦更有訓練，而他也惟喜這些事務以事發展他的。不過他也曾略受過教育；他曾學過，眼前且勤勉不輟地學着，那些日後所須知道的學問：歷史切心的學着，雖不是很能了解；初步政治經濟學也為一議員所當知；社會學ABC亦為治民階級所當知。

梅賽明對他很有好感，說：「他是一有望的人。」伯登也欣賞他底技術和勇武。他們入於同一的角力場去角鬥，時去逐獵，波士道上於馬背上常相邂逅着的。所以他們緣於嗜癖相類，一時竟情投意合起來，——而且因一次偶然的話機相合，變的格外相親呢了。

當侯爵被介紹於格里洛，安妮的時候，他忽地疑及為他姑母的佈置，於鞠躬後，乃瞥一敏快，動情的眼色。

他發見她秀麗，總之，是極有希望的；因為他是老於跳舞，於少女美的鑑賞極

精且能確審其將來，如一善酒者對於酒味的辨別一樣。

他僅和她交換了幾句客辭，乃坐在子爵夫人的肩下，同她去低語。

他們乘早就散；當每個客人去了，當這女孩子上床去睡，當燈都熄滅，僕役們退向別室去了，伯爵格里洛獨自在客廳裏來往踱着，燃起兩枝火燭，讓他的夫人假寐於榻，考量着方纔的事，他想事情不是無望的，如果將來得進行順利。

他退的時候夜已很深了，他很喜於這晚的工作，自己喃喃地說：『我想這事一準了。』

第三章

「幾時來，我愛的？已經三天沒有見你了，在我髻髻很久的一個闊別。我女兒使我很忙，然我却不能再見你。」

正用鉛筆打些兒樣稿，在不絕努力中找尋着新的畫題的畫家，重複地讀了這伯爵夫人的招柬，於是打開一張寫字桌抽屜，將那短札折疊了，放在一堆自他們發生關係後通訊的書信疊上。

他們感謝藉以社會交際爲口實，得每日相見。時時她到他畫室裏來，一點或兩點鐘地坐在她先前曾經坐畫的那張自由椅上，看着他畫。但她爲防僕人們嘈雜起見，却更願把這些日會——愛的小幽會，——安排在她自己的家，或約會在別些客廳裏舉行。

他們常把這些約會事前安排好，使每一舉止對格里洛先生很是自然。

每兩星期畫家至少一次約同幾個朋友赴伯爵夫人的家會餐。月曜日他約她去觀劇。於是又必約叙在某室某室，那里兩相邂逅鬚髯絕是偶然的機緣。他知道幾晚她在家，乃掃進和她喝杯茶去。他覺得常圖親近着她，已築得這般柔膩，固定的熱情，已到處見如此熱烈，頻繁的追逐，忽傍她小立一會，忽和她交話幾句或神會

一些兒密衷，縱然他情慾猛烈的火焰早經衰熄了，他猶感有種和她日常相見的切需。

一個家庭生活的需求，一個充滿人和活氣的家的需求，對於餐時須伴侶，對於晚上須和一愛者娓娓長談——一種婚約的渴求，和一人肩體摩擦的渴求，對一沒成家的老嫗攜了到這個那個朋友家去兜售的那種相等親蜜的渴求，——給他情愛自私的連綿的力。在那個他所熱愛着得求一切所需的家裏，他猶能慰藉和排除他的寂寞。

已三天沒有看他朋友去了，其間他們的女兒歸來是大部分因，他已覺很是煩悶。他甚因他們不早些時見招，微傷感着，賭氣不先去打擾他們。現在這伯爵夫人的信好像一條鞭的抽打般驚着他。那已是下午三點鐘了；他決計立即赴她那里去，以便乘她未走前獲見她。

他的僕人在鈴聲的喚召下，出現了。

「今天天氣怎樣，喬索飛？」

「晴的，先生。」

「暖嗎？」

「是，先生。」

「我的白襯衫，藍外套，和灰色帽。」

他常打板得很整齊。雖然衣服的裁製是極趨時，但從他穿的惟一樣式，走的惟一姿勢，——於白的襯衣裏加上肚衣，高高灰色的帽兒微向後傾着，——似立能洩出他是。藝術者和未婚者的事實來。

當到了伯爵夫人家的時候，他被告訴她在樓上爲料理到公園去的事情。他傷感似的在等她。

照原來的習性，他在這間裝璜得極美的廣大的客廳裏，從一椅到另一椅，從這窗到那牆地來往踱着。一張鍍金足的精雅桌子上，雜亂地漫放着各項纖巧，奢華，

而無用的裝飾品。有盛金器的裝飾匣，有刻彩章的鼻烟匣，有象牙偶像，又有一些頗具英國味古雅莊嚴的暗銀用器。有一隻小小烹爐，那頂上是蹲着一貓作就釜飲的姿勢；有一個大麵包似的捲烟匣，有一個咖啡爐，最後却在那放滿全套洋囡囡裝飾的匣裏，——裏面有項圈呀，手鐲呀，戒指呀，胸針呀，耳環呀，五光十色地都由鑽石，藍玉，紅玉，翡翠等製成，——盛着一個小小，有趣的耍具，看來其精美不啻由小人國的技師造成。

一時一時地他爲破除這冗悶的時間，撫摩着這些一樁一樁的物品，夢般不關心似的把着，玩着，看着，於是又放至原位置上。

一隅有幾本裝釘的很是精美的書籍，攤放在一小圓椅前的獨脚圓檯上面。有兩冊名做艷情記的，其一紙頁暗舊似全被讀過的樣子，其一乃係全新者；有藝術月報；又有一本藍面的小詩名做情火。

窗下是放着伯爵夫人的寫字桌，是一張灰黝色的前世紀的古物，在這個上面就

是她寫或覆許多重要信件的。在這張桌上也放着幾本書籍，——是表示婦人之心和愛的幾本著名書籍：謬塞，漫琅，蘭斯哥，少年維特之煩惱；但顯示那主婦也並非不懂得複雜情緒和心理的神秘觀念，又有着幾本心理書籍。放在那里。

在這些書籍之外乃是一面鑲紋邊的，爲金匠精心製成的小方鏡，因爲其面只鑲着一平鏡，乃更見背面用金銀裝璜的異巧。

伯登取了鏡自己照着。幾年來他是可怕的衰老了，雖他想自己的臉許比以前更美，今見這蒼顏，這皺紋却不得不駭而吁氣。

他身後的一扇門開了。

『好午後，伯登先生，』安妮說。

『好午後，我的孩子。你好？』

『很好；你好，伯登先生？』

『什麼！你不給我親暱點稱呼！』

「不，真的，這使我窘。」

「來。」

「是的，這使我窘。你使我有點兒害怕。」

「爲什麼？」

「因爲，——因爲你也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少呢！」

畫家笑了：

「在那種理由上，我自然不敢強你了。」

她忽地面紅起來，直紅至初生鬢髮的額上，在擾亂裏接續說：

「媽媽命我告訴你，她即刻就會下樓的，問你可同我們到烏樂林去。」

「是的，當然。僅你們倆嗎？」

「不；還有莫德孟公爵夫人。」

「很好，我同你先走去。」

「那末，請你等我取了帽來好嗎？」

「去取，我的孩子。」

當她纔離開時，那伯爵夫人進來了，網了面如預備出門的樣子。她伸了她的手。

「這幾天我們全不見你的踪跡，奧利佛，你在幹麼？」

「這時際我不敢有擾你們嚟。」

她表示着一切噴和愛的樣子，說說「奧利佛！」

「你是世上最美的婦人，」他似乎感着那稱呼的猛烈在說。

但這情人們的小小的口角轉而就風平浪靜了，她立時恢復了一種尋常社交口吻

說：

「我們先到公爵夫人寓邀了她，再到烏樂林。我和安妮已經安排好了。」

馬車是已備好在大門首。

伯登面對着兩婦人坐下；馬車在馬足着在迴聲的廣道上囊囊地開動了。

沿着這引至莫德孟家去的闊的林蔭路上，從新春胚胎的一切快活氣象使萬物都感有欣欣向榮之意。

晴和的天氣，明媚的春光，引起男子們的閒情逸致，婦女們迷人的美麗；在使一個賤民跳躍，一個穿白的廚夫急忙忙地放下他手裏拘着的籃，加入一羣孩子中遊戲；狗似忙得昏亂了，黃雀兒唱出了牠們的心來；只有那老疲的轎車嗒嗒地仍在牠們頹喪的垂死的聲調裏挨着向前。

伯爵夫人喃喃地說；

「啊，怎樣一個可愛的春天！這使每個人都感生意呢！」

在春光艷艷裏畫家停目睇了這個又那個，睇着母又女。真的，她們不同，但同時却這般地酷肖着，這個誠是那個的裔——造成是一樣的肉，一樣的血，賦生氣是一樣的生命。尤其是她們的眼睛，——那些爛着黑小眸子的藍睛，其藍在女極鮮

艷，在母略衰褪些，——當他向她們說話，期望可得同一答語時，却以這般類似的表情來向他瞅着。他和她們調笑之時，自然不駭異在面前是兩個殊相逕庭的婦人——一個已生活過一個尙未開始生活。不：他是不能預想這孩子變做什麼，當她年青的智慧，在受到慾望和本能的煽動，向世界的旋輪展開了後。她是一嬌小可愛的婦人，含情地預備享樂人生與戀愛，然而仍是十分地天真，鬢髮一隻船，恰當她母親從生活和戀愛的海裏駛回時，她是停在港裏預備駛出。

他受了這思想的感動，他被她戀着，而且戀的超出於別人之上——這個半老而仍丰韻的婦人，在晴媚的春光裏震搖在她的車中。

他對她投了一個充滿感激之一瞥；她覺得了；他似乎感到在衣裳窸窣聲裏的她的悃謝。

在他的答語，他喃喃說：

「是呀，怎樣一個美天！」

他們從愛倫尼路邀了公爵夫人，乃向亞佛列提路趕去，經過萊因河，到得愛里西堡，折向亞克，提，脫倫弗路去，車馬潮水似的湧着。

這年青女孩子背向着馬坐在奧利佛下肩，對那絡繹不絕的車隊只定着她切心的，天真的眼睛。時時當公爵夫人和她母親略點頭致禮的時候，她問：『那是誰？』他答說：『這司長夫人』，『這伯爵夫人洛克里』，『這美麗的馬丹孟特琳。』

他們現在在快旋的車輪的軋軋聲響裏，行至沿鳥樂林的路上走了。在一堆雜色人種裏，車似比在亞克，提，脫倫弗路時少些兒停遲，却格外爭先向前驅馳了。轎車，沉重的四輪皮蓬車及輕快的無蓬車，一輛一輛地都駛着過去，驀地却給風嘶電掣似的，一輛用一匹馬拖着的活蓬車所追及，這車在牠奔馳中追過一切貴族呀，官吏呀，社會上各級人物呀，的乘車而前，車裏坐着一個驕傲年青婦人，她的纖緻和輕狂的裝束飄露在車外，而在凝看着一朵奇香的不識名的花。

『那位女子是誰？』安妮問。

『我不認識，』伯爵在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交視一笑中答說。

嫩葉已經發芽，在巴黎花園裏鳴着的夜鶯在新綠裏也初試啼聲；當車到湖上各自放慢時，有不斷的招呼，笑語，和寒暄語出於這些車與車的相銜絞間。現在看去，髻髻像一隊小舢板船似的，裏邊都坐着很體面的仕女和仕人們。那個不絕地對別人舉帽或俯首點頭答禮的公爵夫人，似乎在溫習一遍她所認識的一切人，對於列隊在她面前的人或是思索着，或是懷疑着。

『瞧呀，孩子，這是本國美后，美麗的馬丹孟特里。』

在一輛輕軟怡快似的馬車中，這位全國美后，顯然地現着她無上之美的光榮，流盼着她大而墨黑似的眼睛，她的前額是低低地束着她素喜的黑髮，一個頗闊的口。

『一切時都艷極的，』伯爵說。

伯爵夫人不喜聽贊美別的婦人。她微微地聳肩不答。

但這年青小孩兒，似受一種本能的嫉妬的刺激，却憨直地說：

「不，我不想這樣。」

畫家向她掉過了頭。

「什麼！你不以為她是美麗嗎？」

「不，她看去髣髴如掉落在墨水瓶裏的呢。」

公爵夫人快樂的笑了。

「好說，我的孩子。六年來巴黎一半的男子在這黑女面前顛倒着呢。我恐怕他們並不介意於我們所設的什麼罷。呵！瞧這伯爵夫人洛克里。」

獨自伴着一隻白獅狗在一四輪皮蓬車裏坐着的這位伯爵夫人，美的如畫中人一般，美髮棕黃眼兒，展着她一雙五六年來不絕地令仰羨者迷戀顛倒的纖臂；她致了致首禮，嘴唇上含了微笑。

可是安仍不表示愛羨。

『呵，』她說，『她的姿容現在却不很煥發呢。』

在這小無賴的傲慢語下，本不想當兩個妬忌者面前過事誇揚着那位伯爵夫人的伯登，驕地變做不平起來：

『不論，』他說，『一個人怎地喜她，或是不喜她，總之她是很艷，我希望你也長的和她一般的嬌美。』

『不，』公爵夫人說，『你僅注目着三十過後的婦女們罷。這孩子是很不差：你祇贊美着已失了鮮明的女子。』

『恕我，』他大聲說，『但一個婦人不到她一切表情美發都展完備的中年時，實際上是不能算做美的。』

爲揮發這題義，說初步的鮮明祇是成熟之美的胚芽，他證明世界上的男子們不甚注意於豈蔻年華的少女們，而非等她們放花到後期時，不甚贊揚其美色，是並非無所根據的。

受着諂媚，伯爵夫人喃喃說：

「在他說的話裏確有真理。他如一藝術家般判斷着。一綺年的臉縱然如玉，只是欠活潑和表情。」

畫家對這點復事發揮着，且決定這時期，在一個漸凋青年之鮮明的艷麗的臉，取着固定的形狀，性質，和骨相時。

於這每個的字伯爵夫人輒點頭表示贊成。他愈振振有辭如一辯護罪人的律師般的熱忱來主持其說，她愈用看和手勢表示贊成着，鬚髯他們做成一個聯合陣勢在抗辯一假而危險的相仰樣子。安妮並不聽他們，完全在翹首矚望着。她的常含笑意的臉曾變嚴厲了，不說什麼，只陶醉在這生活激動的快樂中。這太陽，這些綠葉，這些車馬和生活的富貴繁華氣象——都是她快活的資料。

她但願每天都能像今天般到來，她許也被人識別，致禮，和艷羨着罷。她能一指出了那些她認以為最華貴的男女，叩問了他們大名，她的心吸受了這些字音，

總會引起羨仰和敬重的反響，好像這些姓名是在報上或歷史上偶或遇見的一樣。她不能常至這勝會裏來，甚而把這些熱鬧祇看做賽會一樣，以為是不能常有的。公共車却使她起了鄙夷和厭惡的感想，傷感她，而且惱怒着她了，她那忽然地說：

『我想他們該示惟個人的車子纔能到這兒來罷。』

伯登答說：

『那末所謂自由，平等，與友愛究變做什麼呢，年青的姑娘？』

她撇着嘴似說：『我不願人們有這些東西，』答：

『可關起另一個公園給公共車也好，——例如鳥樂村罷。』

『你太不知時間性了，我的孩子，却不知我們正游泳在平民主義之中哩。非此，你如要看這鳥樂林完全脫離開平民主義的毒，早上來，當可見這是純乎其純的社會。』

他乃給她一張鳥樂林的早晨的畫，——是一張他的得意之作的畫——，有騎士

和淑女們；有最精嚴和著名的會社，其間每個人的名，教名，家世，爵位，美性和惡性人盡知悉，好像個個是他們的鄉黨中人一樣。

「你是不是常到這里來的？」她問。

「很常。這確是巴黎最可玩的地方。」

「你早上騎馬的嗎？」

「是啊。」

「那末下午你又訪問人家去不是？」

「是。」

「那末你工作呢？」

「啊，我工作……一些時兒，以外，我有特別的工作時間，那是由我臨時興趣和樂意而定的。因為我畫着美婦人的，我自然隨時要瞧瞧她們，而且要跡蹤着她們一點足跡的。」

仍然很厲色似的，她喃喃說：

「又步行又騎馬的呢？」

他給她一滿意的斜瞥，好像說：「來啊，來啊！好容易懂得了！啊！你真不差！」

一陣疾快的寒颼哨過，從曠野的遠處吹來，颼颼地髣髴春未醒着的樣子；那全林，這快樂，寒冷，時髦的樂林，是在戰慄了。

這風哨唿一時，樹上的嫩葉都顫動，肩上的衣裳都抖着。幾乎是一律的姿勢，婦女們都用圍巾包起了她們的手臂和項頸；路上從這頭到那頭馬橐橐地奔着，髣髴是寒風吹着牠們而鞭策牠們的樣子。

牠們浴在落日的紅霞裏，復爲馬駢上叮叮的鈴聲所驅策着。

「你回家去不？」知道這畫家一切習慣的伯爵夫人問。

「不，我赴社裏去。」

「那末就在這里我們要同你告別了。」

「謝你：這很好。」

「幾時請公爵夫人和我吃飯？」

「隨你說幾時好！」

這號做婦女明星之專職的藝術者的畫家——他的崇拜者譽他爲「美婦之寫真家」，毀詆者斥他爲「衣和外套的照相家」——常請了許多曾經從事畫過的美婦人來他家裏午餐；以外，還有些在社會上美譽雀噪的，或很著名的，而樂意在一未婚者家裏玩樂一下的婦女們，也在他的邀請之列的。

「後天罷。你得便嗎，我愛的公爵夫人？」馬丹格里洛問。

「一定的；這在你是殼美麗。伯登先生邀請他的膩客時際恐永不會想到我罷。」

顯然我厭的太老了。」

習俗把這藝術家的屋子當做自己的的伯爵夫人，繼續說：

「只是在這車裏的我們四個人麼，公爵夫人，安妮，我跟你？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怎麼想？」

「只我們四個，」他一邊說一邊下了車；「我給你備點精製的龍蝦。」

「啊！你使這孩子成一精食者了。」

他站在車門口鞠了躬。披着外套，經過一隊嚴肅有如當隊長經過時的兵士般致着禮貌的茶役前，乃迅快地走進社門的入口，而爬上闊的樓梯上去了。他又穿過別一羣正在嘈雜地吵架的侍役面前，驀地感到自己少年般活潑似地在推開了門，聽見這走廊之底有擊劍聲，踏足聲和破竹似的么喝聲丁當嘈雜地不息着。

在角力室裏，那些角力的武士們穿着灰色衣，皮緊身，長袴包到踝骨，一種胸衣垂及臍下，一臂和彎屈的手露着，一手鬆然地帶着在長手套裏，握着鈍口苗刀，雪片似的向前向後揮動。

有些人休着閒談，猶然氣喘，面紅，心悸，手裏的巾在揩着前額和頸部；還有

些人据坐在沿着四牆的方牀上觀賽，李佛特敵郎達，鐵拉提（本社職員）敵長大的洛克庭納。

伯登笑着，很慣熟地鼓着掌。

『我挑你戰，』子爵巴佛里對他大聲說。

『願領教，我愛的人。』

他於是入更衣室去換裝了。

因爲他早感到技癢，見自己覺得這般活潑而勇武，預想得顯一驚人的武技的好身手，他鬚髯一個學生想出遊般焦灼似地慌忙把裝束換好。當他一見自己和敵手對壘時，勇氣百倍，在十分鐘裏，對他的敵手對了十一個回合後，已把子爵擊的呼呼氣喘而求饒了。於是他又回劍和彭西蒙，及他的挑戰者安尼萊·瑪爾廷對壘。

一陣冷的汗雨後，涼却他疲倦的身體，使他回想起他二十歲時的游泳，當中秋在城濠裏他取首從橋邊游着，得使觀的人都驚嘆的事情來。

「你在這兒吃飯嗎？」瑪爾廷問。

「好。」

「我們同李佛特，洛克庭納，和郎達就排下一席罷。快；已是七點一刻了！」
在這食客滿座的飯廳裏發出不絕呶呶的聲響來。

那里也有着巴黎許多受僱的，或非僱的夜雉在着，許多男子們，在晚上七點後不知置身何處的，於社用了晚餐就希望撞點機會，去和她們玩樂一下。

當這五位朋友坐了，麵飽師李佛特，一個強健偉岸四十上下的漢子，對伯登說：

「你今晚興奮的很呢。」

畫家答說：

「是的，我覺得很可樂哩。」

別的人笑了，惟風景畫家安尼萊。瑪爾廷，一個瘦小精悍有着花白鬚鬚的人，

應和着說：

「是的，我每當四月也常狂迷的。提起筆總不過略寫幾個兒葉，至多半打。於是全入於情感的事情裏去了。圖畫是永沒結果的。」

侯爵洛克廷和伯爵郎達都同他表同情。他們倆都比他年大，雖然沒有實際的眼睛能殼確定着他們年齡；爲社員呀，騎馬師呀，和角力者呀，日常不絕的練習給練成鋼鐵般筋骨，他們常自誇老當益壯，年更青似一般無脊骨的少年武士哩。

洛克廷出身於一良善的家庭，而是每一客廳的時時的訪問者，不過很揮霍無度。他已結了婚，但和妻分居，由她賠償他年金。他是比葡銀行的僱問。在他放縱的行爲裏，常自誇是一很有光輝的紳士，——就是時時在格鬥裏佔勝利的光輝。

伯爵郎達是一性質溫善的巨人，很自傲他的巨靈之掌，和闊的肩膀。雖然他已結婚而是兩孩子的父親了，他每星期却難遇有三次在家用餐。大多的日子是於既角力後，住宿在社的。

『這社，』他說，『確是一個家，是凡將家已破離了的人們，不喜成家的人們，以及有着家的人們，的公有的家。』

這談話先從婦人的題目上開始，乃從逸事談到回想，從回想談至誇妄的事件上去。

侯爵洛克廷恣情於他的情婦們自以為很對的。她們是些社交的婦人們，他雖沒有說出她們的名字，然不難猜想預知的。麵包師李佛特描寫他的情婦們，說出了她們的教名。他告訴他們一個故事：『那時候我和一大使的妻正在感情融洽的時候。一晚，當我走出的時際，我對她說：「我的心肝麥加利脫……」他住口了，在每見人都笑着，却接着說，瘟鬼！我可已漏風了。一個人該養成叫一切婦人都是沙非的習慣纔可。』

奧利佛、伯登嚴守着祕密，當有人討問他的時候，常說：

『我麼！啊！我滿意我的模特兒。』

他們假作相信他的樣子。常以街頭婦爲肆意蹂躪的郎達，當一想到那些街行分花拂柳的美貌小蹄子，當一想到爲十弗郎一點鐘在畫家前坦然呈身裸體的年青傢伙，就會熬癢癢激動起來。

酒瓶空了，這些一切的老頑固，有如那些社中青年喚着他們，這些一切的老頑固臉上都醉醺醺地發起紅來，在甦醒的欲望和煽動的情焰下活潑起來了。

吃過咖啡後，洛克廷投入最煩惱的情慾裏，忘掉他那些社交的婦人而唱起普通妓女的讚美詩來。

『巴黎，』他說，手裏持着夾鼻的眼鏡，『是男子在那里永不厭老的惟一城市，要如是強壯康健的話，雖五十歲的人猶能發見一個十八歲嬌美如天使般的女郎來戀着他的。』

己知道洛克廷在發酒瘋的郎達，熱烈地贊同其說，併引着每日許多小女孩和他戀愛的證據來。

可是更冷靜而更準確地知道婦女之價值的李佛特，却呢喃說：

「啊，是的；大概她們告訴你是愛你了罷。」

郎達反斥：

「她們給我賭誓的，我愛的人。」

「那些誓真算不了什麼的。」

「牠們在我是數真的了。」

洛克廷大聲說：

「不過她們是想真的，我誓說！你不想在巴黎已過有五六年快活生活的二十歲嬌美的小傢伙，那里我們的口髭已教壞她接吻的口味，還能分別出一個三十歲和六十歲的男子來麼？一點也不能！廢談！她閱歷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你記住罷！我可注采她愛着一個老麵飽師，真的，實際上，要勝似這市上任何的青年。她知道得嗎？她思想着嗎？男子們在那里還有什麼年齡的分別嗎？啣，我愛的同伴，我們白

髮就是青年，我們頭愈衰白，她們乃說愈愛我們，她們對我們顯的愈多情，於所說的話乃愈有意思。」

他們都喝的醉醺醺地離開了桌面，預備去花叢裏度夜；他們乃商定怎樣辦法。

伯登提說可秀斯，洛克廷提說赫葩覺郎米，瑪你庭說伊滕，郎達說着福里士·伯琴。但忽地一陣音聲悠揚的遠處的凡啞琳聲響送入他們的耳鼓裏來。

「今天社裏有着音樂呢，」洛克廷說。

「是的，」伯登答說，「我們可要往那里聽十分鐘再出去罷？」

「好。」

他們穿過一彈子間和賭博間，終於走到音樂隊所在的那室了。四個體面的人坐在靠背椅上，已入於一種沉思狀態，在下首中間幾排空坐的椅子裏，有十餘個人在嘈雜坐着或站着。

引導員在他的寫字檯上略敲了幾敲；他們起奏了。

奧利佛，伯登對於音樂好像「煙槍」嗜好鴉片般熱烈，這使他沉醉。

當音浪一從樂器上發出傳到他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被一種使身和腦勃然地驚跳着的神經酩酊所拂去了。他的想像馳騁在溫柔的思想和甜快的夢境裏，沉迷在佳音繚繞裏。眼睛閉着，腿交疊着，兩臂伸展着，他一邊聽這聲音，一邊注察在他眼前及心頭經過的東西。

音樂檯上正在奏海納的一個大樂調，畫家只把他的眼臉罩上他的眼重見着鳥樂林的事情，前後如水龍般絡繹的車馬，在皮蓬車裏他面前的那伯爵夫人和她女兒。他聽見她們嬌滴的話聲，繼續和她們膩語着，感到車的軋軋在行動，自己呼吸在周圍充滿綠葉清香的空氣裏。

他的鄰座三次對他說話將他的日夢打斷了，這日夢却仍廣續着，髣髴經過一程海行小舟的顛覆，雖臥在我們平靜愉快的牀上，也像感受着簸波似的。

於是這發展，伸張同這坐在他面前的兩婦人到一遼遠的旅途上去，現在在一火

車裏了，現在圍坐在一外國飯店的桌上了。在這全音調裏，她們如此地伴着他，好像在一晴快明媚的日光下，她們曾把兩個俊俏面孔的情影，深印在他的眼簾裏一般。

一種靜默；於是說話聲，搬椅聲把這夢境打斷了；他見他的四個朋友都昏然地沉在聽的簡單的姿勢裏。

他清醒了。

「噲，我們現在怎麼幹？」他問。

「若我自己，」洛克廷坦白地答說：「我願在這兒小睡一會。」

「我也願，」郎達說。

伯登站起來了。

「啊，噲，我要回家去了，我是很乏呢。」

其實，他正感着十分興奮，但他是切心要走；他有意要避開在社桌上所討論的

那種夜遊。

因此他回家去，翌晨在一夜神經興奮之後，——使藝術家入於腦的活動的所謂因士披來純之狀態的一夜，——他決定勿走出，作一整天工作。

他作了一整天超勝的工作。這正是這樣的一天，當工作似乎脫穎而出，當他心裏的因士披里純似從他手裏自然地能淌至畫布上來。

把門關上了，割絕外界喧擾，在沒有客來的一室的靜止裏，在畫室可愛的沉默裏，他的眼清明，他的心興趣，懇切，而活潑，他嘗着那種惟藝術家知道的快樂，快活地把工作進行。在這些工作時間裏，沒一物存在他心中，惟有畫像在他筆的揮動下由以產生着的一片畫布罷了。在這些熱情湧流時間裏，他覺得全身被一種奇妙怡快的感覺環流着，陶醉着。到晚他困憊了，但這種困憊旋而便復恢復起來：他在牀時，充滿以次日宴客那種愉快的預想。

席上鋪滿美麗的花葩，菜都精選合於馬丹格里洛的口味，她對於食料原有一精

緻而是顯著的嗜好；不問一個短而有力的推辭，畫家誘勸他的客人喝着香賓。

「這孩子要酩酊呢，」伯爵夫人說。

公爵夫人慢意地說：

「啊，一個總該有一次酩酊的罷。」

當她們回到書室中來，都小小地感染着那種快活的姿態，覺得飄飄然彷彿足上生翅的了。

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出席法蘭西母親聯合會。在赴會之前，要把這年青女孩子帶回家去。但伯登自薦要邀她散步，把她送回鮑爾文特路。於是他們遂同走出了。

「讓我們走了一個大圈子罷，」她說。

「你喜歡往蒙西公園去玩一趟麼？這却是一愉快的地方；我們能在那里看見許多小孩們和牠們的保姆。」

「是的，我很喜去看看。」

打從愛文義·微拉斯塊士路過去，進了一座美麗發光的門，遂至那時髦珍重巴黎中心，周圍被美宇圍繞着的，有天然和人工之美艷的小公園裏了。

沿着介在花牀和草地紆斜曲折的廣道上走去，一羣男女們坐在鐵椅上瞧過往客人；在深深地蔭覆着的一條小徑上，一羣孩子嘻嘻地在沙地上玩樂着，在保姆們懶惰的眼裏，或母親們切心的照察裏或跑或躍。龐然而大的發着，——的櫟樹，——綴着紅球或白球的擁有濃葉的栗樹，——美麗的楓樹，——盤紆曲折有裝飾品風味的甘蔗，——茂盛地裝飾着闊的波浪似的青草。

那是炎熱的天氣，斑鳩們咕咕地鳴於樹中，穿梭似地從這樹頂躍上那樹頂去，雀鳥光明地浴在由照滿在柔輦，新潤的草上的陽光所反映的虹的光彩裏。在座的白色偶像於新綠裏也似乎快活了。一具大理石年青的孩子，鬚髯曾由拾着似的，從他腳邊拖着一根不知源自的青籐，當他在做勢去趕着向那湖上逃遁的月神。

別些偶像們，冷靜地相戀着，在花牀邊或是把手攔在腿上，或是夢着。一流瀟

泉發洩地射落在美麗的石上。一棵穗似垂着的樹上包着長春藤，一莖樹了個墓碑在那里。那些豎立草地上的石柱不復使追憶爲希臘的古跡，而使想做這美麗小花園中的野樹木了。

這是愉快和藝術的處所，那里市民去看這些長在綠屋上的花草，好像在戲院他們對於優孟生活一般似的，去羨慕這位在巴黎正中美麗的自然之偉觀。

伯登爲考察在天然情景裏巴？婦女的活動，習慣地每天到這挑選的地方來已許多年了。『這是一個陳列着美裝的公園，』他說，『穿着壞的人們在這裡確是個玷辱。』他在這裡遊覽了幾點鐘光景，試辨認着一切植物，和每個照例來遊的人們。他走在和安妮相並的路上，他的視線迷亂在這園中激動，變化的生活裏。

『啊！怎樣一個小寶寶！』她喊。

她是在瞧着一個美麗，捲髮的小孩，他正用他藍睛裏流盼似的一瞥在瞅她。

她復瞧那些一切的小孩們，由這些活潑愚憨的孩子們所給獻的快活，顯然是

使她變成善談而知己起來。

她遲慢地向前踱去，對伯登打開了話匣子，著眼在這些孩子和保姆及母親們。健全的孩子們喜的她叫喊起來。瘦弱的乃充滿她以種憐憫。

他諦聽她，說是爲那些孩童而感受趣味，毋寧是爲她自己；而且他常不忘掉藝術的意識，喃喃地說着『有趣啊！』想該作一張園隅保姆、母親，和孩子們的精致的畫。爲什麼他以前不曾想到了呢？

『你喜歡這些小光棍們麼？』

『啊！我崇愛牠們。』

當他注意她看觀牠們的時候，他看出她很想要抱着牠們，吻牠們而撫慰牠們了，——感到這做未來母親溫柔的渴望。這種深藏在女體裏秘密的本能使他很覺快樂了。

當她在滔滔不絕的談話心情裏，他乘機問她的嗜習。她非常簡單地承認成功和

聲望的期慕；以外，她且喜美麗的馬，因為在郎舍里她鄉居的別墅裏曾象養着許多好馬，而大多數她是識得的。她所討厭的一個未婚夫，最甚的莫如一個四處去邀遊開房間的人。

他們走近那浮着清淨光澤有如玉雕成的鳥一般的二匹鵝和六匹鴨的湖邊。一個少婦坐在椅上，一本書攤開在她的膝上，她的眼睛一直向前注視着，她的精神喪在白日之夢裏。

她正像一個獵像般動都不動一動。服飾簡樸，素賤，——大概是個保姆罷，——她收拾了她的夢境，嘴裏咕嚕着不知說了一兩句什麼。無疑，她是沉迷在書裏的故事裏邊，而心是對那很渴羨了的。

伯登驚奇地忽然站住了。

「這是好呀，」他說，「像這個，正是好的姿勢哩。」

他們打從她的面前經過着。走過了而重又退回，但她沒有瞧見牠們；她的全注

意是被吸收在那遠飛的想像裏去了。

畫家向安妮說：

「告訴我，我的孩子，你肯不肯替我坐一次或兩次的畫？」

「不喜全坐；一兩次我却高興的。」

「便照那個馳想於夢想界的婦人樣子罷。」

「這里，在那張椅上麼。」

「是呀。噲，你當這樣地坐在一張椅上，膝上攤開了一本書，試仿照她那樣地做着。你曾在清醒的時候，做過了日夢不會？」

「啊，是的！」

「關於那些？」

他試誘她說出關於她夢境裏的歷程；然她不容，避開了他的問話，却把視線移注在那些游的鴨子去，那時兒正有一仕女把麵包屑投給牠們，而且似乎吃窘起來，

彷彿他曾觸着她的隱衷了。

於是，轉變過話題，她喋喋地談她在郎舍里時的生活，喋喋地談她每天會用長時間要爲之而朗誦的祖母，她如今必很淒悲和孤寂了。

默聽着她，畫家感到如一隻鳥般的喜悅着，喜悅的得未曾有。她給他講的一切，一個少女簡單生活的精確，徒然，和平凡的一切，使他欣然地興趣着。

「讓我們坐下罷，」他說。

他們傍水邊坐下。兩匹鵝向他們面前游來，希望從他們望得些什麼去吃。

伯登驀然地感到某種回想的激動，——那些久已抑壓在潛意識裏的憶想，忽然地復活了，沒有誰知道怎的。牠們湧現在一急流似洪泉裏，是這般鮮明的憶想，這般豐富，鬚髯在手掏出他的心囊樣子。

他茫乎不解什麼使他前生活如此地掀動起來的；他曾幾次感到過，注意到過了，但永沒有如今日般活潑的。爲這些驀然追溯時有某種的因，一種物的簡的因，——

常爲一種嗅味，一種香。一婦人裝束，當某種香芬嫵嫵地撲鼻地襲來，展開了陳事的鎖鍊是多麼尋常啊！日常，在動用香水香油時，也足引起他這片斷的追憶；一切止宿在街上呀，園中呀，屋子裏和器具上呀，——甜蜜的或是不愉快的，——夏夜的暖香——寒夜的涼香，——各式各類的馨香，都足醒起他這迷糊似記憶來，好像香氣充滿裏已死的艷事，而記憶是保存在麝袋裏的。

是這溼草或這粟花這般地醒着那陳事的嗎？不是；那末是什麼？是他的眼有所見而感觸的嗎？那末什麼是他所見的呢？沒有什麼。或許在他們所邂逅的人中，有一個臉孔和先時看見的宛肖，因而不知不覺地在他心裏觸動起昨日的反響的罷。

或寧是一種聲音罷？時是一披亞諾的聞見，卽是是一聯音的陳腐的調子，也足抓起他二十年的往事，從他心上湧出一種遺忘的愛跡來。

然而這記憶的流却不絕地，無慮地，湧湧而出，幾乎至於激動的程度。什麼使他這樣地燃起已死情緒來的呢？

「略覺着有點兒寒呢，」他說，「讓他們踱踱去罷。」

他們站起來，散步了。

有幾個貧民坐在樹枝上休憩着，他們自然以爲一張椅子而花費是太不值得了。安妮如今注意到他們了，他們的生活和職業充滿她以種孤想。她詫異，看去像他們這般可憐，何以還到這樣美麗的公園裏來漫遊。

伯登一邊瞧着他們，一邊感到自己更深的把足踏進在多年前的路上去。嚶嚶地好像一個蒼蠅般掠過他的耳邊，使他滿追憶起過去的事清。

這女孩子。見他沉在日夢裏，問他：

『什麼事？你似乎悲傷的樣子。』

這個使他的心顫動了。誰說那話兒的？她或是她的母親？不是她母親現時的聲音，但是她往時的聲音，這聲音由他瞬間認來，是這般變化着的。

他笑着答：

『沒有的話。你使我很覺有趣。你是很嫻雅。你使我記起你母親來了。』

爲什麼他沒有早注意到，那種聲音奇異的回響如此其熟稔，如今是從一新鮮的紅唇上發出來的？

『再講點出來罷，』他說。

『關於那些？』

『講點關於你的保姆教着你的什麼。你喜歡牠們嗎？』

她重又喋喋地說起來了。

他聽了，方寸更是擾亂起來。從一個幾乎和自己的心不是構通的少女的話句裏，他佇聽着字，聲，笑，彷彿是過去的她母親的年華寓在她喉嚨裏發出的。時時一種。口吻使他快樂的發抖。是的；在她們的聲音間，有那些爲他所不能立時發覺其相似的異點，而這種異點是他所見着完全逕庭的；但那個也十足追憶起她母親的話罷了。他用一友誼的，奇異的眼注視他們面貌的酷肖，這般的深，如今這復活的

話音的神秘，又足使這樣地彼此混和起來，有時他從這女孩子略掉頭過去的時候，詫異這是十二年前伯爵夫人在這樣地向他說話了。

於是，復向她掉過來的時候，仍在那種回想的迷力之下，她的眼風當他碰到了時，也使他略覺得昏暈了，好像和她母親初戀時的眼風一樣。

他們已沿園走過三遍了，仍經過着這同一的遊者，同一的保姆和小孩。

安妮現在望着在這園之四周的大屋，而問其居者們的姓名。

她要知道這些人的一切，用一貪婪似的好奇心問着他，似乎用訊問儲起她女子記憶的樣子；她的臉因興趣燦耀起來，她用她的眼和耳朵一般的聽着。

當他們走到分開園門裏外的鐘樓那里時，伯登瞧見四點鐘將要敲了。

『啊！我們須回去了，』他說。

於是慢慢走去，他們遂到鮑爾文路伯爵的家裏。

畫家和這少女分手後，他向萊茵河那首的康告特地走着，爲看一個朋友去。

他唱着詩，願意步行，而且飄飄地好像能飛越過去似的；他感到巴黎光明了，感到巴黎有永未有過的美趣。「是真的，」他想，「春天使每個人重回到少年時代去。」

他如今的心情，使興奮的腦到處感有更銳的快活，使快活的眼隨時瞧得更明，更有印像；好像一個萬能的手把大地上重染着色彩了，把一切動物都賦以新的生命，在他正像一個已停的鐘，又重被加進新的彈條，新的能力和活動。

他常瞥見周遭都是可喜的東西時候，想着：『有多少次，我未覺得一個畫題啊！』

他感到他的腦這般活潑有力，一切他的藝術工作能勝任愉快起來；他窺得一個新的，更真，更原始的方法來表現人生了。忽然他感到要回家工作的欲望，乃縮步回來把自己閉在畫室裏了。

但當他纔坐在畫布前要獨自動手的時候，他一霎前燃在他血裏的那種熱忱又忽

的不知往那里去了。他頹然地感着，只坐在他的書桌前發呆。

那種他所得快感，那種他予予得的滿足，好像一件東西失落的樣子，靜靜地從他心上失去了。他感到他的屋子空洞，他的廣大的畫室寥落。於是，向四周看去，他好像覷見一個女子的影兒掠過，惟有這女子，這影兒是使他解得這寂寞的。如一個情人般對待她愛人來的那種焦灼，他果早知得了；如今他忽然地感到她如遠在天涯，他有着一個少年人一切的煩惱去期待她來。

他充滿淒涼地想着在這間她所常臨的廣大的屋子裏，發見有多少風流的追跡，她的麗態呀，她的甜話呀，她的蜜吻呀。他猶能想起某日，某時，歷歷如在目前；他覺得四周猶有她遺留下的溫存可撫。

他站起來了，不忍留在原有的地點，乃開始踱着，心底裏沉吟着，不論他們間關係怎樣親密，連綿，他仍很寂寞，而且時是常寂寞着的。在長久的工作之後，當他舉起目向四周看時，好像一個已死的人復恢復生命一樣，他看的感的毋非是牆壁

罷了。因為家裏又沒有妻，要邂逅那個他所鍾情獨深的婦人去，又必須要用盜賊般的謹慎，他乃迫着把些閒暇賣掉在各種遊藝的地方去，那里原是一個人無計消遣而聊可消遣一下的。倘他有她在自己家裏：那末，有一定的時間赴社，赴公園，赴劇場——赴任何地方去，他離開家是很快活，而在家時更覺得融融自樂了。

以前，當熱情發動的時候，他因為不能時取她在身旁會受着殘忍的痛苦。後來這種熱情冷却了，纔不以牠們的阻隔為意。可是現在這種煩惱又新起來了，好像他們重墜入了新愛一樣。

這種熱情的回到他來，是這般的出於意外，幾乎完全沒理由的，——因為他方纔在外邊很愉快，大概因他聆聽了這女子的聲音重回至年青的罷。多麼微弱這用以擾動一個男子，一個垂老的男子，的方寸，在他回想只是種負疚！

以前的時日，這看她的欲望掠虜着他時，好像熱病般的灼着其心和肉。他初相思她，彷彿一個在戀中的少年一般，固意焦灼了他的心，以使其情更至狂熱的地

部。雖他本意想早上瞧她去的，却延挨到晚，去同她喝一杯茶去。

現在這時間是對他很寂寞沉長了，他乃走出想赴鮑爾文路去，他切實地擔心惟恐她一不在，而須忍忍着這寂寞的孤夜。

對於『伯爵夫人在家嗎？』這問話，僕人答說：『是的，先生』；他的心快活的跳起來了。

當他踏進這小客廳的戶限時，裏邊有兩個女子鮮明地正坐在一盞瘦長的而有兩片洋金做着叉的玫瑰的燈影下工作，他豪興地大聲說：『是我又來了呀！』

伯爵夫人喊說：

『啊！是你！多麼好嚟！』

『是的。我感得很孤寂，所以要來了。』

『那原是很好的。』

『晚上有沒有誰要來？』

「沒有——或許……我永不能知道的。」

他坐下用了種輕蔑的態度去看那長長地攤在桌子上的，正在縫的笨厚的毛織物。

他問：

「那是什麼？」

「綿襖。」

「給貧民的罷？」

「自然囉。」

「很醜呢。」

「却是很暖的。」

「當然；不過是很醜，尤其在一路葉十五世式的客房裏，那里每種陳設都是雅觀悅目的。倘不爲貧民的緣故，你爲着朋友起見，就該把你的慈善心意略收一收

了。」

「啊！你們體面的男子！」她聳肩地說。「在現在這時候，一班人像這般地做着綿襖的到處都是啊。」

「我知道這個的，只是知道得太親切了。整個兒黃昏的拜望人家去，沒有瞧到這些可怕的灰色粗襖，放置在最美，最精的衣裳和器具上面，是不可能的。春天的施捨太煞風景了。」

伯爵夫人判斷着他所說的真理，坐在絲墊的椅上，把毛織品展了開來；漠然地同意說：

「是的，你說的不錯；這是醜的。」

於是她重開始工作了。兩個英俊的頭俯在一盞兩燈的射着玫瑰般光彩的燈下；燈光籠在她們的髮上，掠在她們的臉上，衣上和蠕動然的手上。她們用種從容靜止的注意，向着她們素所嫻習着的工作，當她們的眼光看着這，而心却全然不在。

在這屋子的四隅，又點着四張支那盜的燈火，用老的木架承着，照在花毯上是一種溫靜的光，格外顯出這室裏溫存可愛的樣子。

伯登坐得很矮，——一種兒童坐的團椅上——這裏邊他恰能容身得下，可是他常喜坐在那里和伯爵夫人談話的；他幾乎是在她足前。

她向他說：

『你方纔和愛妮在園裏散步很久呢。』

『是的，我們老朋友似的談了一會。我很喜你的女兒。她恰和你一樣。在她所說的有些話句裏，活像你的口吻出在她嘴裏的。』

『我的丈夫有好幾遍這樣地對我說過了。』

他看着她們，浴在明亮的燈光裏邊；那種常使他悲恨的不平思想，今日曾使他悲恨着的，——那種孤室的恐怖，無論炎夏，爐火所燃不退的冷感，現在苦惱他，好像方纔纔能把這種孤寂排除了的。

啊！多麼美做着這女子的丈夫，而不做她的情人啊！以前他老是竊笑，以為從

此人曾取到她，抓到她，全然地竊到她了。今日纔悟解，纔羨羨那愛欺的丈夫，却可終生依傍她，而對她是指尺可親的。當他望了她的時候，她感到心裏有千情萬語，想向她盡情吐露一下。真的，他仍很愛她，——甚而今天燃起了許久所未有的熱情。他如此迫切地感着要把這種少年熱情的回復去告訴她，因為這必使她高興的，而他願意即刻就把這少女送上牀去。

他受着這願望迫害；但願坐在她膝傍而就那里擱下了他的頭；取下了她的手，教她放下那貧民的綿襖，把那些粗而醜惡的毛編物拋棄在別的椅上。他瞧着時鐘，口雖不說，但心自沉吟，真的人當不宜令少女們和成人們放在一起度過晚上的。

寂靜的外房有着脚步聲的騷動，僕人的頭透進來宣說：

「麥賽廷先生，」

奧利佛·伯登一時裏充滿難言的憤狀；當他同這美術審查員握手的當兒，他恨的想抓了他肩膀，將他擲出室外去。

麥賽廷着急的在報告些消息來。這內閣將傾倒了，又有一件是外邊喧傳關於侯爵洛克廷納的趣聞。他瞥了瞥那少女接着說，「這事我歇一歇再講罷。」

伯爵夫人瞧了瞧鐘，見已至十點了。

「是睡的時候，我的孩子，」她對她的女兒說。

安眠靜靜地摺疊了她的衣服，捲上了這麻線，吻了她母親的臉頰，將手給與這些男子，悄悄地一些兒響動都沒有，急忙走出去了。

「當她走了去，」伯爵夫人問：

「噲！是怎的趣聞！」

一班人蜚議那和夫人分居受她年金而心有所未懣的侯爵，現在得有一很強的口實使其加倍了。素來以監察爲正務的侯爵，遽使她蒙受污名，乃投巡察署控告要求一新的年金了事。

伯爵夫人聽了，現出吃驚的神情，她的手不動，衣料仍擱在膝上。

伯登本不悅意於梅賽廷到來的，如今見那女孩子既去了，乃很憤然；他用着一個隱惡揚善的人的態度，忿怒地申斥這是個可怕的謊話，是一種無稽之談，在上流社會裏所不該聽見或是重談的。他極力排除這事情，彷彿早就知道，而不得不為辯正其誣的。

洛克廷納是他稔友之一；倘因某些情形他常受有揮霍的物議，却不該誣他甚或疑他一件不名譽的事情。梅賽明駭異而且窘住了，退讓，辯白，而請恕罪。

「恕我，」他說，「我纔從莫德孟公爵夫人邸第裏聽到這椿消息的。」

伯登問：

「誰告訴你的？一個婦人罷。」

「完全不是；侯爵弗倫特爾。」

畫家冷笑：

「原來從他那裏聽來，自然全不足怪了。」

於是一個靜默。伯爵夫人重拾起了她的工作。奧利佛重安閑地說：

「我知道這事情是假的。」

實際，他並不知這事件，這是第一次他聽到這消息的報告。

梅賽明覺得事情有些兒不妙，想立時退出；開始說他要去看可伯爾去，其間伯爵
格里洛從外邊夜宴回家。

伯登重坐下納悶：他覺得沒希望把這丈夫驅掉。

「你們聽到沒有，」伯爵說，「今晚發生一件大的失節事情。」

因為沒有誰答話，他接着說：

「事情好像洛克廷納要把這椿敗名的案子要挾他的夫人，藉口使她重重的賠償
一下。」

於此，伯登裝着一副悲愁的樣子，攔一隻手在格里洛的膝上，溫乎其辭地將方
纔面斥梅賽明的話意，重宣述一遍。

那伯爵半信半疑似的，感傷方才輕描淡寫地述了一件不很確鑿的消息，遜謝他的粗心和無知。一般人誠然平白地會捏造着許多謠言的！

他們同聲地贊成這點；這世界顯的在誣蔑，猜忌，和毀敗上是可悲的易容。五分鐘裏邊，這四個人似乎都相信一切耳傳的消息不可靠，相信婦人們實沒有如他們所疑忌的那些情人們，相信男子們永不該以那種不名譽事自蔑的，總之，外表的黑暗是常勝過底蘊的光明。

伯爵自伯爵回來，對梅賽明也用不到厭惡了，乃開始諂諛着他，挑動他以他得意的談話，打開他的滔滔雄辯的洪泉。伯爵似快活了，好像一個人，到處總能殼給人家排難解紛似的，而自鳴得意着。

兩個僕人，脚步聲踏在地毯上咻咻地，向茶桌走來；照在一盞鬼臉燈的碧光下邊，沸水在精美的器具裏沸沸地響動。

伯爵夫人站起來，細心而謹慎地做那新從羅俄斯傳入的熱的飲料。她奉一杯給

梅賽明，另一杯給伯登，於是又盛出幾碟甜炙加肉餡的麵包，和精美奧大利與英吉利那種的饅頭。

伯爵一邊靜默地陪着，桌子上有蜜餞，酒和碟子，雜着他自己飲的火酒，於是告辭進裏房裏去了。

伯登重見他自己和梅賽明二個在了，忽然地又想攆出這個閒舌的人，他現在正興高采烈地，揮灑自如地在健談着。畫家時時厭着這鐘，那大針已及半夜了。伯爵夫人看見，悟到他有話要談，却礙着梅賽明的存在；乃運用一種交際明星的手腕，立時把客廳裏的空氣和談話的興致轉變過來，使賓客知道了，立能判決其去留的，她只用她面部表情和眼部鄙夷，好像打開了寒窗撥進一大堆冰雪一樣。

梅賽明感到這水冷的很，一肚皮都打在水缸裏了，不想其所以，立刻就行告別。

伯登卸不下面子一同起身告別，這兩人同時退出，伴着伯爵夫人走出了兩個客

廳，她留意要和畫家談話的。她喚。他在一個廳內談一兩句要談，其時梅賽明正和一個僕人披上他的外服。馬丹格里洛繼續和伯登談着，那位美術審查員略在門首等待片刻，見自己和一僕人爲伍遂決意先走了。

這門輕輕地關上，把他和世上最自然的空氣都閉在外邊了，伯爵夫人對這藝術者說：

「但是，你爲什麼這般急忙的要走？還不到半夜呢。再坐一會去。」
他們同回到一個小的會客室裏。

當他們坐下時，他說：

「天啊！這傢伙怎麼的觸怒我！」

「爲什麼？」

「他擋了你和我的一部分時間了。」

「啊！還不久！」

「自然不久，但是也穀嘔我了。」

「你嫉妬嗎？」

「見一個人如此樣兒，還不必就要嫉妬哩。」

他重坐上那張矮的團椅，現在又很近着她了。他用手撫摩着她的衣邊，當口裏給訴那日子他心裏所溢流的愛的熱潮。

她聽了他，又驚又喜，輕緩地加一隻手在他的白頭上，撫摩，彷彿感謝他的樣子。

「我感到這般切需地要和你同棲，」他說。

他一切時感謝着那丈夫上牀便呼呼熟睡的，大概就在鄰室裏罷；他繼續說：

「但除掉結婚不能使兩個靈魂真結合。」

對他對自己充滿了憐憫，她喃喃地說：

「我可憐的愛人。」

他把他的臉俯在伯爵夫人的膝上，切心地瞅着她，寧是一種悲哀，傷痛的神情，當被她的女兒，她的丈夫，和梅賽明所忿着。

她仍用她的纖指撫着奧利佛的白頭，笑着說：

「啊！怎樣的白啊！你的最後的黑髮全去了。」

「唉，我知道！是白的這般快啊。」

她惟恐悲傷了他。

「啊，但你花白得很早的。自我認識你的時候，你已有了二毛了。」

「是的，確然真的。」

爲拂去她所引起的最後一點歉意，她向他屈了前來，雙手捧了他的額角，用着一些遲慢的，溫存的吻去慰藉着他，——是這般遲慢的吻，好像他們永不完止的。

於是他們又互相注意着，試要看出映在他們眼睛深處的他們的戀愛來。

「我但願，」他說，「能和你過一整天。」

他很受着一種隱微的，不可言說的對於親蜜的渴望所苦惱着。

一刻鐘前，他想那些在此的人去後，當能給他一個機會，使他早上所引起的那種欲望能發滿足一下的；如今他是獨和他的情婦在一起了，而且得她暖熱的手加在額上，她的體熱暖烘烘地從衣裏透射在他的面頰，可是他仍感到這同一內心的焦灼，這同一愛的渴望的壓迫。

現在，他想如果出了這間屋子，在隔絕紅塵幽僻無人跡的深山大林裏，他方寸之中的擾亂許能平息安寧了罷。

她答：

「你是怎樣的小孩啊！我們幾乎每日相見的哩。」

他求她找一機會，像他們以前做過三五次的那樣，到巴黎鄰境去玩。

對於這個滑稽的請求她駭異了，事實自她的女兒回來後是難於實行。

可是她試從她的丈夫到郎舍斯去後，找一下看，不過非等過了土曜日絕無辦

法。

「就這樣罷，那末我何時看你？」

「明天在可白爾的家中！土曜日下午三點鐘請這里來，如你閑着；我想我們同到公爵夫人那里吃飯。」

「是，一定的。」

他站起來了。

「再會。」

「再會，我的愛。」

他欲跑又止，不忍即刻就走開去；他感得滿腹的柔情什麼都不會向她道得；他感到猶有千情萬語待訴，而且這種柔情無論怎樣總不能說得完盡的。

「再會，」他握了她的手重說。

「再會，我的愛。」

「我愛你。」

她給他這般甜蜜的一眼，好像千縷密情都從這一瞥上可以表盡了的。

有一悸動的心他說着第三遍：

「再會。」

於是他走出去了。

第四章

那巴黎的車乘簡直像梵皇宮進香的一樣。從晨九時起，他們就從各街，各路，各橋上紛紛地馳來，麇集在這美術的市場，那里美術的巴黎掀動了時髦的巴黎來參觀這轟動一時的三千四百種名畫。

一羣嘈雜的人士圍繞在門前，舍棄了雕刻，都爭先恐後的到圖畫展覽室去。當

他們纔步上扶梯，就注意瞧着那些陳列在扶梯壁上的油畫，那里所陳列的是一組很有些聲望的畫家。那整齊的沙龍是些喧囂嘈雜的沸騰之一羣。畫家們整日兒在場，他們的活動，他們話聲的高朗，他們恣勢的權威，足使他們顯出。他們牽着他們朋友的衣袖，趨至那些他們用手勢和采聲指出的畫那里，而深深地，靜默地鑑賞一回。畫家們幾近一律打板——高而長長的髮，籠在軟灰或黑色的奇形的帽裏，那和屋頂一般闊而圓的斜邊足以遮蓋他們的上半身。其餘是小而活潑，無論是清癯，或矮胖，都用絲巾籠在？他們的項頸上，穿了怪異的裝束，這是一班普通畫家的特色。

又有時髦畫家組；學院組，嚴正用紅絲玫瑰裝飾着，大小依各人的觀念；以外併有中流畫家組，這是為勢力最大的一組。

在四塊大的畫板上，懸着歡迎來賓的畫兒，他們鮮明的光線和誇耀的結構與富麗的色彩，映在上邊照進來的強烈的光彩中，一瞥間目為之奪。

向大門的正中是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的畫像，另一廂是一金裝，戴駝鳥羽帽，紅袖，嘉禾章的將軍圖，站在柳蔭下，海浪裏的一隻船頻於危險的境地。又一是古代的牧師放逐一個暴君，一道東方的街，街上積滿死屍，但丁墜入地獄中的影兒，臉上現出一種極淒楚的表情。

以外，在一廂大壁上有一隊騎士，幾個林中的逐獵者，一塊牧場上的牛羣，兩個十八世紀的大公在一街角處決鬥，一個瘋婦人坐在一塊大青石上，一個牧師給聖餐與一垂死的人，幾個刈草者，幾道河流，一個落日，一個月景，總之，是各式各樣的畫景。

奧利佛站在著名畫家的一組裏，雖則受着各方熱烈的恭維，心裏還老是不快，老是不以他的展覽品爲滿足，他不想自己是真成功。

他跳着出來。莫德孟公爵夫人恰從大門首走了進來。

她問他：

「伯爵夫人到了沒有？」

「我不會瞧到她。」

「梅賽明先生呢？」

「也沒有瞧見。」

「他許我十點鐘候在頂層扶梯上，導我各室參觀去的呢。」

「夫人許我引導你嗎？」

「不，不。你是不得閑的。我們直接等候罷；我想我們還去吃晚餐去哩。」

梅賽明趕忙奔來。他因為看一會雕刻，氣喘喘的請求恕罪。

「這麼走，夫人，這麼走。我們先從右方看起罷。」

他們纔沒入人頭的海裏，格里洛伯爵夫人進來了，挽了她女兒的臂彎，在四處

張望着奧利佛·伯登。

他瞧見她們，急忙趕上，當他在致禮的時候說：

「天啊！她倆多麼美啊！真的安妮姑娘愈長愈俊了。她在一星期內長的越發俏脫了。」

他用了一隻批判的眼睛瞅着她又說：

「她的色彩愈溫柔，愈調和，她的容光也愈見煥發。她已全脫去了女孩兒氣而更像一時髦女郎的樣子了。」

但忽地他回到本日的事情上去。

「讓我們從右邊瞧起罷；我們得趕上公爵夫人。」

對於畫上素來很是注意，而常不忘討問一個展覽者的伯爵夫人問：

「一班人的意見怎樣？」

「很不差的沙龍。一個絕佳的子爵畫像，兩幅絕妙的提拉，一個可愛的波維

士·加文納士。一個海潮畫得又奇又新——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哩。」

「你的呢，」她說。

『啊，也蒙他們讚譽的，我却不以爲滿足。』

『你。永不得滿足的。』

『有時果然。但今天我想是對的。』

『爲什麼呢？』

『我說不出所以來。』

『讓我們去瞧瞧去罷。』

當他們走到一張畫前——兩個村女在一溪澗中行浴——他們見有一羣人嘖嘖贊揚着，她充滿了快活，低聲說：

『但這是快活的畫，——一張結晶品！你永不會作有更妙的東西。』

他接近她——心裏不禁感激她，這每個字好像能殼療癒他的痛苦的。在他心裏起了一層踟躕，使他相信她是對的，她社會化智的眼光確是不錯。他想起了十二年來屢責備她思想太隨俗同污，不知藝術的個性是超越了社會的思想，趨勢，和偏見

等話，而自己惶然了。

他導着他們前進。『讓我們看前去，』他說。他遂引了她們一室一室的遊覽了很久很久，手指口畫地給她們解釋着畫意，快樂地，得意地。

忽然伯爵夫人問：

『什麼時候了？』

『十二點半。』

『啊，快午餐去！公爵夫人等我在林頓飯店，她告訴我請你一塊兒去，如在這里我們沒有遇見她。』

那飯店位在一個羣木蒼翠的小島中間，望去好像一個營營的大蜂巢。呼盧喝雉的人聲，以及叮叮響着的杯盤聲，達於戶外。許多食棹一列一列的，自右至左緊密的排着，上面都集滿食客；四邊的侍者氣急奔忙地托着肉盤，魚盤或菓盤來往着。

在圓的走廊下邊只是一羣走動的，與麇集的團體。他們笑着，叫着，吃，喝，

乘着酒興雖曳行過全巴黎也所不難的。

一個侍者導了伯爵夫人，安妮和伯登到伯爵夫人等候的那間房間裏。

當他們步進裏邊的時候，畫家看見站在他姑母身傍的侯爵弗倫特爾，謹慎地，笑容可掬地伸手接着伯爵夫人和她女兒傘和外套。他感到這般的厭惡，恨不得狠狠痛斥他一下子。

公爵夫人解釋她邂逅了她的姪兒，那梅賽明已被藝術院長邀請去了。一想到這乏味的侯爵花公子是娶着安妮，而他已經視做是她入幕之賓了，伯登使懷病於心而憤然不樂，好像有人狂暴地奪取了他神秘與神聖的權利去了。

當他們坐在席上，這侯爵是和這女孩子挨肩坐着的，他對於誠恪地獻示着敬意和慇懃。

他好奇地瞟着她，在畫家看來是肆無憚忌的態度，溫存地和滿足地含着笑，而玩弄許多親蜜的和私通的手段。在他的行爲裏和話言裏定有許多的虛詐在着，正像

一個希圖篡位的人沒有誠實的宣佈一樣。

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對這宗顯明的求愛似很表示贊成，互相地會意笑着。

當午餐畢了，他們重回至展覽室去。各室裏的人這般擁擠，大有欲入不得之勢。人們的一種暖氣，以及衣服上各式各種的氣息，造成一種厚濁的空氣。人們多不瞧畫，却瞧着臉和衣服，而和熟悉的人打招呼。時時從人羣裏有企足向前的僕人喊着。『當心你們！太太們，先生們；當心你們！』

五分鐘之後，伯爵夫人和奧利佛和他們三個失散了。他要找尋他們去；但她挽了他說：

『我們豈各無自由行動的權利嗎？讓我們失散他們罷，因為早經說過如果我們失散了，下午四句鐘時在咖啡店叙集的。』

『確然，』他說。

但他老是不放心，以為那侯爵必同安妮在一起，而他必喋喋地向她說訴那些賣

弄的話的。

伯爵夫人喃喃地說：

「你仍愛我嗎？」

漫意地，他答：

「是的。唔，是的。」

他乃想從人頭的海裏，覷到弗倫特爾先生頭上的灰色帽兒。

見他有心事似的，切心地把他的心向她會過，她繼續說：

「你須知道我是怎般崇愛你今年的畫啊！這是你的傑作呢。」

他笑了，忽然地忘去這少年，而想到早上的那焦灼來。

「真嗎？你想這樣嗎？」

「啊！我愛這勝過一切的畫。」

「這原給我化了大的心血作成的。」

用了輕軟的甘詞，她又把他拉向她來了，從久的經驗上，她知道左右一個藝術家，沒比溫存和迎合的諂詞爲更得力。虜着，活潑而快樂起來在受了這諛辭，他開始重和她綿纏起來了。

爲謝她，他向她耳裏喃喃地說：

『我發狂地要吻你哩。』

一個熱的震抖刺着她全身，舉起了她發光的眼睛向他她複着問：

『可不是，你仍愛我的嗎？』

他回復的聲口，是頃間所沒有而爲她所渴望着的那種聲口：

『是啊，我愛你，我最親摯的愛妮。』

『晚上請時時來看我，』她說。『如今我有女孩兒在家，不便多走出了。』

當她覺察這不期望的熱情回復了他，一種欣欣然的喜悅發在她心上了。奧利佛的白髮和那因年齡而至的寧靜，使她少懼點有別的婦女誘惑他，但她猶憂着他惟恐

因寂寞而要結婚。這種恐懼，素所不釋的一種恐懼，如今變的愈久而愈烈了，驅她使盡種種方法引他近身，以免他受到空室裏的孤寂之感。因她常虞不能籠絡得住，盡惑得住他，她且提示了種種的娛樂，如請他逛戲院呀，拜訪人家呀，雖明知道他所不免的是受包圍於婦女中，但總聊勝於他處在空室裏去妄想。

她接口是回答着祕密的思想的：

「啊，只要我常常能守得住你住！我怎般的累你啊！允許頻來看望着我，因為我日常是不出門去了。」

「我許你的。」

他細聲向她耳邊喃喃說：

「大戰。」

伯爵夫人唬的跳起，向周圍翹望了一望。安妮，伯爵夫人和侯爵却都到來。

「已四點鐘了，」伯爵夫人說。「我累的很要回去了。」

伯爵夫人答說：

「我也要回去。這里實在太累人。」

他們轉過從一個門到走廊的扶梯上，有一間是專陳列着水彩畫的，其外是一個用玻璃張蓋的大花園，有許多雕築物都在那里展覽着。

當站在這外邊走廊的扶梯上，他們可以鳥瞰這大的綠室的全景，偶像陳列在走道旁，環繞着花畦，都從靜止的黑潮似的人頭上可以落落看到。這些佈滿的大理石介着黑雲似的帽和肩，裂成整千百塊，爛燦的好像夏晚從雲堆裏透現出來的許多簇星星一樣。

當伯登在場外和這些女士們告別時，馬丹格里洛對他細聲說：

「那末，今晚請來。」

「唔。」

他復回至展覽會裏，去同諸藝術家討論今天的印象。

這些畫家們和雕刻家們羣站在陳展雕塑物的花園裏；那里他們每年例有一次辯論的，辯論關於他們會中的陳列品的優劣。伯登素負是個智明的理論家，善於反駁雄辯，所以往常在這些討論裏非常地激動着的。今天，他也試想熱烈起來，但不知甚故，總是提不起興致，往常使他興趣的問題如今只像一陣嘈雜聲經越於耳，他却老是想走；他不要更聽，不要更求了解着了，如這樣的藝術的問題，其每一論點他早就稔熟了的。

可是他原嗜着這些東西的。直到現時為止，他絕對的癖嗜着牠們。但今天他對於牠們的興趣却被一種微妙親切的先佔的心理狀態所減退了，這些微妙的心理狀態，好像牠們永不該糾纏着我們，然而牠們却潛伏在我們的言辭與行動裏邊，刺激我們的思想，髣髴一個不可見的肉刺一樣。

他甚而忘掉他自己的放浪種種，只記住那侯爵對於安妮的不快的舉動。總之，這於他有什麼相干？他敢有權利顧問的嗎？爲什麼他要戒防這宗從各方面考察來最

是稱心的美滿的婚姻呢？但理性無論怎樣，總不能抗勝他爲見弗倫特爾說笑的那種有傷於他的厭惡與嫉妬之印像，髣髴牠們因着他的烟警而鏤刻在那女孩兒的臉上了。

在那晚他到了伯爵夫人的家裏，見她還和她的女孩兒在燈下結貧民的衣，他很禁不住躍躍欲試的要詆毀談論那侯爵，期擴開安妮的眼界不致受他蒙騙。

許多年來，在這些晚上訪會的時候，他允他自己縱想在夢一般的沉默着，老友似的從不拘拘以禮貌爲意。深埋在睡椅上邊，足股舉起頭向後垂着，漫意談着，止他的心和身在一種親密的平靜裏。但今天他忽然地回復到一個人清醒和懇切的心態裏，彷彿室中有着某些新戀的人在，努力運用漂亮的話句以裝飾他的思想。他的話不再說得平淡，但用他的才智，藻麗着，虎虎地使有生氣着，而每句每語都是韻味深長着。當他說得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高興地發笑了，當他感到她們受感動了，當他瞧見她們投一驚奇的眼色向他，或見她們停綴在聽他了，他經驗着一種喜悅的顫

刺，頗驚他自己不是勞而無功的了。

他如今當知道她們在無人的時候，就常到來，這種快樂之晚，大概是他以前所未有過的。

素來因熱愛而常不免雜有警懼之心的馬丹格|里洛，極力勾引和保留他。她謝絕就外邊晚餐，斷絕多少無聊的應酬，爲的要守候畫家的到來，當她三點鐘出去了，小小的藍柬上輒寫明『請等一會兒。』初時，切心地給他他所希冀的較快的兩情溫馨的時候，當一到十點鐘在敲時她遂命女兒睡去。於是有一天她見他納罕，笑着說她自今以後不該把安妮當做無知覺的孩子看待了，她乃寬容她多停留一刻鐘，於是又自半點而至一整點鐘。不過安妮去了，他也不再多留，好像這客廳裏的一半嬌媚同隨她去了似的。一到他們倆獨在的當兒，他就坐上素來歡喜近於伯爵夫人足邊的那張矮椅上，時時用着一種痛苦的動作，埋他的臉頰在她的雙膝中間。她把手在撫弄他的時候，他的性奮常是提不起來；在於努力既去了後，他且不肯多談甘止

在一種軟弱的靜默裏。

立刻她婦人的本能就告訴她安妮是和她自己一般的吸引住他了。這個發覺不致她那般悲傷，幸喜他得明白在她倆個間有些兒家族的關係，她是以禁住他對她垂涎的。但她願永遠虜住她在她倆個的中間，因為偶其母，他當相信他是這小女孩子的父親，一種親的眷戀乃是增加他在這家裏的情趣罷了。

她的賣弄常是活潑的，但當她感到各方面的情形，見年事日衰，好像不可見的隱毒一樣，就不免着了煩悶的色彩，乃思更變成俊俏的樣子。使自己變的和安妮一般纖麗而苗條。她繼續絕飲，她形體的瘦削給她回到青春時代的姿態，如此從背部她倆個也就辨別不出了。可是她面部因年華的凋謝，却顯的老是不行。不飽滿的面紋有些打皺了，臉皮轉黃，在那孩子的面上是這般容光煥發的。於是她用一女優的美容方法來整理她的花容，雖在白天她微現出些可疑的粉跡，在燈光下她的人工化裝却這般成功，美麗鮮明顯出一個不可比擬的美貌來。

這種人工法的採用也轉變了她的習慣。她盡力所能避免她們在陽光下的比較，却列在燈光下給予了她的優勢。當她感到疲乏而凋殘了，愧年事日促，她常推托不赴許多會社或節慶。但當她覺得自己最可顯弄姿色的地方，她乃勝利地如一大姊般裝成一年青母親的一切風騷樣子。她的衣飾竭力仿着她女兒的式樣，她扳成一個少婦般裝束，使自己全不見老，安妮呢，却愈長愈成一種笑的發光般美麗，少女的一切煥發，使她愈見妖艷整齊起來。她有心地仿效她母親的輕顰淺笑，本能地學得她一切的賣弄風騷，舉凡一切舉動都含有種騷媚的意味，因此她們倆更以互相模仿的結果，而更宛肖了。

因為見她們時伴在一起，而不絕地在比較她們，奧利佛，伯登幾乎時時對她們魚珠莫辨了。有時這女孩子當他望着別處的地方向他說話，他疑然地沈吟，『這是她們中的誰說的呢？』當他們三個在那間路葉十五世式的客廳的時候，他時以這種潛混她們的玩意兒為娛。他常閉緊了雙目，請她們一個繼續着一個的在回答他某個

同一的問話，於是又請她們顛倒次序重複說一遍，以期辨別得她們的聲音。她們却這般巧妙地學得這同一口吻，用同一的輕重音說着同一的語句，他老是不能猜到了的。真的，她們的口吻和形態是這般相肖了，即僕人回話時，對那女孩兒時說『咱，主母，』對那母親時說，『咱，姑娘。』的了。

這個顰笑的互效，這個姿態的互仿，她們臻於步趨舉止都互肖起來，即格里洛先生自己常見她們中一個趨過客廳的暗角處，他常混亂了她們而問：『是你嗎，安妮，或你嗎，母親？』

這個肖似，自然的與裝扮的，真的與假的，在畫家的腦裏產生了一種兩重人格的強烈的印像，新的與舊的，稔熟的與幾乎未知悉的人格；兩個肉體是一樣的血肉所做成；一個婦人的再生，既老醜而又返老到了妙齡的時代。他親呢了她們，分身與她們倆個之間，擾亂不息地，感到對這母親的熱情重燃，而包含這女孩子在種半醒的情愛裏邊了。

世界戀愛小說
名著集之一
愛
燄

莫 彭
泊 兆
桑 良
著 譯

下編

第一章

摯愛的，我母親方纔已在郎舍里逝世了。我們是當中夜永訣了的。不必來弔，因為我們並不訃告誰人。但憐我想着我吧。

你愛的愛妮。七月二十日午後十一時自巴黎

我可憐的愛卿，我將不顧一切奔來了，如我素來沒有把你一切的願意當做命令一般習慣。自昨日分別以來，我思念你即苦不自勝。我想想那段寂寞的旅途，你和

們在油燈之下，你們三個人，你哭的淚人兒似的，安妮在抽着噎。我看見你到了車站了，看見你完了這可怕的旅途了，看見你進府門時，給許多僕役等圍繞着，你衝上了扶梯，衝到她所長眠的那室那鋪，你一眼瞥見了她，就吻着她那消瘦而寂然的臉。我想想你的心，你的可憐的，可憐的心，那半顆是我的，而這心忍受着，裂碎了，使你長悲即給我同等痛苦睫的忍受。

我用了深摯的哀憐吻着你的淚珠盈睫的眼睛。

奧利佛，七月二十一日午。

你的信，摯愛的。將能慰藉我，如在這椎心泣血的悲痛裏真有什麼能般慰藉的話。我們昨天殯殮了她了，自她可憐的，無生命的遺體離開了這屋，我好像孤棄在這地球之上。一個人子的愛其母，幾乎莫知其所以，莫感其所以；因為這是出乎天性，與生俱來的；非至最後的訣別時，人蓋莫知其愛之深者。沒別的情愛得幾近此

愛；因為別的一切都由於邂逅的，而此是天賦者；因為別的一切都由於我們生命的機會結成，而此則自我們呱呱墜地來的第一日始就深賦在我們血管裏了。而且，而且，一個人子的喪其母，並非僅喪其母而已，我們一切孩童時的生活，將一半而隨之俱喪；因為我們當小女孩時的生活屬於我們，也是屬於她的。惟有她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爲。惟有她知道那些無數的事物，無意義而是寶貴的事物，爲我們心上所最甜蜜，最可玩味者。惟對她我仍可說：『母親，你記得那天……？記得那天祖母給我的盜囡囡罷？』我們兩個常嚶嚶地低語着許多甜蜜的瑣憶，那些在地球上如今惟有我得知了。所以，這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殞謝着，這較老，較美的一部分。我已喪了那可憐的心，那小女孩時的心，而我猶寂寥地殘存着。如今再沒誰辨認着她了；再沒誰能憶得穿短短的孩衣的小愛妮來了，她的陶氣和她的表情。

這一天臨來，大概不遠了罷，當輪到我謝世，把我寶愛的安妮寂寞地遺在世
上，如母親現在遺我的一樣。這一切是何等悲慘，何等痛心和殘酷啊！然而人永

不會想到的。人永不會想到死亡會時時擱去人們，而這也快要來擱去我們的。如果一個人如此見到，如此想到，而如不得所慰藉者，所娛樂者，以淡去這一切的悲思，她定不能活下罷，昊天之悲是驅我們發狂的。

我心膽俱裂，悲楚無既，什麼事都不能辦了。日夜我在想我可憐的母親閉在那棺木中，埋在那泥裏，那墳土裏。她那衰老的臉，我素來如此快活地吻着的，如今在可怕的腐爛了。啊，我摯愛的，這一切我何能當！

當我喪我父時，我適新婚，因此我所感的悲哀尙無如此深切。唔，哀憐我罷，思想着我罷，時寫信給我罷。我如今很有藉於我的了。

愛妮，七月二十四日，自郎舍里。

我可憐可愛的人兒，你的悲哀使我可怕的痛心着。我也再不見生命含着玫瑰般色芒。自別之後，我昏昏然若失，茫茫然若棄，沒依戀又沒歸宿。事事物物苦我，惱我，激動我。我腸一日而九迴地在想念你和我們的安妮。我感着當我切需親

近你們芳澤時，而你們倆已杳如天涯了。

所可詫異的，彷彿你已不知怎樣遠的睽違了我，我不知怎樣久的隔絕了你。即當我年青的時候，你縈繞我心頭，也永沒有如此其繁的擾亂我過。因為有時我且迫近那我們當在聖拉克消夏小駐的時期哩。我的感想這般的奇，我願把牠們來掬以告你。曩時，即上數月猶然，我常喜沿着街路散步的，把輕快的足蛩然地着在廣衢上，一邊任心所至的看看人物車馬，頗有傲然自樂之概。我常漫無所知的放步向前，而每步總是沉在散步的愉快裏，呼吸空氣裏，和夢想裏邊。可就如今我辦不到了。當我一走到街上，老是被一種忿意壓迫着，心中如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楚。我焦灼的彷彿一個林中的迷路者一樣，於是遂立想回家了。巴黎對我鬚鬚全是空虛的，恐怖的，和不安靜的。我問自己：『我往何處去？』答說：『無目的地，毋非散步罷了。』唔，我不能，我却不能再漫無所至的散步哩。祇要一想到散步我即充滿厭倦與困憊了。於是我只拖着垂死似的足步進俱樂部去。

你知道緣因嗎？只因你不在啊。我可必的。我知道你在巴黎時，沒有這樣討厭的散步，只因在每條路上我有邂逅你的機會。因為我散步到那兒，你也必隨着到那兒的。我有時即不見你，至少可見那暫時離開了你的安妮一面。你和她於巴黎街上滿以希望貯我，因為有和你們覲面的機會，因此也就不問你們孃孃地從遠或從近處來了。於是這巴黎市乃對我愉快起來，婦女們有肖如着你的，輒使我的心怦然跳，我陶醉我的時間在等待你，快樂我的眼睛在瞰看你。

在你灑着這般痛苦的眼淚時，我如此喋喋地，我可憐的愛，如一匹老求偶的鴿子一般，訴着我的孤寂，你難免不想我太自私罷。請恕我罷；我被你累的這樣，只須你一時不在，我就情不由主地求救了。

我吻你的足，你或許垂青於我。

奧利佛七月二十五日巴黎。

我的摯愛者，惠書感念交併。我真希望得你這樣的慰藉！我過了幾日可怕的日子。真的，我想那種悲哀殺我的了。悲哀填在我的胸臆，好像一塊重鉛般壓着；而且愈壓愈重。塞滿我，制住我。因我每日發着三五次昏厥，醫生來爲我打着馬非，這幾驅我至發狂的地步；我且每日發高度的熱，這投我入至幾近瘋癲般的激動裏。自金曜日暴風雨後，我略爲安靜一點。我得告訴你自殞殞那日後，我不再哭泣了，忽然地，從那暴風雨襲來時，好像天地有心啓發我的悲哀似的，我開始感到淚從我的眼窟裏瀆出，那慢的，稀的，而滾熱的淚。啊，牠們怎般傷我，這些初時的淚！牠們裂碎我，好像有爪似的，我的喉嚨裏抽着噎，發着攣瘻，至不能呼吸，於是這些淚泉淌得愈快了，愈多了，但也微冷了，她們迸出了我的眼窟好像地泉的一般；我號號地痛哭着，如湧的淚旋時溼透了一塊塊的手巾。自此胸中略爲鬆暢一點，悲哀的癥積由我眼裏消溶去了。

那時起我朝暮的在哭着，哭是我惟一的拯救。一個人若含悲不哭，結果非狂即

死的。然我也很寂寞哩。我的良人至郊野散步，我固執他挈了安妮同去，以期使她也能消散一點。他們或馬或車，常出郎舍里七八里之遙；每當她返家的時候，不問籠着如何般悲哀，却發光地烟耀着她那妙齡時的一切玫瑰的美，那鮮瑩的眸子也因郊外的新空氣而更活潑起來了。怎般美是人的青春啊！我們在此不過再作三兩星期的勾留，於是爲你所知道的那樁理由，到八月中泮時，無論如何，必回巴黎了。

我送給你我所有一切的心肝。

愛妮，七月卅日自郎舍里。

我再也不能忍下去了，我的愛人。你必須回來，因爲無疑我有着不幸遇到了。我開始想我必會病；我對於素來那些久耽於其樂的，或是毫無厭惡之情的東西是這般的厭惡着。第一層，巴黎是如此其熱，每晚自八時至九時我必行着土耳其式的濯浴。如焚的屋子裏，夜中常苦不寢，我起來就畫架前踱着，意圖畫了些什麼出來。

但我的腦呀，手呀，眼呀都空虛着。我不再是一畫家了！……這種徒然的爲工作的努力是惱恨的。我弄了模特兒們來，把她們姿勢弄正；但及她們姿勢，表情都弄正了，我旋即命她們穿衣回去。真的，我不能見有一點新的什麼；我苦悶着，彷彿我在喪了明的樣子。這爲的是什麼？腦或眼的疲乏，藝術之才的完盡，或眼神經的全失敗嗎？誰知道？大概我對於那隅的探索已絕路了。我見的只是些萬人之所見者。我畫的只是些劣等畫家的所畫者。我祇有了一個俗人的見地和觀察。在不久的時候之前，畫題無數，表現的方法無數，我踴躍於牠們的選擇中的。現在忽然地這些半爛營着的題目沈下去了，我的探索變爲空而徒然起來。行人們於我無干。我不能再發見他們的個性，和他們特別的個性流露了。然我却想能穀寫一張你的女兒的很美肖像。因爲她的情影混在我的心上老如你的一樣呢，是不是嗎？

嗣後我努力想對些異於尋常的模特兒的男女們去寫生，我決定走出到別些地方去飯，因爲現在我不能苦坐在自家的飯間裏了。瑪舍勃爾路好像一條困在死城裏的

林路，一點生氣都沒有。一切的房屋現出空虛的景象。沿着石道走去，澆水機吱吱地散出羽毛似的白水絲在廣路上邊，發出一陣溼柏油和洗灑馬廊的惡味來，從這長斜的路上的一端到那一端，從蒙興公園到聖奧格斯丁，路上沒有看見一個，只是六個無意義的穿黑衣的人——商人或是僕人們。一棵甘蔗的影子倒映在濁水上面，如拍拍地在拍着水；這似乎水池的樣子，但麗近這樹根的火熱的地上水已全涸了。這樹枝上葉子的死寂和牠那映在地溼青上灰色的影子，表現出這焦灼似的城市倦疲，喘喘地彷彿一個勞働者睡在一張赤陽下的櫬上一樣。唔，她滴着汗，她是我們城中一個勞働的敝疲者啊；她不絕地從那些由街道淌來的污水裏，和從酒窖與廚房地溝中，吸取了殘瀝腥臭不可近鼻。因此我想到當這些夏晨在你的菓園中，正有無數的小野花，牠們的芬芳噴噴香的散在空氣裏邊。我幾乎病的樣子。撞進了飯店去，那些半露胸膛，和額上發着光的人們正啜啜地在那兒吃得高興。一切的菜是熱騰騰的，——瓜菓放在冰的底下，柔輦的麵包，垂腐的肉，重煮過的蔬菜，發酸的

奶餅，和爛熟的水菓，都排列在這舖上的窗上。我作嘔了出來，到家小憩一會就進俱樂部去了。

那俱樂部裏，我所見的毋非仍是亞特爾孟，瑪爾登，洛克廷納，郎達等輩。他們使我憎厭彷彿和空虛的外邊一樣。每個人有他特別的口調，上十五年裏我已聽的厭了，——他們每晚都集叙在俱樂部裏玩着，——每人好像無限樂趣似的。我該劃在另一時代裏去了。我的眼睛，耳朵，和頭腦都過分地厭着這個。而他們却常洋洋自得地樂此不厭，至互相慶賀着的。

自八時至半夜間不知墮斃了若干次之後，我終於躺在自己的牀上了，纔解衣間又想明天再如此地開始着。

唔，我的愛人，我已到了那獨身生活過的不可忍的時代了，因為在太陽的下邊我見不到復有新趣的東西。一個獨身者定須年青，好奇，和饕慾。當一個人失了這些，自由乃是危險的。天嚟！在我未如此愛你之前我是怎般的放浪不拘與愛好自由

啊！可是現在不行了！因為像我這樣個獨身者，自由乃全等於空虛，這是到死滅的路，所感到的毋非是絕端的煩悶與苦惱而已；我常無聊地反覆問着：我怎麼辦好呢？誰使我見了而能消除着煩悶呢？我看望着一個一個的朋友去從這兒握手到那兒握手，想得到一些慰藉。但我所集得的食屑，還不足滿我一口……你，我的愛呀，你是我有的，然而你非是的。大概，就是由於離開你，使我干怒罷，痛苦了罷。因為希冀與你親觸，希冀與你在一起，希冀覆我們的頭以同一屋頂，圍我們的體以同一牆壁，縮我們的心以同一情味，——因為渴求融和希望，憂惱，快活，悲哀，以至那些物質的關係於一起，——就是使我痛苦的根源了。你是我的……就是說，時時我偷了一部分的你。但我却願永遠同你呼吸着這同一的空氣，同你分享着這一切的一切，鵝鵝鵝鵝，白首偕老啊。

再會。趕快回來罷。我爲你的隔離所受痛苦太多了。

奧利佛，八月四日自巴黎，

我的摯愛的，我是病着而這般的消滅着，至你不會再認識着我。我想我哭的太過度了。我必須稍事休養幾天纔能回旋，因我不願把現在的色相來見你。我的丈夫後天赴巴黎來，當將我們的消息告你。他希望邀你到什麼地方吃飯，囑我附筆請你七點鐘左右候在你的家裏。

至於我，只須病體略為痊可點，只須這消褪的容貌略覺恢復了點而不使自己見怕，我就回向你來了。我也然，僅有你和安妮在這世上，我願給各個以不衝犯着別個的利益的一切。

我獻給你我哭了如此其繁多的淚眼，使你一吻牠們罷。

安妮，八月八日，自郎舍里。

當他接了這信述她的回來，尚須延遲幾天，奧利佛·伯登被一種欲望所困着，發狂地要乘車到車站處赴郎舍里去。已而，想到格里洛先生次日要來，他退下了，

焦灼地渴望着那丈夫的到來，好像這婦人自己一樣。

他對於洛里的熱情，永沒有像這二十四點鐘的期待中過的。

當他見他進來了，他跳着向前來，伸展了兩隻手，嚷：「啊，我愛的朋友，我多快活的見你來！」

那個男子似也很高興着，他的愉快全是爲着重返巴黎，因爲上三星期的事在橋門人原是很掃興的。

這兩個人同向那畫室一隅，在一張東方名畫底下的。坑上坐下了，重熱烈地擊着遍手。

「伯爵夫人呢，」伯登問，「她怎樣了？」

「啊，便是不很好！她太悲傷過度了；到現在纔漸漸癒可。我老實說我是爲她担心的。」

「但是她爲了什麼不同來呢？」

「緣因我不知道；我勸她回這裏來沒效哩。」

「她一輩子在幹什麼？」

「老天爺！她整天在啼哭，在思念她母親哩。這原於她不很好。我便爲要轉變着她的心情，所以命她這兒來。」

「安妮呢？」

「啊，她嗎！一朵含苞初放的花。」

奧利佛愉快地笑了。他又問：

「她悲不悲傷？」

「唔，很悲的；但你知道，十八歲時的憂鬱……是無藝的。」

靜默了一會格里洛接着說：

「我們何處小酌去，愛的朋友？我須溶和一下，聽聽美的聲音，和瞧瞧熱鬧纔好。」

「今年這時季裏，恩勃舍獨咖啡飯店很時髦，我想。」

他們乃臂兒挽着臂兒的走向伊萊斯去。格里洛充滿一個久別重歸巴黎人的輕快心情，喧囂煩鬧的巴黎一變而為活潑美麗起來；他問畫家許多瑣事，關於一班人的所作所為。奧利佛，在他一切孤寂厭惡心情裏漫意置答後，復說到郎舍里來，試從此人去抓着，集着那圍他的好像我們見而散失了的某些物的芬芳氣，——一種妙微的親觸，足使我們一時為之陶醉了的。

夏晚的雲沉重地壓在巴黎和曠野的愛文義的上面，一陣風吹過，颯颯地樹葉都跳舞着。坐在恩勃舍獨咖啡店洋臺上的兩個男子能瞭然看見，那些和日光與電光並耀的，輕體曼舞的小劇臺一般遠的，已滿未滿的座位。從栗樹上掠過來的風滿浮着那些烹調的，油脂的，和滾熱的菜味，一個婦人從着一個晚裝的男子，在覓她預定的座位，靈妙地搽着那新鮮芳郁的香粉，而且又灑了許多在她的衣上，身上。

格里洛喜溢眉宇地喃喃說：

「啊！我以為這兒勝過下邊！」

「我以為，」伯登答，「還是走下一點好吧。」

「啊，這里罷！」

「我的天爺啊！今夏，我見巴黎實是厭極了。」

「可是，我的愛友，巴黎却常是這樣的巴黎。」

這位代議士似在一種完全快樂的心情中，這些希有的興奮的心緒常會使一個莊嚴的人放浪起來的。他瞧見鄰桌上兩個賣淫婦伴着三個很整齊的，瘦的青年紳士吃飯。他乃問伯登那幾個在巴黎最著名的妓女。於是又深羨似的喃喃說：

「你真幸福尚做了個獨身者。你能幹着閱歷着這些事情。」

但伯登正像一個怕受這種意念迫害而貿然地聽到了這種意念的人的樣子，急起辯護着，他使格里洛相信他悲哀和孤寂。當他述完了，當他把這宗悲哀的沉痛述完了，心上好像釋下一重擔似的，他漫意地告訴他是怎樣渴望着戀愛和渴望一個婦人

長親近着他，伯爵替同結婚是有些好處。於是，復用了議院裏的雄辯來揮發他家庭生活的樂趣，他對伯爵夫人獻了一篇贊美辭，使伯爵沉重地表示贊成，頻頻地點着首。

快活在聽到說及了她，但嫉妬格里洛所認以為他義所當然而贊美的那種家庭樂趣，畫家終於恪信似的喃喃地說：

「是的，你就幸福啊！」

代議士受着諂諛快活了。已而他說：

「我真的希望她回來。她確使我焦灼了。唔，因為你討厭着巴黎，你該赴郎舍里去攜她回來。她必聽着你的，為的你是她最大的朋友。至於一個丈夫……：你知道……：」

不期然的快活，奧利佛答說：

「我再歡喜都沒有。不過……：你得決定我逆着她意願不致觸怒她嗎？」

「不，決不至於；無論怎樣去罷，我愛的朋友。」

「那很好。我可於明天一點鐘車去。我須打一電報去罷？」

「不，我理會得的。我可讓她知道，你竟乘車到車站便了。」

他們餐畢了，乃回到鮑爾士去。但走不上半點鐘光景，那伯爵忽而想到一樁遺忘了的事情，竟和畫家中途分路而去了。

第二章

伯爵夫人跟她的女兒，服在黑的喪服裏，同坐在郎舍里的大餐室裏吃點心。壁上樸素地掛着幾張古畫兒，挾着死了的格里洛像在中間，那些老畫架上的鍍金都已淡褪了。兩個僕人屏聲絕息地侍候着這兩個靜默的婦人。幾個蒼蠅不絕地在旋轉而飛着，嚶嚶的小蟲們羣撲上那擱在檯上的明燈。

「打開窗，」伯爵夫人說；「這兒略見涼爽點。」

三個高大的窗，從地板直至天花板有如路一般闊的，闢在兩邊牆上。一縷暖氣，挾着花草的芬香氣和野外的嘈雜聲響，由這些窗牖裏忽然地透着進來，却混了在這莊屋牆壁深處的潮溼氣裏邊。

「啊！真好，」安妮深長的吸了吸說。

兩婦人的眼睛齊定向窗外的景緻。在微有些雲斑的耀着火般似的午日的蔚明天下，她們看着綠茵似的碧草上邊撮了一叢一叢的樹木，那草纏連阡連陌的伸延開去，直和浪一般黃雲似的麥隴銜接。

「我們飯後何不作一長距離散步去，」伯爵夫人說。「踱到鮑士爾河那里歇歇，總勝似在這處熬熱。」

「唔，媽媽，我們可牽了朱莉去，當更有興趣。」

「你知道你父親勿許的。」

「唔，現在爸爸却在巴黎呢！瞧朱莉蹲在那里是怪有趣的啊。你瞧，他如今在那里正和牛玩着呢。啊，親愛的！他是多麼有趣啊！」

她扯去了椅，衝着向窗，嚷：『好，朱莉，好！』

草地上邊三隻肥大的牛，沒於草的裏邊而喘喘地噓着，互相依傍臥了，牠們的肚兒爲地所迫而拋突出來。向着這邊那邊，發狂地跳了來，跳了去而吠着，好像有無限憤怒似的，一隻紅白斑的美麗的捲毛狗，他的捲了的耳朵一躍便平貼下來，在努力激起那對他茫無注意了の三大獸來。那誠然是狗的得意遊戲，他每次瞧見牛的躺下便情不自己而妻如此的。她們舉起了她們溼潤的眼睛，奇異地向着他的動作注視。

「咬上去，朱莉，咬上去罷！」

狗受了攪撥，變的愈高興了，咬的愈響亮了，當她們厖然地伏在那里時，他試要敲着她們去。她們開始受窘了，那條驅着蠅蟲的塵拂似的尾兒，愈鞭愈高愈頻

了。

驀地間，趁了勢子一衝，這狗已到得一匹牛身旁的矮樹那里，他便跳着向她去。見這一躍來前，那笨大的牛吃了一驚，她翹首慢慢地站着起來，大聲地吼着。見她站起了，那兩匹也接着站起；朱莉開始繞着她們勝利地跳舞，安妮拍手賀他。

「勇敢，朱莉，勇敢！」

「來罷，」伯爵夫人說；「來吃飯罷，我的孩子。」

但這孩子，用手遮了太陽，嚷：

「噲！電報童子。」

在那被椰樹和麥隴所掩失了的路上，一件藍衫透現在麥梢之上，那個送的人一步步的向莊裏走來了。

「啊！」伯爵夫人喃喃地說，「我希望是佳音，不是噩耗吧。」

她重受一種恐懼所襲着，那種恐懼有如我們於接到一個親人死的惡耗之後而感

到的。她如今打開這小小的藍函，禁不住手指在顫動，靈魂在昏暈了。——許想像這紙摺裏的東西會使她再悲戚淒楚了的。」

反之，安妮却充滿年青的好奇，好像某種神秘的東西預來了。她的與世初接的心，從那散播了多少喜忻悲哀於城市鄉村中的死一般可怕的黑的郵包裹，只能盼望着有好消息得來。

伯爵夫人止了食，接着那漢子急急地走了進來，帶進了一些寫着的字，一些的字，髣髴足以砍斷她頸般傷着她的字。她的焦灼使她呼吸屏止了；她試猜料什麼消息是如此其緊要的。關於什麼？關於誰的？奧利佛的思念橫上她的心上來了。難道他病了？敢道他死了嗎？

十分鐘的時間對她恍如無限般沉長。但當她打開了緘封，見是她丈夫的名字，她纔吐了口氣讀道：

「愛悉，我們的朋友伯登一點鐘班赴至郎舍里。送車至車站。」

「什麼，媽媽？」安妮說。

「奧利佛·伯登先生來拜望我們呢。」

「啊，怎樣的快活！什麼時候？」

「快呢。」

「四點鐘嗎？」

「唔。」

「啊，他是多麼趣啊！」

但是伯爵夫人臉色轉青了。在她心裏有好一時的志忑；那畫家不速的到來使她暗裏感到痛苦，好像一種預必的叱責一樣。

「你坐車去迎接他罷，」她對她的女兒說。

「你呢，媽媽，難道你不去了嗎？」

「不。我就在這裡等候你們罷。」

「什麼？他要不快活呢。」

「我略感得有些兒不適。」

「你方纔不是說要到鮑士爾河那里散步去的嗎？」

「唔，不過午餐使我吃得不快活起來了。」

「僅從這里到那里！踱着可使你安適點。」

「不，我到樓上臥室裏去。你們到時通告聲我便了。」

「唔，媽媽。」

於是，在吩咐了依時備起一乘馬車和打掃一間屋子之後，伯爵夫人回到自己房裏把門閉上了。

直到現時，她的生活一向過的幾乎是快樂的生活；牠與奧利佛私情的邂逅；牠的對他渴羨和盡力維繫之心。而且她屢成功，在那種爭鬥上她屢屬勝利了的。她的心，於如此成功與贊美之後，越發變成了一顆交際美婦人的心，對於地上一切甜蜜

東西愈誅求無厭了。於既配合了一佳偶，那偶是於心無歉的，復從這受到了戀愛以爲一種愉快生活的酬報，而且一部分因受勾引，一部爲對於平淡生活的厭倦，不禁對異愛生仰慕之意，乃發生私情關係，自此之後，她的心遂深以此爲樂，專心一志但求勿失爲滿足了。她承受這些幸福的遭際，確乎是個賢婦人知足的風度；不求新的知遇，也不望新的戀情，只以眼前爲滿足，她確乎是能安分守己的。

不過她也漸漸的感到慚愧，微微的感有一種歉意拂過她的心。在她的心上不時又有一種熱愛之情發生着。然而她是知道生活的沉淪是無可挽回的，一失足自不能再收住的，她便知險而犯險了，閉了眼睛而讓她滑過，如此使她永在快樂的夢境裏，而不感到若何種的失望。

因此她常展了笑靨對付世界，猶傲然色喜以自己不謝的丰神爲傲。當安妮把她處女的鮮艷臨近她跟前，她非但不相較失望，且以她爲更美，以她成熟的修飾之美爲更勝似那蔻荳年華的少女的嬌弱。

當她正在驕揚得志的最幸福時候，她母親的噩耗驚來了。其初幾天裏，她椎心泣血的悲痛着，深的創楚裏不容別種情感的發生的餘地。她自朝至暮成日地閉在一室中間，竭力喚起那死者的生前，——她的聲音笑貌，以及衣服舉止等情，——鬚逝者已矣，生者要向已滅的過去遺澤似的索回一些紀念品來，以爲嗣後無窮的追念孺慕之資似的。其間，她的哀毀之烈，神經整日地痛裂着，虐疾常糾纏着，眼淚從眼睛裏日夜地淌着。有一天早晨，

婢女走進來啓了門打開門幕問：「主母怎樣了？她感到哭的聲音嘶力竭了，答說：『唔，不怎麼好。我想我受的穀了。』」

那僕婦是持了茶來的，見她這般的慘白臥在牀上的白毯裏，倒吃了一嚇，她在誠摯的聲調裏吃吃地說：

「真的，主母面色不好呢。主母該自己保重呵。」

那幾句話兒好像針般的戳進在這伯爵夫人的心上了；待婢女去了，她自己向鏡

窺照。

她一照自己兀自楞的說不出話來，數天以來的悲痛，使她雙頰也消瘦了，眼窩凹進雙眼也紅腫了。她那臉兒，那個對她如此稔熟了的臉兒，曾映過如許多的鏡子的，對於一笑一顰都曾研究過，對於眼的流盼以及面紋的粉飾，笑渦的活動等等，都會注意了着的，——如此熟稔了的俊的龐兒，如今忽然屬於另一婦人去了，而現在乃是一驀生的臉，一個黃騰騰不可療治的臉。

愈窺照自己，愈感到這不意的災禍，她近的把額角抵及鏡面，她的鼻息把鏡面呼迷糊了，然猙獰蒼白的形容猶依稀可見。於是，把手巾拂淨了，復仔細觀察；惶然悚然的，注意其變。用着纖指，她熨貼臉上的皺紋，額上的波痕，櫛潤她的頭髮，來瞧了一瞧。於是張開她的口，考察她潔白如玉的貝齒，有無玷點，可是忽見她臉色和太陽穴間的憔悴黃色而驚倒了。

她這般的切心於窺鏡，房門的開並不會覺得，乃嚇的一跳，當婢女站在後邊

說：

「主母忘掉喝茶了。」

伯爵夫人忽忽地掉過頭來，驚而窘着；這僕婦打量着她心意怎樣，接着了說：

「主母哭的太甚了。沒有什麼比眼淚更足使皮膚枯槁。這血都變做水了。」

伯爵夫人悲傷地接說：

「而且還有年齡呢。」

婢女辯護說：

「唔，不，主母，那是毫無關碍的！稍休養幾天就可恢復了。不過主母須到外邊散散去不可再哭了。」

當她穿了衣裳，母死之後這算第一次進園子去，走進了那個她往日常在那里採花的菓園。於是沿河邊散步直至用飯的時候。

她坐在面對她丈夫跟她小女兒在一邊的桌子上時，既發見了他們的思想，她

問；

「我覺得今天好了點。我的臉色該好看點罷。」

伯爵答說：

「唔！可是你未大癒呢。」

她覺得她的心上一陣悲酸，禁不住要掉下眼淚來，因為她哭的已成習慣了。

這晚上，這第二天，第三天，不知是為想念她母親，或是她自己，她時時覺得咽嗚，眼淚要奪眶而出；但她極力忍住，不再使玷了她面頰。用了十二分的意志力，總算把她的思想移向旁的問題上去，而不再事旻天泣血了；她加意安慰着，不想到悲痛的事情上去，期能恢復她的健康之美。

總而言之，在她未曾恢復之前，她決不肯回到巴黎看見伯登的。自知是過於瘦削了，如她那年紀的婦人體肉應當能豐腴而輕盈的，她乃往四邊林子裏去逛，雖回來時十分疲倦而未覺得飢，她却努力吃着。

伯爵焦灼要回城去，却不解她留居的用意。終於，因她不能過強，他獨自回城去了，讓伯爵夫人哀止時再返城來。

第二天她接到奧利佛來訪的電報了。

她恨不得逃了出外，如此其甚的懼怕見面。她願意再久等一二個星期。以一星期的休養，用了小心，庶能改變得個人的臉孔，若一二次縱然是青年康健的婦人，也難於奏效的。這意念，在露天中，在八月晴秋的陽光裏，於安妮般鮮艷的紅顏之側，去與奧利佛見面，真教她怕得什麼似的，她乃決意不往車站處去迎，而在半明不滅的客廳裏鵲候了。

她走上樓去凝想。偶然地熱風吹動了簾幕。清脆的蟬聲滿露空間。她永沒感如此失望過。她忍受並非那種對她愛母屍前的死別吞聲的大憂。那種她會想是不可治療的憂如今於數天裏，居然死去而徒成種悲痛的回憶了。但現在她感得一種禁不住的悲哀，乃是她素昔所感受而永不能逃脫的深悲之流。

她有種不可歇止的欲望，老是欲哭，——可是並不會哭。每時她覺得眼睛溼潤，可是立即拭乾了，站起來踱着，注視園裏，見晴空裏一羣黑鴉正飛過高的樹林子上面。

於是當穿過衣鏡之前，給她自己滿滿一瞥，便速取撲粉擦去眼角下的淚痕。她又注意了一回，看怎樣足使她化裝得俊了點。

有如一切婦人們的擔憂似的，她對他發狂地熱愛着。她盡心地愛着他，勝過生命似的愛着他，好像我們全心地互愛着，可是我們已覺得老已襲來！

忽然間她聽得遠處有馬鞭聲，衝向窗口去望，見一乘兩匹馬的車已驅在夾道上，豪豪地行來了。同安妮並肩坐在車房裏，伯登瞧見了伯爵夫人揮着他的手巾，她用雙手揮動以回答他的符記。於是她心震動地走下樓來了，不過此時却快活，快活的顫抖起來，覺得他已如此其近，能穀看到他併和他說話了。

他們在大廳之前遇見了。

他向她有種不可止禦的衝動似的展開了臂，在真情顫抖的聲調裏嘆：

『啊！我可憐的伯爵夫人，讓我擁抱了你罷。』

她閉上了眼睛，伏上了他去，給他獻了她的面頰。他在貼着用嘴唇吻牠們時，

她輕聲地向他耳裏說：『我愛你！』

那時伯爵復握緊了她的手，向她注視着說：

『讓我瞧瞧這可憐悲哀的臉罷。』

她不期然的感到兩膝屈下去了。他乃說：

『唔，稍憔悴些兒，但那是不礙事的。』

感謝了他，她囁囁地只能說出這麼句話：

『唔，我愛的，愛的朋友！』

但他掉首四顧，意在瞧着安妮在不在的，見她已去了。乃突然說：

『啊，見你的女兒服了喪服來，不是樁奇事麼？』

「爲什麼？」伯爵夫人問。

他十分生動地嚷說：

「你問爲什麼嗎？唔，却告訴不得你。我畫了你的肖像！自從公爵夫人處邂逅了你，傾蓋如舊！須知你的不幸事件勝似我自己的。蒼天啊！當在車站處，當瞧見這孩子倩倩地站立在月臺上邊，渾身穿着黑衣頭髮拂拂地在臉額上飄動着，我的氣息都屏了。我恨不得哭叫出來。我告訴你，這足使一個人發狂，一個有如我和你那般知交的人，一個相知相愛而寫了你的生像的人。唔，我真想你送她到那車站只爲給我這驚唬來的呀。上帝啊，我是怎般的悲痛喲！這般使一個人發狂，我說。

他大聲叫着：

「安妮，請來。」

那女孩子的聲音從外邊答着，因爲她喂糠給馬去的。

「唔！唔！」

『來這里罷。』

她奔來了。

『唔，站在你母親一傍。』

她站了在那里，他比了一比她倆個兒。但機械地漫意地說：『唔，這是有趣，有趣，』因為她們比在巴黎時已不見那樣地肖似了。這女兒服在一種黑服裏，愈見其脫脫俊麗，而這母親初遇時使那畫家爲之顛倒沉迷的那種髮與色之美艷，已經是失掉了。

於是伯爵夫人和他同走進客廳裏來。他似乎快活的無可不可：

『唔，我的多好主意到這里來！』他說了，復道：『不，這是你丈夫爲我想定的主意。他委託我來請你回去的。你猜到我的提議嗎？——沒有嗎？唔，我提議還是住在這里好多。在炎熱的巴黎到處是討氣，在鄉村中多快活啊。上天！這是多好的去處嚟！』

夕陽浴在園裏如籠上一重新光彩，樹木顫抖着，地上嘯出一陣霧氛，紗殼似的披罩在天上。三匹牛，垂了頭，貪饕似的在吃草；四匹孔雀兒拖着美麗的長尾巴駐在一塊石上刷毛。狗們向遠處狂吠，在寂靜的野間，一處一處的農人都荷鋤回家了，紛拏地擾攘着。

畫家禿着頂，兩眼炯然，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見伯爵夫人注視着他，他說：

「這是真樂啊。」

她走近了他：

「這是永不能完盡的。」

「當這來了時，讓我們抓住了牠罷。」

她笑了。

「你素來不是不喜歡村子的嗎？」

「如今我喜歡着，只爲你在。你所不在的地方我是不能居的。在我們壯年時，

我們兩地相愛，得憑着書信呀，相思呀，精神的鼓勵呀而能的——大概因為我們會感到相會有時，而有力可努，也因為我們的情慾稍泛的緣故；到了我般的年齡，愛已成做不可折變的習慣了，牠是所以慰藉靈魂，這靈魂縱有翼無用，是再也不能飛向理想界去了。心上除掉這自私的要求，再沒有更多的陶醉可尋。因此，在我暮境裏這惟一的享樂我千萬不敢鬆放呢。」

『啊，可憐的老人！』她捏住他的手在說。

他又說：

『是的，是的。我是老了。每樣都足顯出了，——我的霜頂，我的改變的性情，那種襲我來的憂鬱；這憂鬱我以前是永未曾有過的。當我三十歲的當兒，如有人告訴我，我終有一天會受到不可思議的悲哀，不安於每事每物，而心轉焦灼了的，我將不肯信他。那也足證明我的心變老了。』

她在種深信不疑的音調裏答說：

『但我，我的心是很壯的。這是不可變改的。唔，這大概是愈年青了。是二十；或者是二八罷。』

他們這樣地駐立在窗口處喋喋而談，與黃昏的靈魂告和諧了，在那愛的時候，情彩濃的如昏夜的時候，他倆挨靠得極近，那樣近是素來所未有過的。

一僕人進來佈說：

『馬丹伯爵夫人飯備好了。』

她問：

『告訴了我的女兒沒有？』

『小姐是在客廳裏哩。』

這三個圍着桌子坐下。門都關上了，兩盞燈臺上點了六枝火焰直及安妮的頭部，把她的頭映的成金一般的發紅起來。伯登含着笑，目不移睛地觀着她。

『天啊！她服在黑服裏多美喲！』

當他在贊美的時候，他却向伯爵夫人掉過首來，鬚髯感謝他給他這樣的愉快的。

他們重回到客廳的時候，月亮已掛在樹梢上了。那些蔭翳的地方黑黝黝的恍像一個海島，四週則白浩浩地如籠在薄霧裏邊拋出地面來的一個大海一樣。

「啊，媽媽，我們何不散散步去，」安妮說。

伯爵夫人贊成着。

「我帶了朱莉同去。」

「好，你果歡喜也罷。」

他們走了出去。這女孩子同狗玩着，向前邊走去了。他們沿着草地漫步，得聽得方纔睡醒了的牛，見她們讙人臨前，昂頭四矚的噓氣聲。再前，在樹下，月光碎碎地從樹葉間灑下陣皎艷的月光雨來；那月光浴着了樹葉，披散在石子逕上烟烟的如一條金線一樣。安妮和朱莉周圍奔着，見這靜夜裏的美景，他們素樸的心上樂極而至狂舞起來。

在淨地上，月光潮水似的潑着下來，那女孩如一個夢遊者般遨遊着，畫家驚見她緋衣霞般華艷的臉，忍不住喚了她近來。於是，當她復去了，乃捏緊伯爵夫人的手撫摩，轉入蔭深的地方，頻頻地吻着伯爵夫人的嘴唇，好像每次瞧見了安妮，便情不由衷地燃起了這新的愛焰來的。

他們躑躅到園子邊，遠處望見田疇裏一簇一簇的樹木了。經過月光的映照，碧落一望無際，熱的，柔和的光彩溶澤在大地之上，造成夏夜的無限般的美景。天上幾條白雲好像銀製的一般。他們靜立了一時，纔聽見四邊百蟲鳴叫的聲音。

在一鄰近的田裏，一匹鶴鶉大聲地吱叫着。朱莉豎直了耳朵，輕輕地向那鳥在處走去。安妮也跟着去了，輕緩的和他一樣，在那里環首潛聽了。

「唉，」那獨和畫家在一起的伯爵夫人說，「爲什麼像這般快意的光陰逝的如此其快呢！看來一個人是抓不住什麼，也守不住什麼的。我們甚而再沒有閒心鑑賞這些美趣的東西了。牠們都已過時了。」

奧利佛吻着她的手，笑着說：

『今晚我是不能哲學化了。我全是。活在現在裏的。』

她低聲說：

『你愛我不比我愛你般深切啊。』

「啊！是一般深切！」

她截着他說：

『不；你就我愛着，如你午前那般期望之般的，一女子滿足了你的心欲，一女子不使你苦惱，而給你生命的一點怡快。我省得，我講得的。唔。我果覺得，給你消遣發狂般的快活，於你是有用有助。你戀而猶有餘情，一切於我所得發見的快感——我對你的關切，對你的虔愛，對你悅望的殷慕，我的愛，我整個靈魂的對你降服。可是這被愛的，却不是我，你懂得嗎？我說這句，真不禁灰冷。你就我處戀慕者千百物，我的色凋殘了，我的虔仰，我的美譽，我對你心上的佔有。可是這不

是我，我：僅是我一個！你懂得嗎？」

他表現着一種朋友般的微哂：

「不，我不很懂得。你這遺責是太突如其來了。」

她叫說：

「啊，我的上帝！我但願怎樣能使你知道我愛你啊。我要說出，你見，我且不能呢。當我思念你時——我是常常思念着你的——我感到我的軀殼與靈魂之深處一種不可言說的歡娛向你奔騰，一種不可止禦的欲望但求能多給你受用。我願意全犧牲了我自己；因為戀愛的偉大實無過於犧牲，——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軀殼，以及一切非非的想念，以專誠一志於所愛。我如此愛你，然而也免不掉失望，痛苦，嫉妬等情，當見你對我的愛遷移了。我虔誠地愛着你，不知你老的，你永是我的。可是我不被愛着了，我至瞧清得這點都沒有。」

他溫柔地反復着說：

『愛的，愛的，愛的愛妮。』

朱莉從草叢裏跳出了；他沒有尋到那鵝鶉，當他近時牠早啼歇了；安妮也跟着他，橐橐地奔來。

『唔，我不多說了。總之，我渴戀你，藝術家先生。』

她倚在奧利佛自由的臂上，他們從黑蔭樹下走回家來，他走在兩女子中間。他們都沒有說話。他被她們擁着，包圍在一種侵體的女子的芬香溫膩之間。他不想瞧看她們，因為他適在她們背面。他甚而閉上眼睛，使更親切的感受着呢。她們引導着他前行，他介在左邊一個婦人，右邊一個婦人之間，老是不辨誰是在左邊，誰是在右邊，誰是母親，誰是女兒。然而在他心裏並不想辨清她們，他懷縱他的慾望在這雙美的誘惑裏。她們母女這般的酷肖，豈非是一是二呢？而且這女兒的生豈非髣髴天造地設以鼓勵對這母親的舊愛嗎？

當他們到了家門，他睜開了眼睛，他感得過了一生最快樂的時間了，有一個男

子所說不盡，分析不出的美感，陶醉在兩個女子迷人的慾望裏。

『啊，多麼快意的晚上！』當他坐在燈火下，慨然地說。

安妮叫着說：

『我全不想睡。這樣迢迢的良夜裏我願意一整晚都在散着步。』

伯爵夫人瞧了瞧時鐘：

『啊！十一點半呢。我們必須睡了，我的孩子。』

他們互相告了別，入到他的寢室裏。祇有那女孩子不很願意睡的，快呼呼入睡了。

次朝於定時裏，僕婦打起簾幕，開了門窗，端着茶進來，見她那猶是星眼微開的主婦，說：

『馬丹今天就好多了。』

『你想嗎？』

『唔，正是。馬丹的臉和平了。』

伯爵夫人沒照菱花之前，就知道這話真實。她的心輕鬆鬆地，她不覺得忤跳，而且她自己也活潑起來。血不再在她的脈管裏衝躍着，又熱又燥的，使滿身起焦灼不寧之感。現在她只感一種溫柔的幸福和幸福的確信了。

僕婦去後，她向鏡去映照。她不感詫異，因為她原希望一夜能恢復過數年青春的。而且她既實現了這樣的一種妄想，於複照後，至不滿足於她的容光略見煥發一點，她的眼兒略見嬌美一點，嘴唇略見紅潤一點。在她的心裏滿足着，可是也不禁有些兒悲；她暗自笑着：『是的，幾天裏我可大愈了。我曾是太過匆忙的一朝想把牠弄痊愈了。』

在房中梳洗打扮了好一會，她匆忙地走下樓來，心裏想，他給她初時這一瞥一定是很使她醉心的。

『伯登先生呢？』她到了客廳裏問着僕役。

僕人答說：

『伯登先生在菓園裏和小姐打網球哩。』

她遠遠地聽見他們叫喊的聲音。

一個跟一個的，這畫家深沉的聲音，和這孩子銳利的聲音，高聲數着：十五，三十，五十……。

那裏邊圈出了一塊平地作爲網球場的菓園，原是前抱菜園，後擁莊田的，滿植着蘋菓樹的，見方鋪草的園地，那菜園子便貼緊在屋的後邊。這園的三面界線上都植滿花草，環拱的好像一個魔窟一樣。玫瑰呀，菊花呀，芙蓉呀，以及各色各種的野香花，燦爛爭艷，把牠們撲鼻似的芬芳散滿在空氣裏邊，正如伯登說的，氤氳醉人。從菜園裏飛渡過來的那些蜜蜂兒，爭集在這些花葩上，嗡嗡地鳴着。

就這菓園的右邊正中，幾枝蘋菓樹枝都砍掉了，爲的要給出足殼的網球場地來，中間下着一個網絡分開兩邊的界地。

在一端，安妮穿了縐衣，挺直了膝蓋骨，半向前傾着，纔跳着向前接定拍去了，便又用着發光似的眼睛，喘紅了的臉兒，招顧那正從對方拋來的穩定無疵的第二拍，她似乎累得香汗淋漓，嬌體喘喘着。

他穿在白襯衫裏，把腰縛緊了，戴着白尖帽兒，他的肚皮略向前拋着，冷靜地等着球，看準了牠落下，而從容不迫地向前接着，態度是非常閑暇的。

安妮首先瞧見了她母親，她嚷：

『早上好，媽媽。略歇一會，等我們拍好這球。』

這一時的分心使她失敗了。那皮球兒霍地躍向她來，迅快地低低地，幾乎滾着似的，從地上躍出界線去了。

伯登嚷『Game』的時候，這女孩兒詫異地責備他襲人之不備，那訓練着慣於拾遺球的朱莉，一浪烟似的向這前躍的球奔去，就草地上。輕輕地把牠擒在嘴裏，揮着他的尾巴，把牠取來了。

畫家現在纔向伯爵夫人致禮，但切心地請再玩，興奮在這遊戲裏邊，而自喜有一佳的姿勢，不過在他臉上仍裝着很嚴厲的神情，並不把心底的隱悅透露出來。他乃說：

「你恕我嗎，愛的伯爵夫人？我惟怕受寒了成傷風呢。」

「唔、定然，」她答。

她坐在那朝上方纔砍好的一束柴捆上邊，給出空地與這些玩者，守視着他們，驟然心底裏小小傷感起來。

她的女兒常苦於「洛斯」(Loss)，却是更活潑了，往來奔忙招接着，一失或是一得，輒失聲呼叫出來。當她跳的時候，髮結都鬆了，牠們蓬蓬地披滿了一肩。伯爵夫人握住牠們，扯她坐在膝上，二手兩腳簪上了簪，忙忽忽地把牠們收拾好了。

伯登在對面的界地中向伯爵夫人囔：

『那樣地她豈不是又嬌艷又美趣嗎？』

是的，她正當妙齡。她能殼奔跑，逛熟了，逛的面紅了，讓她的頭髮披散下來，敢於一切，冒險一切，而每種都得增加她的美麗。

於是，他們重又切心地開始玩了，伯爵夫人愈變不安起來，却想伯登嗜這樣的球戰，嗜這樣孩氣的玩意兒，這種如小貓般跳竄着的快樂，而勝似在這酷暑的朝上，坐在她身傍，在屋子裏享受點甜蜜的，清閑樂趣。

遠處的鐘聲噹噹地報告中飯時候了，在鳴第一下時，她的心上恍然地如輕鬆得多，不禁暗暗的吐了口氣。但回去的時候，依在他的臂上，他向她說：

『我方纔像個小頑童般很自受用一會。這是可怕的好，令人想是轉了青春般的。是啊，是啊，真正是有一切的樂趣啊！你不喜歡奔跑，這就完了。』

他們食畢的時候，伯爵夫人昨日纔初次失去拜謁新墓的，提議今天三個同去；他們就向那村子裏出發了。

他們經過了一座林子，那里流着一條澗一般人稱做「呱呱窪」的，無疑是緣多蛙而得名的。纔到曠野，就見一所教堂巍然聳峙，寺下開設着許多麵飽店呀，柴灰店呀，酒肆呀，茶肆呀，以外又有幾爿時髦的舖子，供給一班鄉人配貨之用。

那路上一路都是靜思思地，關於逝者的默想沉重地壓迫着他們，兩女子墓前跪禱了好久。伯爵夫人寂然不動地，俯垂了頭，把手巾拭着眼，爲的怕眼淚淌下面頰來。她祈禱不像往日那樣，鬚髭催醒她母親長眠似的，在石墓前喃喃祝告，直至在她悲哀的昏暈裏，似乎覺得母親對她點首示意纔可。今天她却僅熱心地誦着聖母章而已。她並沒有那種毅力，足以忍受和那墓中人作忍心無答的談話。別種迫念曾盜去了她的婦心，激動着牠，擾着牠而分弛着牠；她的達至天庭的一篇祈禱辭僅是空白罷了。她虔求上帝，那生化萬彙的上帝，賜恩於她甚而如她所祈禱的那樣賜恩於她。

她不能清晰地默禱着怎樣祈禱的話，她的方寸已擾的很亂了；不過她還感到得

神靈的保佑之必要，得神的將護以免避一切不期的危險。

安妮，也閉了她的眼睛，沉入那種白日之夢裏，照例說了幾句祝告詞，她不願趁着她母親前站立起來。

伯登守視了她們，想在他面前這般的一幅美景，他該不該寫了張速寫的。

他們回家時，談到人的生死問題來，自然免不掉的是一些悲感，好像男女們遇到失意的事情，自然而然會發生的那種悲涼之感。

安妮，她的年齡不至於發生這樣感想，對於這些話索然無味，却跳着在路邊採集野花。

但伯登受一種欲望窘着，非把她籠近身來不可，他的靈魂兒隨她跳了出去，他只停睇着她。惱她好閑花閑草，却不喜聽他所說的話兒。他感到無限的煩惱。見駕御她不如駕御她母親那般易容。他要伸出了手，扯住她，不許她走開。他覺得她太活潑，太年青，太無情而太嬌縱了。他覺得她潑刺刺地好像一匹鳥兒，怕人似的總

不肯立定在跟前。非語言所可動，非教訓所可馴的。

爲勾引她，他故意說了些饒有丰味的話言，有時他又問她一個問題，試引起她的好奇心來聆聽。但這和那天的風吹過安妮的耳邊一樣，蕩浩浩的一同去掠過田禾，而散的無影無踪去了。因爲她並不置答的，略一停等一會，一笑便又採花了。終於，屢受着這種天真的疏慢，他再也忍耐不住，當她來獻第一束花球給她母親，以便再去擷採時，他把握住她的腕，挾在自己的臂彎裏，再不得讓她脫了開去。她掙扎，笑着，終用全力摔去了。因此，受男性本能的鼓舞，他利用弱者的武器了；因爲什麼都引不起她的興趣，他乃投上她的嗜好。

『告訴我，』他說，『你真心愛的什麼花兒？我將把牠定製一花模來。』
她茫然地遲疑着；

『一花模？』

『用同色彩的寶石製成的；倘鶯粟，是紅玉，殼花是藍玉，更用黃石做成點扶

疏的葉兒。』

安妮的臉上露出快活的面色來，顯然是那種預許的禮物觸動了她的心了。

『就殼花罷，』她說，『這是很嬌艷的。』

『那末就是殼花了。我們回到巴黎就去定。』

她不再跑開了，受他的這種珍玉的感想所迷住了，她已想這樣一朵光耀耀的美花簪在胸前。她問：

『像這樣一種東西，定的時候要多久』

他笑了，知道他掠住她了。

『不能確實知道。看製的精細怎樣。我們可催着玉工趕快。』

忽然間一種失望的感想拂過她心上。

『但我並不要簪着這花，因為我在穿着孝呢。』

他伸着臂去扯來，撫摩着這少女。

「唔，那末你準可待孝期完了再簪罷。但玩賞是並不關的。」

正如昨晚一樣，他夾在她們之間，貼近她們的香肩，能發回眸看着這些藍睛，這些墨黑般的眸子，而兩個這般相似着，使他左盼右顧，莫能決出是誰。但現在日光炯照了她們，他不使伯爵夫人和安妮淆混了；不過這女孩的肖像乃更喚起這母親的青春的回憶，而愈使兩相淆混罷了。他熱烈地感到要把她倆個都抱來狂嗅了一面；其一，爲的要在她頰上，頸上，重領略到他久經領略着的那種芬芳，嬌艷，而在今天的飢渴裏大餐一下；另一的，則因爲他愛的久了，却禁受不住她的魔力。他到此刻，纔知道對她的愛慾有些兒倦了，他對她所持的愛焰，毋非爲見她再生的青年而鼓舞起來的。

安妮重去插花。奧利佛不再喚她回來，鬚髯曾經挾了她的臂膀，那玉臂上的香澤遺下，就足慰藉着他似的。不過他老是瞅着她動作，好像我們心不自地看着某些悅目的物兒人兒那樣。當她攜了一束花，跳着回來時，他深深地吸了一吸，無意

識地想吸得她的什麼來，她的香息，她肉體上的暖味，那散佈在空氣裏的溫暖味。他發狂地瞅着她，好像一個人痴痴的瞧着朝景，或是聽了音樂的那樣，有種鑽刺似的狂喜，當她歇步的時候，便又不自禁地重扯了她，把雙手玩弄她的頭髮了。時時，更銳利地她發動他過去的憶想！她的微笑，她的美的表情與姿態，喚起他多年前前向牠接吻的那種回憶。過去是渺乎遠去了；但遲留在他的心上，却像眼前的一種夢景一般。他打破了時間併日期，改變了情緒；燃起了已死的餘燼；混亂了昨日與今日，滲和回憶和希望，總之，一種心狀是使他自已莫名其妙的。

他就他的記憶所及以估量，驚疑那伯爵夫人，在她最盛開的時期，有沒有這羊脂般美艷，這個嬌憨，這個活潑，這個野獸般似狂奔亂竄的？不。她是更開得盛點而少野狂點。因為從女孩以至為主婦都在城市中過活，並不會吸得田野的空氣，和居住在草木間，她所以長成的美只是室中的美，而不是日光下的美呀。

他們回到家的時候，伯爵夫人就她那窗口下一張小矮書桌上寫信。安妮進自己

的臥房裏去了，畫家復走出慢步，口裏銜了枝捲煙，手反搭在背後，沿着園裏草徑走去。但他並不走出那莊子裏的白屋頂的矚望之外。當一遇有青蒼的樹木阻住了，他感到一重蔭影在他心上，好像雲障掩過了太陽一樣；當這復從綠叢間再現了，他歇下腳來對那兩絲高窗凝視一會。於是重展開脚步。

他覺得焦躁，然而不是滿足的。滿足於什麼呢？什麼事物。

這天氣也晴媚，這生活也適意。他且又覺得自己膚革裏一種孩氣的發動，心想要飛奔過去，奔去撲下那隻沿着前面電線翩翩飛舞的黃蝴蝶來。他哼着歌樂，更是反複不輟的吟着戈納特著名的詩句，『讓我瞧着你臉兒罷，』覺得這裏邊有無限般旖旎溫柔的表現，爲他以前所永未體味出來的。

忽然間，他驚奇不知怎樣他改變得這般快的。昨兒在巴黎，不滿足於事事物物，厭惡着，激怒着的；今天完全地和平滿足了。髣髴有一慈悲的神改變過他靈魂似的。『這善良的神，』他想，『何不同時也變一下我的皮囊，而使我更年青點』

呢。」驟然間，他看見朱莉從綠叢間探搜而來。他呼了牠；當這狗走來，美的頭捲毛茸茸似的耳朵蓋在他掌下，他藉地坐了細細地加以撫摩，對他說着溫柔的話兒，抱他置膝上；而且在他撫弄的當兒，不自主地忽然地生出一種喜嗜之念，他吻牠了，好像一個觸物生情女子的心一樣了。

飯後，並不如昨日般走出散步，他們只坐在客廳裏敘話。

伯爵夫人忽然說：

『可是，我們快就要走了。』

奧利佛趕快校正說：

『唔，但不要說到那上面去罷。我不來，你不願離開郎舍里。我一來，你不想別樣單想走了。』

『不過，我的愛友，我們却不能永駐在這裡呢，我們這三個。』

『這並非是永久的問題呀，不過數天罷了。我和你整星期的在一起玩，不是常

常的事麼？」

『是的，不過情形略為不同——那邊的家是招待一切的來賓的。』

於是安妮在種親切的聲調裏說：

『啊，媽媽，只須多住幾天，二天或三天。他教的我網球這般出衆呢。我每爲「洛斯」發怒，以後得進步點就快活了。』

正是那天朝上，伯爵夫人想挽留她朋友神秘的叙會直至星期日爲止；如今不知怎樣，她却想走了。這一天她預期是這般享樂了的，曾給她心底裏遺下一種深的，不可說的悲哀，一種無故的惱怒，和恐怖，恍象有重大的不幸預臨似的。

當她孤獨地在自己的室裏時，她試尋這種悲哀的新觸惹究竟是從何處得來的。

難道她沾惹了洞澈肺腑的，心所莫知而更使方寸中搖搖顛抖起來的，一種微妙的情緒了嗎？或是罷。那末究竟是怎樣的情緒呢？她回瞻過去，心上有千百種不怡之感！然而一一想去都不能發生這樣的悒鬱。『我入魔了，』她想，『我何故自苦若

是呢。」

她打開了窗，一縷夜氣進來，支了臂彎，呆呆地望着窗外月亮。

一種細微的聲響把她怔住了。奧利佛是在院子裏散着步。——『爲什麼他告訴我到臥室去的呢？』她太息着想。『爲什麼他不告訴我要在庭前散步的呢？爲什麼他不邀我同步月呢？他知道那是使我很快樂啊。他究竟是怎樣的想着？』

這意念，在這迢迢良夜他不挈她一同步月，寧願孤自獨在空庭躑躅着；一個兒，口裏銜了捲煙；一個兒，正該挈她同步而使她得快樂的；這意念顯見他不常常的需要着她，不常常的渴念着她，送一新的淒苦味在她的靈魂裏了。

她想閉上了窗扉，賭氣不再看他，他偶然地抬頭却瞧見她了。

『噲，』他嚷：『凝望星星嗎，伯爵夫人？』

她答說：

『唔，你也是罷，顯然的。』

「我嗎！啊！我在吸煙。」

她禁不住問他：

「爲什麼你不告訴我一聲出來散步的呢？」

「我不過爲抽盡一枝煙。我就要去睡的。」

「那末，晚安，我的愛。」

「晚安，伯爵夫人。」

她蹣跚地退到她的矮椅上，坐下哭泣了。僕婦催她去睡，見她兩目紅潤，憐惜地說：

「咦！馬丹明天又要弄壞呢。」

伯爵夫人一夜沒有好睡。終夜爲惡夢纏擾不休。當她醒時，在未按鈴之前，她先掣開帳子去映着鏡子。她的形貌頓減，眼陷落，而皮膚轉黃了。她先是怔了一怔，很想託病在牀，睡到晚上再起來。

於是，驟然地一種歸去的欲望決定在她的心上，一種不可止禦的力量，立刻就發出發趕着頭班車回去了，要馬上離開這明媚的村子，那里到處日光是炯然的。在巴黎，一室裏都是黯烏烏的，即在中畫也像張着幔子那般的半明不滅。那里她足以顯出她的容華了。當安妮在拍網球的時候，她的紅紅的臉，真是這般鮮明，艷俊的怕人。她比之只有退避三舍，無論如何及不得的。她並非是嫉妬她的女兒的美色。不；但她這是初次纔省悟到，她一定不能再顯現在日光裏了。

她接着鈴，在喝茶的前面，就發出他們要動身的命令，寫了幾行電報，——甚而命將她的午餐先備好，又趕忙收拾了一回，在一點鐘裏都籌備整齊，顯出她極是煩耐焦灼的樣子。

她下來的時候，安妮和伯登聞了這宗消息，驚訝地趕來問她。於是，見她沒有這般倉促回家的強有力的理由，他們略感不快都快快地赴至車站去。

伯爵夫人和畫家告別的時候，問：

『明天到舍下午餐來不來？』

他寧快地答說：

『唔，一定來的啊。我並不介意的。不過你這樣作爲確欠客氣了。我們三個在那邊是這般快樂的。』

第三章

伯爵夫人一常和她的女兒獨自坐在回家的馬車裏，她驀地覺得安靜而寬慰起來，好像冒過了什麼可怕的危險似的。她鬆暢地吐了幾口氣，一路見着巴黎的房屋，城市，而點頭展笑着，熟識的，真實的巴黎景象似乎現在她的眼底心內無窮般欣悅。沿着鮑爾士街每一衣着店，使她憶起那些諳識的人物；她猶能依稀想起那些舖子裏店夥們的面貌，他們尋常是不很走出的。她覺得救了！她覺得有把握了！她

覺得確信了！

當車子停了在大門處，她一躍下車，好像被追逐般的奔至樓梯的蔭處，於是又奔至她的客房的蔭處，於是又奔至她的臥房的蔭處。那些地方，她停了一會兒，滿懷地快活着，喜巴黎迷糊似的光線，能顯出一個人的妍，而掩去其媿。若光明滿照的鄉村的陽光，她現在回想起來，她的心上獨有餘悸的。

她在午飯時，她的丈夫恰從外邊歸來，熱烈地吻了她，笑着說：

『啊，我知道朋友伯登得攜你回來的，我請他真是我極端的聰明啊。』

安妮莊嚴地答說，在那種特別的聲調裏，似說玩但沒含着笑。

『啊！他很不快活着呢。媽媽打算得太突如其來了。』

伯爵夫人沒有說什麼。她略感有不安。

那一晚他們沒有接待什麼賓客，也沒有誰到來。翌日馬丹格里洛費却許多光陰在各舖子裏購買需要物品。自她少時，幾乎爲孩子的時候起，她就愛在那些時髦的

衣着店的大鏡前選裝束的。當她一入這些店舖的時候，見雲裳時髦所在一切形形色色的雲裳仙服，都紛紛藉藉的堆在那里，就不禁喜悅起來。她尤喜那些年青女招待們的熱烈的招呼，當她一進來時，她們就站起來承迎，她們的笑靨，她們的供奉，她們的訊問。於是，后妃穿的，富家女穿的，又鮮艷，又上等的衣服，一時都給她挑選，因為店舖裏都當她是個有身分的人看待着的。那些年青女子敏利的手指，為她解衣穿衣，把她打扳得天仙化人似的從鏡子裏映照出來，尤其是使她感得滿足的。她們嬌指輕輕的撫觸在她身上，頸上，或髮上的那種快感，乃是她時髦女子生活中最最快的一種小感覺。

不過，那天她站在這些鏡前，解衣呀，配合試衣呀，很有些兒焦灼起來。她先自試穿一穿衣裳。那裏有三頂女帽，她頗覺得可愛，但心裏委決不下，那店婦確信地對她說：『啊，馬丹伯爵夫人，漂亮女子居喪期內永不廢却戴帽的呀，』她快樂地走出，又到別處去挑選。

她回到家的時候，見公爵夫人的字條在那里，她曾來訪問過她了，稱於晚上再來。她乃寫着信。其時她夢着，驚愕這環境僅一的改遷就將那種她所轉輾懷懼的憂恐，化做烏有。她自己不信昨日會從郎舍里回來的，回到巴黎來，她那心情却大大的變改了；鬚髯這小遷曾治愈了她的創傷似的。

伯登來赴宴的時候，他見了她囁着：

「你今晚真是迷人啊。」

這囁話給她體腔內一種快活的熱潮。

他們餐畢了，喜玩彈子的伯爵，對伯登提議他們玩一下彈子去，這兩個女子當伴了她們進彈子間，那里咖啡預備着。

他們玩的不多時，見報公爵夫人到，即回到客廳來。同時見馬丹可白夫婦也來了，他們都是情辭淒惻的。一時間，談話的音調悲咽淒惻，每個人幾乎要哭的樣子。但漸漸地，當弔訛畢了，另一種的意念到來，聲音忽然變的清明起來；他們開

始自然地談着，鬍鬚悲哀的雲曾障下了蔭翳的影子在他們心上，乃忽地明朗了。

伯登站了起來，攜安妮的手，使她在這明晃晃燈光裏站在她母親的畫像下邊，

問：

「這有趣嗎？」

公爵夫人這般的驚愕着，看她酷肖如站在她自己的像傍邊，喋喋地囁：

「唔，我永不會！這能穀嗎？唔，我永不會！這能穀嗎？——鬍鬚再生的呢。

想我走進來永不會注意及啊！啊，我愛的愛妮，怎樣地我又見到你了，這般和你稔熟的我，見到你第一回的喪服，不，第二回，因你的父親早就過亡了。啊！安妮穿了黑服像那個呢！這是她母親返老還童了——怎樣的奇跡！——是那畫像是沒有人注意着的！——你的女兒神情體貌尤其肖似你，比那畫布上更似的很。」

梅賽明也走了進來，聞及馬丹格里洛回巴黎來，切心地要列在最關切的人裏邊來獻他十二分誠摯的弔唁。

他切斷了他的慰辭，見那女孩子站在畫像邊，在光明滿燭的燈光裏，和那畫的人像活的姊妹一般。

他嘆：

『啊！那是我瞧見的最著目的了。』

可白夫婦最喜應和人家的意見，熱烈地應和着。

伯爵夫人感得她的心縮緊，這悠悠地，悠悠地縮緊來，好像那些人驚呼的聲音裂碎她的心而傷了她了。她默然地瞰着她那站在畫像邊的女兒，她的神經忽似暴裂起來。她恨不得嚷：『不要再鬧罷。我很知道她肖似着我呢。』

這一晚她一晚的快快不樂，朝上她所有的自信便又失掉了。

伯爵登正和她喋喋而談的時候，報說弗倫特兒侯爵來了。見他進來，走進那室中主婦的當兒，畫家站了起來，從椅後滑着過去，口裏喃喃地說『啊！現在那個大笨伯，』乃走向門首出去了。

伯爵夫人接受了這新客的敬禮，於是再尋伯爵續談，那種談話是使她津津有味。不見他，她問：

『什麼！那位偉人走了麼？』

她的丈夫答：

『我想他是走了，我愛的。我方纔見他致法蘭西式的告別的哩。』

她不勝詫異，略經想了一會，於是搭起着和侯爵說話。

她的朋友們見她快快的，不很高興似的，都託故趁早辭別了。

當她躺在牀上的時候，在村子裏所苦着她的那種煩惱復又回來了。他們顯明地呈露出來；她尤其親切地感到他們。她覺得老了。

那一晚她纔恍然明悟，在那素來她獨受贊諛着，仰慕着的客廳裏，現在已更替了人，她的女兒替代她地位了。她的能恍然悟到這點，常見這虔敬的潮都集注向着安妮去。在那一個美婦人的家的魔力圈裏，在那個向來以惟我獨艷爲傲的所有地

裏，她曾使盡了一切獻媚的苦心以博衆賓熱烈的讚揚聲的，她却見她的女兒的艷軀高高地張起了。是怎般的奇異，她的心正自不安，那睽睽衆目却儘瞅着那同伯登站在畫像邊的安妮，而且正同着伯登呢！她忽然地感到憤然，惘然，淒然。每個人瞧着安妮，沒有誰再注意着她！她如此其習慣地聽着讚美和熱譽，她的畫像尤爲衆聲所的，她這般愛着那些稱揚，她的却不再受人注意，而她的虛榮心呢，却正有加無己，這種冷棄，這種無垂盼的寂寞，這種艷慕的轉移於她女兒，苦惱她，驚異她，和憂鬱着她至勝過於在別種情景裏任何情敵的居爲者。

但她沉溺在這痛苦的煩惱裏，經過了初時的苦悶與掙扎，忽又自解，待她摯愛的女兒結婚了，她們不再居在一起時，她就可免受這種痛苦無己的比擬，而得心爲稍安。

不過這抨擊是太劇烈了。她如焚地焦灼着，轉輾而不能入寐。

朝上醒來她疲倦而且頭痛。於是她心上忽然思得慰助，要求得某些人的幫助。

療治她一切的創傷，一切精神上和肉體上的不幸。

她誠然覺得身體如此不安，如此疲弱，終於決定召醫生來診視。大概她不免將染重病罷；因為是這般的不自然——在數小時內忽病忽愈的轉變着。所以她發一電話去僱請了。

醫生七點鐘到來。他是一時髦的名醫，從他那些履歷上就可知道是個穩妥的醫生，而且他的社交智識至少和他的技術頡頏，他能賦有女性的溫柔性，慰藉的話施於患者比他的療治尤來得得力。

他來了，問過安後，就開始視察病人，笑說：

『這病沒有什麼嚴重。眼睛像你那樣鮮明的，沒有誰是病哩。』

她先謝了他的好意，於是告訴他關於精神上的痿靡易倦，她的悲鬱症候，末了，併略道及她的煩惱之狀。切心地聽了她的話，除問一問她的胃口怎樣，並不問別的，彷彿他很明白這女性憂鬱症的神秘性的，他聽了一回，視察一回，復用指輕

敲了她的肩膀，磅了她的臂重。自然他是理會得她的思想，一瞬就恍然悟到她僱問他原爲美多似爲病。他終於說：

「是的，是有點兒煩惱呢，神經略有點錯亂。無疑是由於纔受一種悲哀的事情上感來的。我開了一個藥方給你吃着就好了。不過最緊要須滋補品，多吃湯汁，喝皮酒，勿喝白水。我可告訴你一種最佳的白蘭地。不要睡得太晚，致虧乏身體，但該多事散步。注意新鮮空氣。這是我給你最好的勸告了，愛的太太與美的病者。」

她竭誠地聽着他，試捉住他話裏的隱意。

她終在這末後一句裏得到了：

「是的，我弄瘦了。我一時曾是略肥胖點的，大概爲求瘦弄壞事罷。」

「沒有疑惑的。素來是瘦的，保其瘦無害；但強求其瘦，常致於債事了。幸而這快可治好。再會，馬丹。」

她頓覺得清爽而活潑起來。她吩咐每膳須備有皮酒，且須從廠裏買來的，以求

其更爲新鮮。

她恰餐畢時，伯登進來。

『是我呢，』他說，『仍是我。我來請求你一樁事，現在你得空了沒有？』

『得空的，什麼事？』

『安妮呢？』

『也空的。』

『那末你們四點鐘來看我可好？』

『好；到底爲什麼呢？』

『我要畫一張夢想，已經對你說過了，不知可不可以煩你的女兒坐一會兒。如

今天我得有一點鐘，我是非常感激你的。你允許不允許她呢？』

伯爵夫人躊躇了；因爲她是無可推却，她納悶了。不過，她答說：

『自然，我的愛。四點鐘我們就來。』

『謝謝你。你好意。』

他卽速辭別，去預備他的畫布和研究他的畫題去了，以免臨時使模特兒厭膩起來。

伯爵夫人獨自走出想購全她的需要品。她走到大街，復緩步回鮑爾士來。她感到兩足鏝健。經過聖·奧格斯丁教堂，她忽地想入教堂祈禱。她推開了鐵門，寺內一縷清涼空氣使她覺得爽快了許多，忽覺得救似的，她先取張椅子坐下，以資休養一會。

有如大多數巴黎的女子一樣，她是信奉宗教的。無疑，她是虔信上帝，因為她常想以爲若沒有一個創造者底存在卽無宇宙存在之理由呢。不過，也似大多數人一樣，她對於上帝的了解，總不過以她所知道的範圍將他人格化罷了，對於這神秘藝術家或創造者的真性，是鮮有着真悟的。

她堅信着他，縱亦神學地虔而敬之，然而殊非深畏者。因她顯然不了澈神旨，

只從那些她所視做羣衆中的強頑乞食的牧師們，略得些梗概而已。她的父親，是巴黎的大腹賈，並不以神學訓其女兒，直至結婚，她素來是不入教堂的。於是，結婚後她的情形變了，但她也只是形式地進，大底爲玩玩的意思。

在社會的眼光裏她是許多孤兒們的大慈善家。她常每一星期日永不忘施捨一次的。她佈施都爲她個人祝福，而總經着那教區裏副牧師的中間手的。

她常祈禱着某些特恩，好像一個兵士的叩求於將軍之門一樣。有時她只爲心覺煩悶而祈禱：總之，是怕奧利佛的棄掉她罷了。不顧這所請求的緣因是合於上天不合，她只知道上帝也同丈夫一般的可行欺詐，乃毅然去求他幫助了。多年前，在她父親死時，輒近在她母親死時，她曾大發其宗教熱，狂熱地虔請神明賜她慰藉。

今天，她是因緣入了這教堂，已很久的要想祈禱了，所祈的並沒有什麼，毋非爲她自己，恰如前天在她母親墓前所祈禱的一樣。她覺得必須要從別處獲些幫助纔好；現在她所仰乞於上帝的，正如早上所仰乞於醫生的一樣。

她在教堂的寂靜裏，時被足步聲間歇着的寂靜裏，跪了好久。於是驟然間，彷彿鐘在她的心裏鳴了，她猛省，鐘已四下了，她急忙忙的攜着女兒赴奧利佛那里去，因為他必要在那里翹望了。

她們見藝術家獨自在畫室裏，研究他畫布上夢想的姿勢。他要想恰然的寫出和安妮散步時在蒙西公園中所見的那景象；一個可愛的女兒，攤開了本書在膝上，做着日夢。他好久不能決到底該使她樸素，或都麗的問題。樸素，則有更多的個性流露着，有更多的思想與情感，有更多的哲學在。都麗，則較能誘動別人，光艷艷地易使人喜悅。

這問題該由他所請的妙齡的朋友決定了。夢者是喜都麗，如此她得有一天實行她詩化的夢；若是樸素的女孩子，她的夢當是絕望苦悶的夢了。

當這兩女子進來時，奧利佛各個地捏了她們的手，說：

「唔，安妮小姐，如今我們就該合作了。」

伯爵夫人似在焦灼的樣子。她坐在一張轉椅上，瞧着伯登取了張鋼絲椅置在合度的光線裏。其次他向書架上取着一本書，略躊躇一下：

『你的女兒該讀什麼書好？』

『唔，隨你什麼。給她一本維克多。雨果罷。』

『西克里的故事？』

『那很好。』

於是她接說：

『如今，我的孩子，你坐在那椅上，取了這本詩集。瞧着三三六頁上那首叫做處女之夢的詩。吸了進去，如人吸着醇美的酒一般，從容地，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譯它走進你的腦裏去，讓它感動了你。任你的心之所想。於是，棄開此書，仰起頭來，儘想着夢着……我去整理我的畫具。』

他走入一隅調弄他的畫筆。但當他一邊在料理那長長細鋒的畫筆的時候，他禁

不住時時掉過首來望那沉於誦讀中的女孩兒。

他的心覺得怦然，他的手指顫抖，他不知道自己究在幹些什麼。忽地，他感到一種不可止禦的情慾的刺激，當他看了這景象，那十二年前在這同一畫室裏的印象，在他心裏又復活起來了。

她讀完時，把眼睛向前方覷着。走近來，他瞧見那一對墨黑般光亮的眸子落在她的面頰之上。於是，他好像失魂落魄地的震竦的樣子，掉轉首來向伯爵夫人喃喃說：

『天呀！她多麼美啊！』

不過他忽見馬丹洛里洛扭過去的變色的臉，楞而停住了。

睜大着眼睛，充滿一種害怕，她覷着他們，他和她的女兒。他焦灼地趨前去

問：

『什麼事？』

『我要對你講句話呢。』

她站起來匆忙地對安妮說：

『等一等，我的孩子；我有句話要和伯登先生說。』

她遂蹙入隔壁那間伯登時用以招待來賓的客廳去。他惘然地跟着她，却莫名其妙。他們一到那客廳的時候，她就捏住他的雙手囁囁地：

『奧利佛，奧利佛，千萬教她勿坐罷。』

他楞然的喃喃說：

『但是爲什麼？』

她答着，把她的話傾瀉出來：

『爲什麼？爲什麼？他問着爲什麼呢？難道你還不知道爲什麼嗎？唔！我該早猜想到這個纔是呢；但我此刻纔得發見……我如今沒有話可說了……沒有……只得叫了我的女兒去。告訴她去吧說我有病。爲我僱一輛馬車來，在一點鐘後看我。我

獨自招待你。」

「但你須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似將要昏厥的樣子。

「離開我罷。我這里不和你講呢。取我的女兒。僱一輛馬車。」

他從命回至書室。安妮惘然地不覺，重複誦着，她的心充滿這浪漫的，可憐的故事悲哀。」

「你的母親有病哩。她走到小客堂裏幾乎昏暈了過去。快去看她罷。我去取些「以太」來。」

他奔出，從廂房裏取了瓶「以太」。

他見她們摟在臂裏哭泣，安妮恰爲誦着處女之夢的故事，幾悲傷的掉淚，伯爵夫人自有她的傷心處和感觸的，不過她同女兒滴了一陣眼淚也就輕鬆了。

他怔了一會，覷着她們，不敢開口但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悲哀所壓着。

終於他說：

「唔！你好點了沒有？」

伯爵夫人答說：

「唔，一點兒。但沒有好多。你把車僱了沒有？」

「是的，一會兒就到。」

「感激你，我的朋友。這沒有什麼。我方纔忍受的太甚了。」

一會僕人來報：

「車到了。」

伯爵充滿一種祕密的淒楚，扶着他那慘白而仍屬昏迷的朋友到門首，他感着在她胸中的那個心猶在怔忡着。

當他在孤獨的當兒，他自己默想：『她到底爲怎麼回事？爲甚這樣的掃興？』他開始搜求其理由了，從各方面想過來，都沒有決心去尋出這理由的勇氣。終於，

他想到這點了：『一定的。』他對自說，『她以爲我要愛她的女兒呢？啊，那太難堪了。』用忠實，巧妙的辯論他攻擊這種猜忌萬無根據，以他健全而幾近乎親似般的愛遽加以性愛的嫌疑，使他誠不得不負惶愧。他漸不滿意於伯爵夫人了，怒她竟敢想他如此卑劣，作如此無恥的惡。他賭咒須給她以辯明。

他不久就赴她那里去，急欲一求解釋。忙忽忽地他想得有許多理辭去辯護這宗嫌疑。

他見她伏在沙發上，面現苦惱之狀。

『噲，』他在枯燥的調子裏向她說，『解釋罷，我的愛，方纔你爲什麼忽然有此變故的。』

她沮喪地說：

『什麼！難道你不明白？』

『不！我老實沒有。』

「算了罷，奧利佛，瞧瞧你的心罷。」

「我的心？」

「唔，你的心底。」

「我不明白。你再說清楚點。」

「瞧瞧你的心底，有沒有致死你我的東西存在着。」

「我告訴你我不懂這話。我假設這是你的烏有子虛。但在我良心裏是什麼也沒有。」

「我不和講什麼良心不良心的話。祇和你講心。」

「我並不懂得這啞謎。還請你老實說罷。」

她慢慢地捏緊了畫家的手。於是，說出每個的字都足碎她心似的：

「仔細，我的朋友。你將陷入我女兒的愛裏呢。」

他魯莽地縮出了手，用一個無辜被屈人的切心，用一種愈說愈激烈起來的昂奮

的姿勢，他辯護他自己，併還責她不該存有此種妄想。

她讓他說了好久，固執地確信她所說的而不爲所動。已而她答：

「可是我果然不敢疑你，我的朋友。方纔的事情你自己總該知道罷。你的行爲髣髴正像我所埋怨於你要誘惑安妮的樣子呢。唔，不！不！我果知道你是怎般忠實，是多麼知自愛而且剛正。不過我願你再瞧瞧你的心底，不問你自己怎般辯白着，是否有那種對於我的女兒所感情感，和尋常友誼不同之處。

他忿然，却變的更激動起來，開始把他來時所想說的那些辯白和盤托出了。

她靜等他畢辭；雖無怨憤之色，却仍堅持着，臉髮的是可怕的慘白，她喃喃地：

「奧利佛，我知道你這所說的確屬有理，我和你一樣地能設相信。我相信我不致於受欺的。但你也須明白。我的女兒太肖似我，又恰似你初愛我時的那樣年齡，因此你就不免對她企羨起來了，雖非是愛。」

『那末，你竟敢，』他叫着說，『平白地將那種話兒架上來坑人呢？這樣的羅織應用得可笑不可笑呢？——他愛我，我的女兒肖像我——所以他也必要愛她了。』

但及見伯爵夫人臉色愈變嚴重起來了，他乃在更和悅的聲調裏說：

『得了罷，我愛的愛妮，只因我從她得復見了你，所以我如此地愛這孩子的。我在瞧她的時候，愛她的時候所愛的仍是你，只有你啊。』

『唔，就是這點使我傷心，使我惶恐着啊。就是爲你的愛無分上下彼此呢。不想一會子你竟不打自招了。』

『愛妮，你發狂了麼？』

『你要我給你證明？』

『唔，』

『你已有三年不到郎舍里去了，我縱有函邀你，你總是不去的。但上次一聽說

請來取我們，就飛似的趕去哩。」

「啊，確然！難道你怪我不留你在那兒嗎，當我知道你爲母死病着？」

「很好，那就不說罷。但就眼前說：你要看安妮的欲望乃更濃烈了，你若不藉口坐畫，得我把安妮帶進你室裏去，今天你可不能活下去了呢。」

「你以爲我所渴望見面的不是你嗎？」

「你如今只是在駁斥你自己，只是在誘信你自己；却再也不能騙我。昨晚你爲甚忽然的走開，常見侯爵弗倫特爾來呢？你知道嗎？」

他躊躇，驚駭，一時莫能置答。於是，慢慢地：

「我……我果真不知……我倦了……見那個呆徒來，乃怒我的。」

「從何時起的？」

「向來。」

「我請你饒恕：我聽過你唱他的讚美歌呢。你一時是愛他的。坦白的講罷，與

利佛。」

他略想了一會。乃勉強地說：

「唔，這大概因為我愛你，而愛及屋烏，尤其愛你的女兒，因而對這呆徒也略存異感的，那人我平素時時遇到，並不介意，不過每天在你的屋子裏遇到時就感到不快罷了。」

「我女兒的屋子不是我的。但那就足穀了。我知道你心的忠實。我知道你將把我告訴你的去細細體味。當你一次想了，就可知道這是多麼危險，而須及早止步。你須小心着。我們要談談別種事不要？」

他無精打采似乎要病的樣子，對她的話並不加以可否。實際上他已失卻那思想的能力了。談了一刻鐘漫不經心的話他就回去。

第四章

奧利佛慢慢的走回了家，方寸間鬚鬚纔像知道得一家家庭醜的隱事般擾亂着。

他想仔細一考其心，明白地查看一下，讀那腹內爲一異怪的手所展開的親密的書頁。決然他不承認自己爲和安妮發生戀情的！爲醋心所致而不稍示讓步的伯爵夫人，曾預矚其危險了，可是她的警告是猶在事未成立之先呢。這事是將成於明日？或後日？或一月之後？是未可知的。但終有成立的一日，他却不得不坦白承認。這孩子醒起了他的性本能，也莫可諱言，但這些本能本爲一個男子所常有，危險者例不能與無害者相淆混的。例如，他溺愛着一頭畜生，尤其是貓，當他每在撫弄它那膩滑如油的毛澤，就會一種不能自己的性欲所掀動着，而不自主地要去拍它吻它了。那女孩兒所吸引他的，也就是那些神祕無邪之念，而使他的神經興奮激動起來。他的眼睛，正是一個藝術家，正是一個驚於其艷者，受惑於那明媚美麗的生活，受惑於那青春的活潑。他的心，滿記住和伯爵夫人冗長的關係，發見愛安妮却遠勝過其母，這是一種舊情的復活，早經熄了的餘燼的復燃。死灰復燃？唔！就是

這話兒了。這意念使他恍然大悟。他覺得從多年前已死的炭木裏復燃着。倘他無嫌地愛着這孩子，在她面前精神肉體都像返老還童的一般，一種蓬勃的慾火又復燃起來了。不；這孩子只吹起他老的火焰罷。他所愛的果仍爲其母，因了這女兒，因了其母的新身，乃更濃烈着罷了。這結論依着那下列的詭辯而更能證實起來：『一個人只能一次的愛着。心見別的人却不能不常激動起來，因爲所不能免的是情。友誼呀，調笑呀，佔有慾呀，劇情的發生呀，皆可以有，但非就是真愛。必乎有兩個對象互相酷似着，嗜癖和生性，心靈和品性，以及許多處所都酷，見此就恍惚見彼的一樣，這樣的情愛始能發生。總之，我們所愛不是馬丹X或麥收Z的問題；乃是一個女子或一個男子的問題，一個從自然來的無名的人，以這樣的手足感官，這樣的形態，這樣的心，與心靈，以及種種舉動，有如電磁一般的去吸引着我們的感官，我們的眼睛，我們的嘴唇，我們的心，腦，以及一切脾。胃，精神的或肉體的。這樣乃是我們戀愛的方式，換句話，就是一個人專注意於某種人性的吸引而屏去其他的

結合。」

在他，這伯爵格里洛夫人曾是這樣的愛了；他們長久的關係，他並未厭倦，乃無問題的。現在肉體的安妮太肖似於其母親了，致引起他的錯覺來；因此他的心雖未大惑，雖未稍受其感動，原無足怪的。他果虔拜着一個女子！這別一個乃由她所生，多方面都酷肖着她。他雖無庸諱飾，沒有從前者轉移一些熱愛的影子於後者。可是那並非是椿錯事。也並無什麼危險可言。不過他的視覺，他的記憶會發生這樣似乎再生的錯覺罷了，他的內心是並未受動呢。他也並未感有過一些追逐之念呢。

不過伯爵夫人還有責他對侯爵懷妬這一層。那是真的嗎？他於良心裏邊重下一嚴格的審查之後，果發見對他不免有若干的醋意存在。但那又何足詫異？一個人見別的人在愛的時候不都感有一種嫉妬心麼？在街道上，在集會裏，在戲院中，一個人若見那些臂裏挽着妙齡女子的人們，無論行來或經過其旁老是會感到種仇意的，

不是至平常的事嗎？每個女的佔有者常是一怨府。他是個享盡艷福的人，是一個勝利者，然却不免爲衆所嫉妬哩。而且，正因未深入這些心理研究罷了，倘他因對母親的愛而稍滋趣味於安妮，未始不算常態，那末因其所愛而對於那個未婚夫懷着厭惡，豈非人情的呢？那種惡意的消釋，固極易容的。

不過在他心之心底，却也有種苦情不禁要對伯爵夫人忿然了。以他們每朝每日相見打得如火般熱的情誼難道還含這樣的猜忌不成？難道他對這個少女的一切語言，行動，眼色，以及一舉一動，都要她監察不成？他所說所作的一切，現在這母親的眼裏似乎一切都成做杯弓蛇影了。他忿忿地回到家來，想吸煙，正像一個煩惱的人焦燥樣子，用十根火柴纔燃着了煙。他徒然的想工作幹。手眼兒和腦似都失去畫的能力了，鬚髯牠們曾忘去似的，永不會學習過那種職業似的。他取一張小的，半畫成的畫布，想把它綴完成着：「街隅一盲人唱歌」。他看了總不能入心，鬚髯曾有千百年隔膜似的，把畫筆捏在手裏，前後踱了數次待坐定來，可是忽又全都忘

掉了，同時却老是作着有定向的日夢。

於是他陡地感到這樣虛靡時日的焦灼，煩惱。因為工作不成，他作着什麼，以資消遣待晚到俱樂部去呢。一想到街早就使他厭惡了，沙塵撲撲的街路，撞撞然的行人，軋軋的車聲和舖子；那天他想要拜候人家去，——可是也沒有事和人可資拜候着，雖把所有的交識都想徧了過來。

那末他將怎麼辦呢？難道竟在畫室中踱來踱去，踱一回看一回鐘以等過這數點鐘了事嗎？唔！他熟於前對門外樹木蔭翳的菓園那段路的。在高興有趣味的當兒，為考慮着工作，在這一席地上走溜兒，因而使其工作變為活潑，興奮，熱烈起來，果是一種愉快的踱步；但在失意頹唐的時候，在無力可努的時候，則惟覺滿眼悲涼罷了。似乎僅能就睡榻上躺過一點鐘罷！然而不，他決不能睡下呢；他臥下了只得令自己游於空想，直至空想得連自己都顫悚起來。何處忽來這股悲鬱的襲擊呢？他想：『我真活見無常了，墜入這煩惱的網來。』

他乃抓了一本書閱。西克里的故事在書架上，是方纔安妮所閱過的。他打開，讀了一二頁，茫然不解。好像這用外國語言寫成，他只對之矇目。他想定一定心，復從頭讀起，想得其奧義，但仍是一樣的茫然。『且住，』他自己沉吟；『我在心猿意馬呢。』不過忽然的一種主意到他心上來，使他得救了。他命打水洗濯，在溫暖的水裏他頗得所慰藉，直至僕人取進衣服來的時候，他纔從溺水裏起身。他遂上俱樂部去，那里他的同志們早經會集了。因有好幾天的疏隔，他們見他來都伸手來呼叫。

『我恰從鄉間回來，』他說。

除瑪爾廷那位風景畫家外，這些人都是深鄙着鄉村的。真的，洛克庭納和郎達果常出入鄉間射獵；但他們在那村子裏和林子裏所僅有的樂趣，也只在見許多羽類，如雉雞，梟鳥之類，紛紛地落於他們的槍下；或五六成羣雪白似的兔，吱吱地在他們馬前嘶着。除這秋冬兩季的逐獵外，他們想村子都是可怕的。洛克庭納常

說：『我喜甜蜜的女子們要勝過甜蜜的荳蔻。』

餐時也像平日那樣——喧囂，嘈雜蠅嘍似的談着亂七八糟的話。伯登爲使自己快活起來，談的尤多。他們見他今天很有趣味；但一等過他喝咖啡後，略和麵飽師李佛特玩過一會彈子，他走出了，躑躅在馬特琳路和泰勃路之間，猶疑好一會，莫知所適。他將僱輛車向海伯戲院走去看戲，但未及兩三步，驀然無理由地，就教把車來向鮑爾士路那邊掉過去了。他於將到時降下車來慢步地走向伯爵格里洛夫人的家來。『她今晚見我去訪或不免小覺驚訝罷，』他想。可是忽然也就悟到一日兩次的看她，也並非是不常見的事。

她獨自和安妮坐在靠後一個小客廳裏，仍在結施捨貧民的毛衣。見他來，她簡單地問：

『唔！原來是你，我愛的？』

『是的；我掛念得你緊特來多望你一次。你怎樣了？』

「差不多好了，謝你……」

她等了一會，好像有意似的問：

「你呢？」

他愉快的笑着答：

「我嗎！啊！真是穀好好的。你的恐懼却全沒有根據呵。」

伯爵夫人舉目停針，對他流視了一個又感謝又狐疑的眼色。

「這委實是很真的啊，」他說。

「大家好。」她勉強地笑着答說。

他坐下了，在那屋子裏他覺得既墜不安的這還是第一次，思想與行動的窘且過似在家時候。

伯爵夫人向她女兒說：

「你可繼續去練習，我的孩子；他是並不打緊的。」

他問：

『她習着些什麼？』

『恰在習着比牙琴的一種小曲兒。』

安妮站起來弄比牙琴去了。他把眼睛去跡蹤她，有如素常一樣，自不覺地驚起她的美艷來。於是他感到這母親又在向他監視了，速掉過頭來，鬚髯向那錦繡繡帷的窗壁黝角處瞧看什麼似的。

伯爵夫人向裁縫桌上取隻金匣兒來，授枝捲煙給他。

『請抽煙，我愛的；你知道我當在我們這里無人閑靜的時候，也愛抽抽玩的。』

他接了煙在手，比牙琴開始奏動起來。這是一個行腔微妙意味深長的樂調，又輕妙，又旖旎，作者好像吸取錦繡陽春月明之夜的景象而製成的。

奧利佛問：

「誰寫的？」

伯爵夫人答：

「叔孟。這是一個很媚人的調子，然而知者確少。」

他感到老是一種要飽看安妮的欲望，愈趨愈高，可是_不敢。只要極短的一瞥之時將頭頸扭過一下；因爲在那首光明炯照的火光下她的眼角至少是可望的。可是他對於伯爵夫人小心的監視，却想的這般澈，讀的這般稔，他可是不能掉頭過去，他的眼睛只仰天覷着，顯然是以看噴出的煙霧爲樂了。

馬丹格里洛喃喃地：

「這就是你向我說的一切嗎？」

他笑了笑：

「你且不要鬧我。你知道音樂會催眠我呢，它吞去我所有的思想了。過一會我再和你談罷。」

『唔，』她說，『在母親未逝之前，我也曾習一點音樂的。可是從不曾爲你奏過。待這孩子弄完時我可來爲你奏一下。你可知其意味怎樣？』

她頗有着音樂高才，能懂得怎樣以微妙之音上去感動別人。音樂誠然是一種最具有把握的方法她用以去感動畫家的了。

安妮一奏畢，叔孟大樂調的時候，伯爵夫人就站起來去替代她的位子。一種奇異的鏘鏘之音起於她的指下，每字每句都作出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悲涼之聲，在悄靜的夜裏，人聽了都覺淒然起來。

不過伯登儘嗽着那纔坐下在他對面的安妮，他並不聽見什麼，並不了解什麼。

他癡癡地瞅着她，瞅了又瞅，——好像一個愛古董者，撫弄古董只覺不足，一個久渴者喝水，儘量喝只覺喉乾一樣。

『噲，』伯爵夫人說，『這好不好！』

他陡然的清醒了，叫道：

「可羨！超絕！是誰製的調子？」

「你不知道嗎？」

「不，倒忘掉了。」

「好了，你定會知道的。」

「不，果真不知道呢。」

「這是叔伯忒的。」

好像深信不疑，他說：

「那就使我無足怪了。原來是叔伯忒的。真高絕的樂調。我願你再奏一次，這使我快樂極了。」

她重去奏。他重掉頭過來看安妮。不過這次他聽却是聽得的了，他同時享受有兩重的樂趣。

已而馬丹格里洛重來坐下的時候，他只從一個人自然看勢，不再瞧那坐在燈的

別一面面對面和母親結衣的少女美的側面形了。

不過他就不去睬她，果也享有以她在前的那種樂趣的，好像人之近於煖爐一般。他很切心地窺伯爵夫人之間，急向她瞥一眼去，——好像一個學生乘塾師不備之際偷望一望窗外，怕他覺察便速又掉過頭來。

他回去的頗早；因為他的口和腦一般麻痺了。他若只顧噤啞不說，又必遺伯爵夫人之誤會的。

在街道上，他想那里去逛眺一回。他聽了音樂老是在心裏要長久的沸騰着，引起他的日夢，似乎那音曲還在繼續的樣子。這嘹亮的音樂，或幽或揚地只在他耳邊鳴着。於是寂靜了，髣髴讓他的心靈裏對這諧和溫柔的理想得一孤搜冥索的機會。

他向左鮑爾士路角上折去，蒙西公園瀾漫的燈光，照的就在眼前，他踏着燈月輝煌的路進去了。一個看門人半死不活的在那里走溜兒；車輛不絕的從園邊經過；一個入正滿披着碧紗似明亮的綠的燈光坐在那里閱報，那盞烟燦的燈掛在銅桿上邊。還

有些從草上林中掠照過來的燈光，燦爛地爛眼星似的射出牠們寒而有力的光彩，使全園都感有一種淒涼情味。

伯登把手反搭在背，沿着這路上走去；他記得同安妮散步也是這同一公園，那時他從她口裏纔聽出她母親的聲音。

他就一禱上坐下；溼潤的草味清馥地聞到，他頓墮入熱烈的相思裏邊，而做起那種年青的人無倫次的，糾纏無盡的愛夢來。多年前他曾有過這些的晚上——狂想的晚上，他讓他的想像癡癡地遊於這傳奇般冒險裏邊；現在年邁了却詫異這樣的幻想又來。

好像和那嘹唳的音樂不絕地繞於耳邊一樣，他在思想着安妮，燈光下她那側面的瞥見，那伯爵夫人的奇妬，一時都翩翩地向他飛來。不管他自己怎樣，他繼續把這問題擾亂其方寸，而一回極度的苦思苦想。不過這確使他迷亂；那少女永久的糾纏似於他靈魂中開條溫柔的夢路。他却再不能把她從記憶上拂去了。他存了她的

一個影像在心裏，正如往時伯爵夫人所遺給他的那影像一樣，必乎待親覩及她在畫室裏，纔能排除了哩。

忽然，他爲想起一種回憶着起惱來，站起身來喃喃地說：『是安妮的傻乃誣我如此呵。她如今倒逗起我思念這孩子了。』

他回家來，老是煩惱着。躺在牀上，並不能入睡；血管裏熱的如火燒一樣，一種夢的糾纏碎了他的心。惟怕不寐，受神經的激動不寐，他決定取本書消遣。他嘗爲煩惱而終夜以書消遣的！他起至圖書室去，想取本少些兒刺激易爲睡媒的書看。但他的心，完全明白對別種情緒未必能融合，乃用意選一作家符於他現在激動心狀的了。他所素來敬愛着的巴爾扎克，冷淡地舍去了；雨果使他鄙棄，拉馬丁使他蔑笑，雖平時這兩位作家是很使他感興的；及一見謬塞，這歌詠青年的詩人，始使他發狂地貪愛起來。他取了本出去，用顫抖的手指翻閱着。

當他重睡在牀上的時候，他開始像一個渴者一般貪心似的，飲着這感興詩人美

麗與輕豔的詩句，他鳥一般快活的歌着生命的曉光，飽吸了朝氣而漸入於白天的光明，——這些有少年人一切熱烈，陶醉，戀愛之色彩的詩。

伯登以前永不會刺激感覺和引起智慧，有如這些美麗的詩過。閱了這些悸動的詩句，他滿感到裏邊的靈魂轉年青了，燃着種種的新希望；他便用了這樣的快活讀完了這全本的書。三點鐘敲過了，但他並不覺得疲倦。他起來打開了窗，秋夜一陣的涼風吹來，使他打着寒噤，覺得清醒了多少。他擲開了書，喃喃地：『啊·呆子，快睡罷。』於是重到牀上把火熄了。

翌日他未去看望伯爵夫人，他甚且須禁住兩日不往。但無論他在幹些什麼，想畫，或想散步，或想拜望幾個朋友去，到處總不能拂去那兩個女子的心影。

因為禁住了足跡不去瞧她們，他只得相思聊解岑寂了；他讓他的心充盈了對她們的幻想。在孤寂的境况裡，他時要受些幻覺所誘惑着，鬚髯有兩個相似而實不同的面孔在他面前跳舞起來；於是其一跳到另一個的面前來了。這兩個消融了，乃

現出一個新面孔來，——既非是母親的，也非是女兒的，——但是一個曾被發狂地愛過，現在仍愛，而永遠要愛的婦人面孔。

他極力想從這些覺得劇烈而致命溫存的情緒裏掙扎出來。想脫開了牠們，想棄掉牠們，把自己從這希有的美夢裏提清醒過來，他轉心於各種誘想的題目上去，各種回想與思慮的題目上去。一切徒然！一切他用以去馳騁着的思想之路，仍使他落到這同一之點，那里好像埋伏一樣，他所見仍是這美妙的嬌容。隱隱地一個不可避的迫害在窺伺着他，圍守着他，站立在他的路上，使他無論怎樣總是避不掉的。

這兩個女子混合的影像，尤其是在郎舍里公園晚上散步時的她們，重現出來，當他一停住思索的時候，她們的影像颯地就來，他想了一回究不解怎麼回事。他自己沈吟說：『呵，我怎麼這樣過分地想着安妮來呢？』他現在覺得火燒地在愛一年青少婦，她是有着安妮一切的美貌，然而並非是她。他得—胆怯的堅信：『不，我並不曾愛那孩子。不過是她的一個肖似者的虜者罷了。』

可是，在那郎舍里兩日的影像，分外留在他靈魂裏有種熱烈，快活，和陶醉的跡痕。他追溯點點細微的瑣事。他憶起那女孩子在路上一路的採花和淘氣的狀態，因此他允應回家時，給她贈玉花的事，也兜的記起來了。

這事情的想起使他着實得意，不再躊躇，戴着帽兒就走，一路很自覺得欣欣滿意。

他到格里洛門前的時候，僕人回：

『馬丹出去了，姑娘是在家裏。』

他感到一種狂喜：

『向她去說我有話要和她談哩。』

他好像怕人聽見似的，躡着足聲至客廳。

她幾乎立即出來的。

『好早上，先生。』她嚴厲的說。

他笑着和她握手，於是，就她一傍坐下說：

『你想我爲甚來的哩。』

她想了會說：

『不知道。』

『來邀你同你的母親珠寶店去，選擇日前我允給你的那個玉花哩。』

這女孩兒一時喜現於色。

『唔！』他說；『媽媽已外邊去了！但她馬上就回來的。你等一會兒好嗎？』

『好，如她不太久。』

『唔，心焦哩！跟我一起，耐不得久！你把我髻髻仍像個小女孩看待哩。』

『呵，不，』他說，『却不像你所想像的。』

他心裏感到一種又光明又靈敏的快活欲望，髻髻如他最活潑的少年時代一樣：

這種欲望正是資引一個人的蠱惑力，鼓舞孔雀去散着尾，感發詩人去吟着詩的本能

欲望之一。他滔滔不絕的雄談起來，神情激昂而有趣味。這孩子受他活氣的激動，也不禁對他含誘惑性的談話有興地應和起來。

在他們討論關於某種意見的當兒，他忽大聲說：

『但這個你已說有好多多次了，我愛的女士，我會答以……』

她大聲地狂笑，忽將他的話打斷：

『啊！你現在不呼我『孩子！』可不是把我認做媽媽了？』

他漲紅着臉不知怎樣說好，終於囁囁說：

『這因為你的母親常和我辯論這點，我們辯的已有百十次了。』

他的雄辯就此縮住。他再想不到什麼說了；他惟怕這小女孩子，惟怕她不能了

解呵。

『媽媽回來了，』她。

她果聽得前廳裏的開門聲；奧利佛，窘着，好像幹了什麼不正常事被撞見一

樣，急行解釋他來意爲忽想起前諾，來邀她們珠寶店裏去的。

『我有車等在外邊哩。我坐「斯撥琳」小墊好了。』

他們一時驅到一大裝飾店面前。

他一生曾從婦女們親切的觀察裏，和嗜愛的研究裏過來的；自交識了她們，尤其斤斤注意於她們的習性，舉凡她們裝飾，時髦上的事，他俱知之熟稔，而且也和她們喜惡相同。當他每同她們趨至這些五光十色，燦爛眩目的婦裝店的時，他便覺得被一種欣悅所縈繞，有如和她們所感一樣。因嗜愛牠們，他見凡婦女用以爲裝飾的華品都感着趣味。衣料娛悅他的眼。花邊吸引他的手。就是五光十色美麗的要具也會惹起他注意。在首飾部，他尤其撩的眼花零亂，繁華的光彩如迫近天上仙宮；店員慇懃地問着這樣，那樣。

大概將珠寶略行看了看後，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坐在商人的櫃子前不語，他前來解釋他所需要的物品；他們乃取出許多珠玉的花樣來給他選擇。

他們最後取出了綠的玉花來，四朵被選。這交易的時間頗長。兩個女子取着玉花細察；輕輕地展開，向光裏去照，看有無玷瑕或傷毀之處。這些花既被選定了，她們復以三翡翠爲葉，最後又取一粒跳露之珠綴於花心。

奧利佛很以這餽贈爲榮，酩酊地對伯爵夫人說：

『你再賜我去選擇兩只戒指的光榮不？』

『我？』

『唔。一只給你，一只給安妮。讓我們爲居郎舍里兩天留的一點小紀念。』
她辭謝。他固執着要。一種辯論開始了，結果是他佔了勝利。

她們同選着戒指，——一隻首飾匣裏僅餘有限的數隻了；其餘依着不同的種類分盛在另一方匣裏，各雜亂地翻了一陣。畫家介在兩個女子中間；和她們一般的興趣，從絲絨墊上翻一只一只金戒指來看。於是他把這些戒指在商人櫃子上區作兩堆：一堆是他所選剩下來的，一堆是他所想买但須再加以選擇的。

在這選擇工作的期裏，時間是愉快地，不自覺地過去着，——是種又迷惑又動人的快樂，她們內心裏所感怎樣，當可以想見了。她們一一地加以比較，更見轉爲熱心。終於躊躇一下之後，這三個評判員同意取兩只金的，其鏤文爲一條蛇盤繞於一個裸美人頸的戒指。

奧利佛喜溢眉宇地站起。

『我把車讓你們坐了歸去罷，』他說。『我走着更好。我必回去了。』

但安妮以這樣的晴天，也求她母親步行回去。伯爵夫人允應了，謝了伯登後，就同女兒取不同的路走去。

她們默靜地走了一會，沉在所受禮物的快活裏。已而始談所見所撫摸的各種珠寶。珠寶的燦爛的光彩似乎還在她們頭裏晃蕩着。夏晚五時許街路上的行人正擁擠，她們急忙地穿了過去。偶有些人顧視安妮，喁喁地贊揚她的美麗。自入孝期，自將緇服給她女兒服的這般動人，伯爵夫人和她在街上走，這尙是第一次。當她注

意到這些路人，引起她們的注意，喁喁地贊揚着，衆心一致的趨於這美的少女，她的心漸漸地不自在起來了。在她心裏所感的創痛，實不亞於上次在客廳裏，衆人比較這孩子和她畫像的時候。她不自主地，瞟着那些爲安妮吸引來的眼風，她覺得牠們遠遠地來，拂過她自己的臉而沒有停下，却烟電似的集注在她身旁的美人去。她親自感到瞧到這些爲青春之美所吸引來的眼色，初亦自想：『我至少也和她一般美艷，雖不能勝過。』可是忽然，那奧利佛的思想烟警在她心上；如在耶舍里的那種，她忍不住要飛似的逃去了。

她在這光明的日光裏，在這衆目睽睽的注視裏，見一切人沒有一個睜她，她再也忍不下去。她和女兒爭妍比艷的時日，雖近而實遠。現在看這些路人的評判不是一個老大證據嗎？

『我不想步行是好，』她說，『我們還是坐車罷，孩子。』

安妮切心地問：

「怎麼回事，媽媽？」

「沒有什麼。你知道我自祖母死後，我的身體時在抱病哩。」

第五章

一種迫害狂齷齪地成爲不可療治之病。一次入於伯爵夫人的靈魂，使其顛倒着，糾纏着，對於萬事萬物都不感着興趣。不論她在幹什麼，家中或別處，獨處或羣居，伯爵夫人所刺刺地不能去於懷的，就是同她女兒並走時的那種念頭。「使日日幾乎同她們相見的奧利佛，不引起對她們倆如那樣比較的觀念，怎能設？」

無論怎樣，他定然要不可避免的；他必受一肖似的人迫害着，時刻不能去諸懷，尤其她們近來聲音笑貌的酷肖而痛苦。他每次進來的時候，她兒的想起這樣的比較來；她從他的容貌上可以讀到，感到的，日疊月將就深積在她心裏腦裏了。於是她

狂妄地想躲藏起來，永不在她女兒身旁接見他了。

她感受千萬痛苦，覺在家再也不能舒適下去。那一晚上衆目睽睽地在她畫像下邊觀着安妮，對她忽略的痛苦變的愈堅銳起來，有時且至使她發狂。她常苦心焦慮地繼續想將她支使開去，將她的女兒逐出家去，像逐一個無聊賴的食客那樣。想用一種不覺察的手段以實行這目的，而不管怎樣，仍把她所愛的那人弄在自己身旁來。

不能使安妮的婚姻急於締合起來，由於近來的孝服致然，她隱隱地然而沉重地懼怕這計劃的破壞；她常使意地把侯爵的愛情注入她女兒的心上。

如此其久她運用一切靈敏的手腕，使奧利佛得一新的，較禮貌且較秘密的狀態；她努力使這兩少年日趨親密起來，却使兩男子互相迴避着。

因畫家爲工作上習慣的關係，常於晚上訪問朋友，從不出外午餐的，她乃時請侯爵來家午飯。他來時，必雄糾糾，器宇軒昂地騎馬而來。併滔滔地談着各種社交

的事情，談着秋騎馬的韻事，語言很是輕快動人。安妮很喜聽他，對於這些瑣事感到十分興趣。一種青春的親蜜日發生在他倆中間，愛馬爲他倆共同的嗜癖，却就中繫起一重關係來了。當他去時，伯爵夫婦復很聰明地贊美着他，給足毅的暗示的慫恿，使她去嫁他，如果願意。

她誠然是悟得極快；併坦白地能瞧清這事情，她見沒有理由不嫁於這少年，他獨能於她諸多的嗜癖中，得其最嗜的一種，每日清晨挈她於郊外去馳騁着哩。

她們總是每日相見，很自然，於握手後一笑繼之；一般人議論這宗婚姻好像早就鑄定了的，於是侯爵常帶着禮物來，公爵夫人待安妮親暱的和自己女兒一樣。所以這全盤事情因這日常叙會，因衆人的吹噓，日趨熱鬧起來。侯爵有許多事情，許多交際，和職務待做，在晚上果是鮮到的。

此外是對於奧利佛的分配了。他輒有則地每星期同朋友們來家晚餐一次，偶然則於晚上十點十二點之間也來茶話的。

他一進來的時候，伯爵夫人必親切地觀察他，痛苦地要知悉他心上是怎樣的變化。於是，每種眼色，每種舉止便立有着特殊的意義的表現；她每被這樣的念頭所糾纏：「他怎的不愛她，當見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呵。」

他也帶禮物來。永沒有一星期手裏不持兩個小包兒來——一個給母親，一個給安妮。當她打開了包兒看時，常見是些很有價值的物品，伯爵夫人覺得心都碎了。她很知道那種餽贈的希求將會結果怎樣，因為她是女人，她將永不感滿足，那種希求，時餽贈，時獻媚，時在這些時髦的舖子裏購着最漂亮的首飾。

以前，畫家會也很懂得這種心理，她常見他來的時候，持這同一的小包，有這同一的微笑，作這同一的姿態。於是冷淡下去了，可是現在復又開始。爲了誰？她自然很明白！決不爲了她呢。

他髮髯很疲憊而變清癯的樣子。她決定他在愛的苦悶中。她把他進來時的面容，姿勢，行動，和那初動心於安妮的侯爵比較。但侯爵弗倫特爾不過醉心罷了，

他却是在狂愛着了！所以，當她在苦悶的時候她老是要耽於幻想；一安靜的時候，她猶希望不成事實。

是的，有許多次在她倆個兒在的時候，她老是想問他，痛哭流涕地哀懇他，教他無諱地將隱哀和盤托出。她寧知而痛泣，猶勝似這雖明感有另種戀愛進展，却不能必定其實因而悶鬱着。

那個心，她素來所向以熱烈地追求着的，受她的愛的溫存今已歷十有二年了；那個心，她自以為拮据得磐石之固穩的，她總想一次克服而終生不貳的了，——如今却為一不可思議的，可怕的，怪物似的命運所吸去。唔，這個心且於深處對她加上了一層祕密鎖的防禦，把她驅諸門外呢。她再不能闖入他的內心，聽一句溫存話，或剖心瀝血之談，使她於心中得佔一頁之地。倘一個男子果如此薄倖，如此朝秦暮楚，纔誓矢以靈魂，生命，和宇宙之一切，纔就因迷戀別人冷淡如路人，情場的風波有如此變幻不測，戀愛還有何情趣？

是路人呵！他，奧利弗不是嗎？縱然他仍和先前一樣，對她說同樣的話，吐同樣的音，作同樣的腔調。然而其間實築有一道鴻溝在；是不期的，神祕的，無形的阻隔，且大有一日千里之概！

真的，他是愈去愈遠，每次瞥一瞥安妮時，是從她愈遙哉遠哉的去遠。他自己並不想看清楚他內部的心。他只感到這情魔日增，感到這不可耐的誘惑性；但他並不求着了解；祇付諸命運。

他除晚上伴伴這兩個女子，並不事別事，和她們晚上會友晝間還有社會活動截然不同。他在她們的屋子裏只看見不變的面孔——可白夫婦的梅賽明的，——幾乎設想着是他一已伴着她們。近時他頗少見公爵夫人和侯爵了，他們原定在日間來訪，他力想忘却她們，以爲這宗婚姻還延長無定。

再，安妮在他跟前也絕不談到侯爵弗倫特爾。不知這是由於一種天然的懷羞，或許從她女性的直覺上感到這當保守秘密？

這生活一星期一星期下去並沒有變改。秋天到來，因政治上糾紛情形提早開國會聯合會議。

到開會那天，伯爵格里洛挈馬丹莫德孟，侯爵和安妮，到他的家裏吃飯，飯後同赴會席去。祇伯爵夫人因近時惡劣的心緒，不肯同去。

他們自從餐桌上起身到大客廳裏喝咖啡。一時賓主間都呈活潑之狀。伯爵本是以議院之事爲專職的，慷慨淋漓地談着議院現狀和共和國所有的困難。侯爵一邊看着安妮一邊激昂地回答他。公爵夫人幾乎心喜難熬，喜她姪子能設有爲，這政府行將顛覆。客廳裏燒起濃香，雜以佳葩名花之馥，在空氣裏撲鼻可聞。當咖啡煮濃，衆人興高采烈的當兒，——門開了，奧利佛·伯登進來。

他愕然地在門首站着，驚愕的幾想脫身而去，好像一個受欺的丈夫撞見了他妻子犯罪。一種突如其來的怨忿和兇猛的情緒佔有他；他知道他的這愛情絕望了。凡他嘗被所隱的，凡他常以自諱的，如今一旦顯然地呈現出來，他見侯爵僭佔在此已

儼乎成爲被接受的戀人了。

不勝其忿然悵然，他知道這一切非他所願知道，這一切也不是他們所敢給他知道。至於這婚姻的預備所以須給他瞞的理由，他也毫不用怪異。他極明白這點；當他的眼睛兇然地和伯爵夫人的眼光相碰觸的時候，她臉紅了。他們互相意會。當他坐下的時候，一時默然。這個不速的客到將他們思索打斷了。已而公爵夫人開始和他談話；他簡捷地回答着，用了一種奇異，陡然變音的聲調。

他四周望了一望這些人，他們復喋喋地談着，乃自沈吟說：「他們都瞞住我呢。啊，復仇，復仇。」總之，他尤其忿然不釋於懷的，是伯爵夫人和安妮兩人，她們的好計如今是破了。

伯爵覷着鐘大聲說：

「啊！啊！是去的時候了。」

他掉過頭向畫家說：

「我們赴國國會席上去。只我的妻在家。你伴我們一起去如何？我樂意你同去。」

奧利佛乾燥地答：

「不，謝謝你。你們的會議是不能引我的趣味的。」

安妮站起來，取着玩笑的態度對他說：

「啊，還是去好，先生。我決定你使我們要比辯論更樂呢。」

「不，真的不去。你們沒有我很能自樂啊。」

她明知他心情不快，然猶裝慇懃的態度固執其意：

「來，藝術家先生。沒有你我真的不樂呢。」

一些話從他舌上不自主地遺漏了出來：

「咦！你沒有我正像每個人一樣樂呢，姑娘。」

這聲調略使她吃驚，她叫道：

「那很好。看他現在重又裝得道貌儼然起來了！」

他苦笑着。略點首說：

「我總須一天這樣纔好呢。」

「爲什麼呢？」

「因爲你將要結婚了，你的丈夫，不管他是誰，纔合說如此親暱的說兒，至於我則自當謹避了。」

伯爵夫人着急說：

「那問題也值得喋喋地討論呢。但我希望安妮嫁的丈夫，總不會這般方板，至疏間一個老朋友情誼的。」

伯爵大聲說：

「來罷，我們就是這幾個人去罷。時候不早了。」

那些去的人們同伯爵都站起身來，於普通的握一握手，公爵夫人與伯爵夫人和

安妮又每個地互吻了一下之後，遂同出去了。

他倆留下在裏邊，他同她，共站在掩上的門和垂下的帷裏邊。

「坐，我的愛，」她溫和地說。

但他粗魯地答：

「不，謝謝你。我却是也要走了。」

她懇求的喃喃說：

「啊，爲什麼？」

「因爲這顯然不是我來的適當時間呢。請你恕我不速而來。」

「奧利佛，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我不過無幸撞破了你一小部分的計劃罷咧。」

她捏了他的手。

「這是怎麼說？他們纔出去是爲的出席議院去。今天我獨個兒在家。你來正專

好都沒有呀。」

他齧着齒。

「再好沒有？啊，真再好都沒有！」

她握了他的臂腕，見他的眼光的兇猛可畏，很柔和地喃喃說：

「承認你愛她罷。」

他掙脫了他的手，再不能抑住這個觸怒。

「看你提到這點就發狂！」

但她並不怒重抱住他，用指捏着他袖子，懇求似說：

「承認罷，奧利佛，承認罷。你寧求知道着！我早就知道了，但是還求確實！」

還求！……唔，你明白我生命將會變做怎樣。」

他聳着肩說。

「你要我怎麼辦呢？你若失掉你的感覺，難道是我的不是嗎？」

她仍緊捏着他，拖了他到後邊的客廳裏，那里話聲不會被人聽見。她扯了他外衣，迫緊地隨着她。一時到了一張小圓榻邊，她勒下他坐在那里，自己挨在一傍坐下。

『奧利佛，我的好友，我的愛友，我求你，給我承認愛她罷。我知道這。我能在你所做的一切裏感到。我毫不疑惑這個，縱然這個能殺殺我的。但我還須從你嘴裏親自聽到。』

他欲待掙扎，她已在他面前跪下了；話聲咽在喉嚨裏囁囁地。

『唔，我的朋友，我的好友，我惟一的好友咧，是不是你真愛她呢？』

他喝着，想教她起來：

『不，不。我給你賭咒沒有。』

她伸手掩住他的嘴咽鳴說：

『啊，不要再謊罷。這很足以傷我呢。』

她乃把手按在那男子的腿上磋摩着。

他僅能看見她項頸的背面，一大堆美麗的頭髮已密密地間着了許多白毛；他憫然的觸動憐情。

他捏了一大把頭髮在手，用力拖她過來，却見那兩隻淚珠盈目的大眼睛眈眈地瞅着他。他乃就這些淚眼吻了無數的吻，說：

『愛妮！愛妮！我親愛，摯愛的愛妮啊！』

於是，她轉涕爲笑了，好像一個啼啼哭哭的孩子忽因住悲哀的樣子，咽鳴的說：

『啊，我的朋友，祇要你說仍愛我一點就好。』

他重吻她。

『唔。我愛你，我愛的愛妮。』

她站起來重挨他坐下，取了他的手，覷着。於是溫和地說

『我們已愛有這麼久了。無論如何總不該這樣就送終的。』

緊貼着她，他說：

『爲什麼要使這個送終呢。』

『毋非爲我老了不行，安妮却又太肖似我初被你愛的時候。』

他又把手指掩住她那可憐的嘴說：

『再說！我求你，不要再說這個罷。我誓說你錯了！』

她反覆說：

『如你果爲憐惜我一些的！』

他重肯定着：

『唔。我正愛你。』

他們這樣地注視好一會，沒有話說，手捏着手兒，很感動地，很悲傷着。

末了，她喃喃地打破了這岑寂：

「啊，我再喘延下去的殘生，不很快活的了。」

「我必努力使它給你快活。」

天上含白雲的光彩兩點鐘前黯澹地照着這客廳的，現在漸漸地重又包圍在這秋天蕭瑟的悲愁裏了。

鐘在擊着。

「我們在這裡已有好一會了，」她說。「你且去，惟恐有人來，你我又都是難忍耐的！」

他站起來，扯她近去，滿吻着她那半開半閉的嘴。於是如一對夫婦般手臂挽着手臂兒的走出了兩個客廳。

「再會，我的朋友。」

「再會，我的朋友。」

於是門帷跟後垂下了。

他步下扶梯，向梅特明路那里趁足走去，不覺得自己在幹着甚麼。他好像被打傷的樣子，兩腿敝軟着，心上熱而悸動着，髻髏一塊火炭在胸內燃燒。兩個，三個，或四個鐘頭罷，在路上躑躅了，神魂顛倒，身心疲倦僅能拖着足步向前。他乃回家去想了。

他果真愛這少女呢！如今他每當在她跟前的時候就能觀得自己所感的一切，自在蒙西公園散步以來，當他初發見她的聲音似曾聽熟的一樣，這聲音又是使他激動着的；自後就牽引起一種遲緩的，不可止禦的舊愛復活，非但不能撲滅，而且愈生愈烈，一種愛情是他自己所不能承認的。

他將怎麼辦？他又怎能怎麼辦？當她結了婚，他勢必禁止着頻繁去見她——這就難堪了。其間他且繼續要看望那家去，以免引人疑心。

他在家用飯——這個是他素來所不慣的。他命人在畫室裏將一個大暖爐燻起，因為晚上每種景象都是悲慘地寒冷。他且命架上的燈亮着，照的滿室如同白日，好

像他恐怕着室中黑暗似的；於是關上了門戶。一種奇異，深邃，肉體，可怕，悲哀的情緒抓着他了。他滿覺得這情緒佔居在他喉嚨裏，胸臆間，弛放的筋肉裏，以及顛倒失錯的靈魂裏。四壁的屋也老像能搗碎壓碎他的心的樣子：回他過去一切的生命，爲藝術家與做人的都集在這里。每幅張掛着的畫使他想起一種成功來，每具像物兒使他追起一種憶想來。但成功與追想事情都屬過去的了。他的生命多麼短促，空虛？雖滿眼呈現着美滿景象！他曾寫得美滿得志的畫圖，愛得得志的女子。他想起多少晚上亢奮陶醉，兩情綣繾地敘在這畫室中間。他發狂似的多少晚上徹夜的在散步。幸福的愛的快樂，世界成功的快樂，所給他的快感，是使他在世永不能忘懷的。

他曾戀着一女子，這女子也是眷情於他。從她的手裏，他得受愛的神祕世界展開的洗禮。她幾乎強把她的心胸打開，現在已是不能爲之再掩。別種愛的不自主地襲入，——或寧說是舊情新溫的同一的愛，由青春回溯的力所造成。因爲他愛這女

孩子了。現在掙扎，抗拒，總是無須的事。他雖愛她，滿心滿腹地愛她却是抱着悲觀，他不曾從她那里得有些微的同情，她永不曾了解他，眼見且嫁別人去了。在那種思念上，他轉輾沈吟着，反覆着，而不能去懷，他受一種默慾的虜住。好像一隻狗的狂吠；正像一隻被鎖的狗一樣，他覺得自己被縛束住毫無能爲了。當他想到這點，禁不住增加起煩惱來；他在這間明燈耀如同宴客般廣巨的屋裏，只是來回地踱步。末了，再禁受不住這種愛而不得的痛苦了，他想用舊情的追憶，壓制這新生的慾火，聊以作爲慰藉。他離開這杯盤地，去取那前所保留下來的伯爵夫人畫像的副樣。按在畫架上，自己坐了觀着。他想再見一回她，再見一回如往時他所依戀着的有生命的她。可是跳躍在這畫布上的，却是安妮。這母親褪落了，消滅了，只讓這般酷肖着的另一個面容來替代她。比較起來，這幼的却有着更漂亮的頭髮，更鬼話似的笑，和更嘲弄人的面孔。他恍悟到他的身和靈魂原屬於這幼小的動物，一如以前屬於伯爵夫人不屬於別人一樣，一如一隻遊艇屬於波浪不屬別物一樣。

他站起來，捲去了畫，這幻象也隨之而滅。感到沉在悲哀中間，他入寢室中去，從書桌的一個抽屜裏取出一堆他情婦的信扎來瞧。牠們是些一封封小而薄的信，堆在桌子上面高盈半尺。他用手探入這些火般熱的散文裏去，探入他們這久遠的關係中去。他定睛看時，巍然疊起在這小匣裏的，封封不是都寫着他的名字，而且祇有他的名字。他對這些黃色紅格的紙，追想所有兩地相思，兩心故事，都寄述於此了。當他回村的時候，一封封信的悲哀，淒然地從過去的夢痕裏顯出。

他想重讀一遍，就抽屜底去搜查一下，覓得一把最初時的信扎。當舊緘新讀的時候，種種記憶潰泉般起，清明地攪擾了他靈魂。他記得多少次，曾使他整個星期的神魂顛倒着；他記得這對他深情款訴的小小的每行字裏，含着多少遺忘了的情緒。他的手指驀然地觸到一塊精緻的繡帕。那是什麼？他疑遲了一會，猛然想起。一天在他的家裏，她悲咽着，爲了一樁小小猜忌的事，他從她竊得這塊含淚的手帕藏下的。

『啊，悲傷啊，悲傷的東西！可憐憫的女子啊！』

從這抽屜的底，從這過去的底，一切回憶煙霧般昇起。這祇是一種現實去後的觸景生情的煙霧，然而使他悲傷着的；他對這些陳紙哭泣了；好像見他們逝而不返傷瘡的樣子。

但這種舊情的激動祇足引起一種新的青春之愛的醒起，——一種苦悶的情流，使他心眼裏覷見安妮容光煥發的面孔。他曾愛着她的母親，舊情弛而新愛生。他始如奴隸般愛此幼女，一個老的，顫悚的奴隸，其束縛永不能解脫。

一切在他自己靈魂的底蘊裏能感出來的，使他惶然顫悚。

他試探求其故，爲什麼得使她這般的受束縛着。他注意她並不久。她祇是個初長成的閨女，心和靈魂還沈睡在青年裏迷蒙未醒。他呢，如今垂垂衰老了！那末，爲什麼這少女把她的一些兒笑，一些兒頭髮虜得他呢？唔，這些笑，這些頭髮，這美麗的少女幾使他要屈膝哩。

我們知道，怎樣一個女子俊的龐兒忽然對我們如鳩毒？這好像曾由我們的眼兒來吸食了，因而變成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肉體。我們吸食了遽變為狂妄；從其印像上抽出我們綿綿無盡的藕絲；非至於死時不絕。

我們有時怎樣的受這種殘酷神祕力量的痛苦，這力量由於一個面容佔在一男人的心內而起！

奧利佛·伯登復踱着。夜深了，爐炭已燼。外面颼颼的寒冷從窗侵入。他乃上牀去睡，轉輾反側一直到天明。

他一早就起身，神思恍惚併不知怎樣幹好。他只覺得自己的頭轉的好像旋風裏的標針一樣。

爲想改變一下他的心情和景遇起見，他猛想起每星期的今天，照例他的數個朋友集在土耳其浴室裏的，浴後就在那里吃飯。於是，他慌忙穿起外衣，希望從那浴室裏的冷雨可使他清醒起來，遂去了。

一到戶外，徒然受着一陣冷氣襲擊，一個寒噤掃去了昨晚積來的迷濛氣息不少。

沿着鮑爾士走去，一陣秋風兩邊夾道的黃葉蕭蕭颯颯的雨一般掉下來。舉眼看時，從這邊到那邊屋子的中間，飄飄揚揚，好像許多黃蝶兒風中飛舞一樣。正像秋盡冬初的景象，階前路上滿擁着殘葉。一陣風過，紛紛的叙在一起旋波似的轉動着。

時候正當秋冬接界，天容正慘澹悲鬱得緊。

當他踏進土耳其浴室的時候，忽想走了一陣如此寒路，眼見就要享受肉體摩擦的暖意，乃給奧利佛蕭瑟的心上一種滿意救濟。

他急忙的解衣下去，圍着侍者遞給他的一襲輕軟浴衣，乃從兩扇開着的門裏隱去。

一種窒息似的暖氣，從遠處一個大火爐裏瀆出，使他一時悶住，常經過那間點

有兩盞東方燈的摩爾浴間的時候。於是一個頭毛披得散散的，赤身僅御一塊腰布，顯出一身烏油墨肉的黑人站在那首打起門韓來：伯登走進一間圓大的溫泉室，高而靜，廟宇一般似的。光從上邊透入，經過天窗、經過三角式的彩色玻璃，使這間有阿拉伯一切裝璜的風味的大廳透明般亮。

老的，少的，各式各種人，幾乎都是裸體，慢慢地悄悄地，踱着。又有叉了手在大理石的橈上坐着的。也有低着聲音在說話的。

灼一般的熱氣使人滴汗。在這間有東方古味的飾裝得雅緻絕倫的暖室中，人體如炎夏般被薰着，古銅般顏色的摩爾人用以來往奔走，很有些神祕風味。

畫家一眼就見到在那里的伯爵郎達了。他架起他那廣博的胸和兩條粗臂，羅馬角力的武士似的在那里踱步。他原是個老於溫泉室裏的人，到過溫泉室裏就好像伶人登至舞臺上一般了，頻頻瞅着他的一雙老眼看這一切巴黎強健的肌肉。

『好早上，伯登，』他說。

他們握了握手。郎達又說：

『嚇！熱點汗真好。』

『唔，好的。』

『你見洛克廷納沒有？他也在這里哩。我每天從牀上翻起時第一個找的就是他。啊！方才好像他的影兒一幌似的。』

一個侏儒裸着臂，圍了腰衣從身傍經過，使這兩個老的雄偉的傢伙嗤然。

洛克廷納看見畫家，走來了。

他們圍坐在一大理石桌上，如客廳裏般談着。侍者把飲料取來。他們聽得一陣水響聲，一陣輕涼的微雨灑在赤熱的肉體上來，沁脾地快活着。四隅有商商的潑水聲，繼續地來打入耳鼓。

每見新客到時，這三個朋友輒站起來招呼，一時裏來了大塊頭哈列孫，小王子

伊拉蒂，伯爵福拉克等人。

忽然聽得洛克廷納喊：

「啊！弗倫特爾！」

侯爵進來時，手反迫在臀，態度很是從容。

郎達喃說：

「他確是個真的武士，這麼雄偉的漢子。」

洛克廷納接着向伯登說：

「他將和你朋友的女兒結婚，可真？」

「我信是的，」畫家說。

但那個問題却禁不住給奧利佛心上發生一陣厭惡，臉上頓現失望怕人的面色來，縱在這大庭廣衆間，還抑制不住。向來只隱約地覺到猶未恐非真的恐懼一時竟給他如此窘迫着，有好久時他只想用暴力去撲擊着侯爵。

他站起來。

「我倦呢，」他說，「要就到按摩室去。」

一個亞拉伯人旁邊走過。

「愛米德，你得空沒有？」

「唔，麥西兒伯登」

他避着和弗倫特爾握手，急忙走出，這時候弗倫特爾正在踱步。

他止在一間巨大的休息室的窗下一張坑牀上，不到一刻鐘光景，那里一抹窗都圍起坑牀，中間植着一簇花木，泉水如雨珠般跳落下來，使人覺得心曠神怡。他如感受着一種被人追迫般的駭怕着：侯爵跟後進來，坦白地想和他親近，他却渴想要殺他了。

他又站在黃葉蕭蕭的鮑爾士路上了。牠們不再飄落了；最後一葉已給一陣長風摧打下來了。那些紅的，黃的殘葉，魚鱗海浪似的，這兒一堆，那兒一堆，都隨風飄送。

忽然一陣風吹從檐前掠過，蕭蕭颯颯的如風吼雨嘶。這聲音似從梅特明那里吹來投向鮑爾士那里去的。

這些落葉兒，這些一切的落葉，似在期待的樣子，接着就紛飛揚舞的飄起，牠們先是吹動着，旋而漩水似的轉動起來，托地飄至屋脊般高。一簇毛團兒似的，輕地被送過巴黎，直向郊野那里去了。當這些落葉的雲向別處捲去了，清脫的街路好像被掃除的一樣。

伯登忽然驚惶地說：『我將變做怎樣呢？我怎麼幹好？我往何處去呢？』他回到家，一時不知所措。

一份朝報現在他眼裏來。他取了數頁，想讀一讀，作為一二時的消遣。

『我在家吃飯，』他進門來囑咐了僕人之後，遂至自己的書室去。

但一坐下時，他就感到不能在這里了；因為他立感到一種怨忿似的焦燥。

他所瀏覽用以自遣的報紙並不能使他沉靜下來；事實的入眼，恍乎不知所云。

中間有一個標題他想特別明白的，是格里洛的演說辭。這是關於議院中的事件，伯爵很發了點議論。

他的注意，由此而引起趣味的，是見名伶蒙脫洛斯的名字，他廣告今晚要登台一次。據報上說，這次樂奏是千載一時機會，因為名伶蒙脫洛斯離巴黎已六年，這次回來，譽滿歐美兩陸，同來的併有聞名巴黎五年之久的名瑞士歌家赫爾孫氏，以其珠聯璧合之美。

奧利佛忽然從心裏躍出一種意見；他將給予安妮這次觀劇的快樂。他想伯爵夫人的心裏會給這計劃上的阻礙，然可稍變換一下。獨自伴她去自然是不行。他必先去定下一個房間，如伯爵夫人拒絕的話，果可令她的父親和公爵夫人伴去的。在那點上，可以公爵夫人為主客。那末侯爵亦不免要邀一下了。

他躊躇了一會。

一定的，婚姻早經肯定，萬無疑惑的了。他猜測他的朋友切心促其實現，知道

她將在最早成熟的時期裏把女兒配與弗倫特爾的。這一切他是無能爲力。他既不能阻止，又不能變改，又不能延長這痛心的事。因爲他既什麼辦法都沒有，與其這等徒然地面咆哮着，何如勒定靈魂，掩去痛苦，佯裝愉快，以圖博個好與他後日相見呢？

正是，他該請着侯爵，如此又可以混去伯爵夫人的猜忌，又可以預定一條友誼的路在那對小夫婦家裏了。

於吃過飯後，他立即到戲院裏去定好一個有帷幕的包廂。成功了，乃急去看格里洛夫婦。

伯爵夫人聞他來幾乎倒屣出迎。她猶很受着昨日熱情的筵會的感動。

「多快活你今天到這兒來，」她說。

她囁囁地：

「我特給你獻些兒東西來的呀。」

「什麼？」

「看哈爾孫和蒙脫洛斯千載一時佳劇的一個包廂。」

「啊！我愛的，怎樣可憐！我在守孝呢？」

「你的孝快已滿四個月了。」

「老實說，你還是不能去的。」

「安妮呢？想一想，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囉。」

「她去着誰伴着呢？」

「她的父親和公爵夫人，他們我是願意邀着的。還有侯爵我也想邀着同去的。」

她瞟了他一眼，極想去吻着感謝他。她反覆說，似不能信仰他耳朵似的。

「邀請侯爵嗎？」

「唔，爲什麼不呢？」

「她立即允諾這樁事情了。」

他若無其事的接口說：

「他們的婚期你定準了沒有？」

「啊，是的，很近呢。我們有着多方的理由趕快辦完這事；這個在母親沒有死的前面已經決定了，你記得嗎？」

「唔，完全記得的。什麼時候呢？」

「總在一月初旬。我抱歉沒早告訴你。」

安妮進來。他感到他胸內的心只是突突地跳個不住，一切他對她的溫情陡然變做淒酸味，在他胸中產生着一種奇情，將愛情盡變做嫉恨了。

「我給你獻些兒東西呢，姑娘，」他說。

她答：

「那末，我們倒該先商榷一下，這『姑娘』的稱呼。」

他較正經的說：

「聽吧，我的孩子。我很知得你在預備的那樁事。我確對你說這稱呼是暫時的啊。」

她諂媚地聳了聳肩，那伯爵夫人不說什麼，老遠地觀着，一時却也插不得口。
安妮問：

「你給我獻的是什麼呢？」

他告訴她看劇的事併所邀的幾個客人。她快活的雀躍起來，如一個無邪的少女樣子，摟着他的頸，吻着他那雙頰。

他感到自己昏暈，當這小小的芳唇，兩口蘭麝般的香氣挾着接觸到他的面頰上面，他竟自覺得靈魂兒都沒有了。

伯爵夫人惶然地對女兒說：

「你知道你的父親在等着你哩。」

「是的，媽媽，我去。」

她去了，猶然把兩個吻從手指上擲了下來。

當她去遠的時候，奧利佛問：

「他們作蜜月旅行不？」

「唔，三個月。」

不問自己怎樣，他喃喃說：

「這樣很好。」

「我們將重敘我們舊時的生活。」

他囁囁地：

「我希望這樣。」

「同時不要拋棄我哩。」

「不，我的心愛的。」

他日前所顯的情緒嘔的她要哭泣的，這次他方纔要請侯爵去同觀劇這意念，却恢復起這伯爵夫人的一點小希望。

真修如曇花一現！不上一個星期前，她用了猶疑和嫉妬的注意，新觀察到此人臉上一切痛苦的創痕。她果不能無見的，因為她素來是使盡一切的心力以猜測他的；安妮的不時的存在每時提醒她努力的徒然。

每物立時壓迫着她，年齡與居喪！那以前常用以奏凱旋使人消魂蕩魄的輕媚艷笑的賣弄，曾為喪儀易着黑衣而麻痺着，却足適以造成安妮青春的更光煥動人。她已覺得安妮回巴黎如此其短促的日期。為不知若干悠久，原來她苦心焦慮要用以作相似的打板以為自己利益之圖謀，已毀破無餘。如今她惟想把這使她成為素裝的喪服，從自己身上摔去了。

如果她早就覺到，有了一切美的裝飾品可用，如果她得選擇其精美而稱於其容貌的材料來鉤心鬥角的裝琢一下，使其欲老的丰姿上增加一種富麗的氣概，以勝於

她女兒的未飽滿的美，則倆人中無疑地她仍爲更動人者。

她原很懂得那些黯然的夜衣，與那些輕軟旖旎的朝衣的效感的，——那些半露酥胸的錦衣，和相愛的朋友午餐，濃香氤氳，是充滿着肉感之美的。

但她服着這黯澹愁悶的縐衣有什麼辦法呢。以她的固執的孝思，不是當穿滿一載嗎？一載！她當一載繼續的禁囚在這種黑的，呆板的，無光彩的衣裏呢。滿滿的一載，她覺得一天天，一時時，一分分鐘地在那黯悶無情縐色裏老去了。在這一載裏她將怎樣地挨過，倘她那可憐的殘軀繼續在她惡劣的心情裏如此衰頹下去？

這樣的思想如今永不能離着她，昔時的縱樂，使她一切見之而厭惡；昔時的喜悅，使她一切感之而痛苦，她沒有幸福，沒有喜笑，沒有興趣。她顫抖着，矢志地要擺脫那壓迫着她的惡運；因爲沒有這種擾人不安的迫害狂，她勢必仍屬那麼安靜，那麼活潑和自由的。可是現在只覺靈魂的還少，心的童年；恍惚若像一個初入世的少年人一般，有一種風月無限的貪心，熱焰且勝似從前，而對於愛尤感不

足。

一切迷人的東西，一切溫柔，旖旎，詩感的東西，得使生命成爲可愛而愉快的，都從她告辭了，因爲她已老了。一切都完了！但她心裏有的是少婦般泛濫的東西，所感受的就是情慾的不足。她並未老，所老的惟是那些包着骨殖的不幸的皮肉，漸成爲皺，成爲雞皮，而日事消瘦着，好像衣服的着在衣架上一樣罷了。皮肉的頹敗會變成她一部分的憂恐，——幾成肉體痛苦似的。這種深慮會使她憂形於色，惴惴焉惟以老去，好像爐火的將燼，爲恐。真的，她想能感到。如一個頑固的瘡似的，前額上皺紋的日漸蔓延，臉頰和頸部的肉日漸消瘦，無數的雞皮從身上生着。好像一個患者不自主地時時去擦看他的病體一樣，年月衰老的恐慌和實現引起她靈魂裏不可止已的慾望對菱花去確定着她。鏡子頰向她，吸引着她，用了永久的辨認，使她耿耿地看了一回又看一回，且微觸之以手，彷彿那可惱的年事得因此轉愈了的。其始這不過是宗隱意，不論在家或何處，她每次得見這可怕駭人意思的呈

現。她將會站在街上而覷着照在廚窗裏自己的影子，好像商人裝在他們鋪面的每塊玻璃有手去找她似的。漸次這變成一種病，一種迫害狂了。她開始隨身挾着一種小象牙的裝飾具，在裏邊一面嵌着面鏡；她每當出外的時候，常持了在手而舉向眼前來。

當她坐下的時候，在錦帷繡幔垂掛着的廳堂裏或讀，或寫，她的心老是暫離去這項新工作，而復回到這舊的思索上去。雖努力要制止，不想想這，去吸收些別的東西而從事於工作。一切都是徒然。而且這種願望祇有苦着她；轉瞬間她的手棄開了筆，又不自主地向那面放在書桌上有古銀作柄的小鏡伸了去了。在這橢圓疊花的鏡架裏，她那被包圍着的整個的臉孔仍像曩時的臉孔一樣，但却很像一個古老的畫像，或一具被日光曬褪色的塑像那樣了。於是，在看了久時之後，她必厭惡地把鏡擲開，復集中注意力去工作；可是未讀上兩頁，或寫滿二十行之先，要想窺鏡的欲望又躍躍地生出來了；於是又不自主地伸手去拿着鏡了。

她如今握着這鏡，好像一個憎厭的，熟爛的飾物一樣，是爲人所不樂意去染指的，每當去晉見賓客的時候，輒自照了又照，直等映的自己，眼淚都淌出，於是一個人似的在恨着牠，棄了又握在另隻手裏。

有一天，當她發狂地在自己和那鏡子爭鬥的時候，她憤不可遏的把鏡擲去，撞在牆上成爲粉碎。

但不多時後：她的丈夫命人去修好，給她送回一發比平時更爛爛明亮。她取了這重圓的破鏡，謝了他，復爲其鏡的主翁。

又是朝，又是晚她緊緊地閉上了窗戶，不管她自己怎樣，輒自忍性的，準確的，去考量着這微靜而又可恨的毀敗的歷程。

上了牀苦不成寐，復點着臘炬，而張目注視着，儘量想繁慮和不寐乃是催老年華的最可怕的魔物。深夜的靜默裏，聽得點點嗒嗒有規律的鐘聲好像喃喃地在說：

『去啊——去啊——去啊』的樣子；那時候她的心將顫抖成這樣的孿瘻，常蒙了被

而噓氣吞聲。

也像每個人一樣，以前，她也曾覺得歲月逝去給人的變改。也像常人一樣，每冬，每春，每夏，她說，自己沈吟的說：『我比去歲增老一點了。』可是她仍是美麗，動人的姿態一點都未減損着，因而這並不足使她痛心。如今忽然變樣，迅快的歲月急轉直下地凋殘她的容華。使她陡然感到流矢似的時光，在無盡的歷程裏以寸光分陰摧促人們的生命，而每一想到，她輒自要變的如癡如狂。

在這些擾擾不休的夜後，直至僕役曳起了門帷點了晨火時，纔得更安靜的在暖衾裏臥一下。恍惚地，矇矓地，在一種精神麻痺的狀態裏，續着那曩時爲愛而生存的餘夢。

如今每朝，當她一起牀的時候，她就感到一種祈禱的欲望，想從他得一點救濟，一點安慰。

於是必跪在一座大橡樹的耶穌前面，那是奧利佛贈給她的一個絕精緻的雕刻，

閉着嘴，用種祇是自己靈魂聽得的聲音；對這神聖的救世主哀懇着。除自己一種滿心的虔誠，聞之惟恐不敬的誠志外，她無疑是信他聽着的，信他是介意於她的懇求，大概要爲她的痛苦而愴然。她並不哀禱救世主以不可能的事，——使她到死仍美麗，鮮艷，光煥；她祇求他賜以一時的恩眷。她誠然老了，容華日趨衰殘了。但爲什麼如此快呢？有些人的美是駐的如此其久的。怎地他不使她變做他們中的一人？多麼慈悲，（因爲他總也要爲此痛苦的，）如果他得更賜以二三年的美麗，以供她爲行樂必須的資格！

這些話果並不出諸口，祇是滿腔怨憤似的對耶穌這麼暗祝着罷了。

於是站起來，坐在梳妝檯面前，誠敬和祈禱時一樣，用手調着粉黛胭脂，香水，油膠，來從事裝扮，給她淺淡中描出一副俊秀的容貌來。

第六章

鮑爾士有兩個名字在每人的口碑上：「愛邁·哈爾孫」和「蒙脫洛斯。」愈走近戲院的時候，聽講的牠們愈是頻繁。斗大的字牌掛在戲院門前，撩的行人眼花；那熱鬧去處的空氣裏是充滿着震動。

高巨的建築物，標着五個大字「國立音樂院」匍伏在蒼然的天下，顯的在衆人前是華麗微白的藥物，走廊下按的是大理石柱，電燈耀的一片銀雪也似的，照成一座劇臺的景象。

在這方場上，有許多騎馬的武隊在巡邏着，車水馬龍從巴黎的各隅集來，看去，從車的低低的窗下，整片爛光衣服和澹白臉孔的結晶體。

包車專車一條線似的排列在空地上，在等着那些戲散退出，穿着絨邊或毛邊或無價花邊披肩的婦女及其伴侶——花枝招展地打扳着的婦女們。

在一切這著名扶梯的路上，好像撞進什麼魔宮似的——潮水般汹涌的婦女們都裝扮得像天后一般，頸間和耳邊金鋼石奪睛地燦耀着，長的衣服在地上拖着。

聽座早就擠滿着，因爲人家皆不願交臂失去兩名藝術家的觀瞻。在燈火輝煌着的電光下，一切客座都有人們擇座的嘈雜聲，雷鳴鼓擊也似的吵鬧着。

包廂房間裏已坐着公爵夫人，安妮，伯爵，侯爵，伯登和梅賽明先生諸人；台上在下着幕，他們所見惟景外的幾部，一般人在談話，奔跑，和叫嚷；服在短衣裏的工人們，外套裏的紳士們，戲裝裏的藝員們。但在幕後隱隱有一片響聲聽到，他們恍惚感到一羣鼎沸，激動的人在，他們活潑的攘擾幾乎像要衝破幕而把景顯露出來。

戲目演的是浮士德。

梅賽明因說這本劇曾在里昂大戲院一度的開演過，其劇情大概得失，和每段唱的怎樣，都批評了。安妮半面側向他，津津有味的聽他講着。時時瞥一動情的眼色，於那數日之內將變做她丈夫的未婚夫。她現在正愛他，如種無邪的心愛着——就是說，以一切的希望在愛着。這現實生活開始的陶醉。及其切心於冀求幸福，使

她因着這享樂和希望而顫抖了。

對這一切神秘的，隱密的，可嫉妬的愛，奧利佛原看見。知道，而且能窺測其淺深的，其心的創痛之深正像坐在熾炭上一般。他是站在包廂的後邊忍痛地瞅着他倆。

擊着三下，在指導員桌子上，一根鞭的輕微，乾燥的敲打肅靜了一切喧嘩，擾攘，和耳語聲。於是在一短的深靜之後，第一次序樂起奏給劇臺上充滿以一種神妙莫測的音樂；一種音樂使人徧體酥麻着，詩美的感覺蕩人心魄，沁人脾胃，好像月白風清之夜，聽到天上的仙樂一樣，

奧利佛坐在後廂，淒楚地感動着，髻鬚這樂調子找着他的創痕了。

但當幕開時，他復站起，見座上髻鬚一個冶金術者的樣子，浮士德博士正投在深思裏邊。

他聽這樂曲已無數次，幾乎能記誦了。他的注意立即離開劇臺而向聽衆去注意

着。他初注意到貼向着劇臺對門鄰近的一個包廂裏，有幾個男子的面孔彷彿很稔熟的，他們都是些交際場中的人，藝術家和雜誌，報記者，凡羣衆所趨未有不到的人們。沿着這包廂看去，他又溜視着在座上各個婦人。洛克里伯爵夫人光艷耀目地坐在前廂裏誠是天生尤物，略遠一點則是新婚的伊伯林侯爵夫人在映照鏡子。『一個艷麗的情影啊，』伯登艷羨的說。

聽衆悉心地在聆聽着，顯然地享樂於蒙脫洛斯對於人生的悲哀。

奧利佛愁：『怎樣快活的可笑！這裏浮士德，浮士德這神祕崇高的人，嘆着幽鬱的牢騷，發着苦悶的哀吟，而這衆人却切心地等候蒙脫洛斯聲音的變換。』

他於是也像別人般的在諦聽了；在這稔熟的歌詞裏，經着人人靈魂深處之音樂激動着，他得有歌德（浮士德之原著者——譯者）夢見浮士德心的那種發見了。

他曾誦過其詩，但知其美而未曾深受其感動；現在他忽感有無限般深峻，因為此晚他深感到他自己就是浮士德了。

安妮略倚斜在椅邊上，悉心地聽着；愉快的喃喃聲從聽衆那里發出，因為蒙脫洛斯的歌聲變的更高昂，更圓潤漂亮了。

伯登閉了他的眼睛。一月以來他在實生活上所見所經過的，得使他溝通着這種情感。他曾使這世界，使他自已變做這種迫害意念的蹂躪場。凡他所見有美的或希望的，凡他所思是可獻媚的，他毋不竭而犧牲之力以獻與其小友；對於這戀愛他日夜是未嘗一刻去諸懷的。

如今，在他自己靈魂之深處親聆到這浮士德的悲哀的迴響；爲他無果情慾一切的不幸，自殺的渴望引起了。想自殺如此地以了結其煩惱。他瞅着安妮的美的側面形，看見坐在她後邊的侯爵弗倫特爾也在覷着她。他覺得老了，不濟事了。啊！你沒有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冀求，甚而也沒有權利去想！覺得自己已是夕陽在山，好像一個老僕精力衰疲將在解職退休的時候！啊，這年老的痛苦！

掌聲如雷地鼓動着；蒙脫洛斯已博得他的尊榮。拉平里乃起而接唱着。

奧利佛以前不會聽他唱過這段，所以也很興趣。羅平這詞子，唱得頗有裂帛鳴金之音，於是落到尾音這段，音喉已帶有沙聲，使他一時候的感到嫌棄。

但陡然蒙脫洛斯賣力似的唱的一句，却直刺入他的心上。浮士德對撒旦說：

『我如得一包羅萬象的寶匣：

我須有青春。』

這伶人穿着絲的道服，劍在一旁掛着，一個戴羽帽，俊秀，年青，美麗的頭——極有優孟的風姿綽約斌媚之狀。

四座俱有碎碎的低語聲音。他是俊美，得使一般婦女着迷。但反之，奧利佛却老是不高興起來，因為經過這麼一種變形術那歌德劇詞上原所有一種刺人似的心像反因此都消失了。現在盈耳滿眼地在他面前的，只是種嬌美的歌聲，和幾個有才藝的藝員嘹唳歌着而已。他不喜這個穿絲袍的男子，這個極力賣弄他嗓子的美少年。而且這受迷的淫邪的浮士德騎士，去蠱惑着邁格里脫，恐也非是合理的。

他復坐了下來。那方纔聽到的一句復來至心頭：

『我如得有一包羅萬象的寶匣，

我須有青春。』

他反覆低唱着，悲哀出自靈魂的深處；當他把雙目溜着從椅斜透出的安妮粉頸的後相時，他滿心地感着這種欲愛而不能的淒楚。

但蒙脫洛斯這般圓滿地把這第一齣歌完了，他是賣盡了氣力的。一時掌聲不絕，轟轟然如雷如雨。每間包廂裏婦女們拍着掌，站在她們後邊的男子們也跟着呼叫，拍手。

幕下而復開凡兩次，掌聲仍不能靜下。於是幕下第三次了，纔算把聽衆止住，公爵夫人和安妮還老是在嘖嘖讚揚不止，尤其對於這伶人禮貌的致禮爲欽慕。

『啊，他在瞧着我們呢，』安妮說。

『怎樣一個出色的伶人！』公爵夫人叫着說。

這俯前在觀着的伯登，却又氣又鄙賤的去觀着那個勝利的伶人，被兩個人架着，足彎屈着，手按在臀上，作出一個舞臺英雄一切的傲氣而徐徐退去。

他們開始議論他。他的成功是由於他的天才，又由於他的迎合的。他每過一個都會，一般女子們輒醉心地歡迎着他，她們早就仰羨他的艷名，當一見他在臺上她們就要爲之顛倒不止。一般人都說他並不注意於這種顛狂的情緒，倒是真心實意求其歌舞的勝利。因了安妮在座，梅賽明很隱約地略述這美伶的生活史一遍；快活得發狂的公爵夫人懂了，而且極贊成着她。她見他是這般的善勾引，這般的美而有名，却又卓有音樂的天才。結末笑說：

「此外，像他這樣珠喉怎不令人顛倒了呢？」

奧利佛忿然而且淒苦着。他委實不解每個人要著迷於這個行腳的歌舞家，說爲他那種所表現的人性，那祇是種優孟登場，不是他自己的；說爲他那副含有錯覺性的美貌，那只是種每夜顯於燈光下粉墨所裝成的。

「你毋非嫉妬他們罷，」公爵夫人說，「你們這般交際場的男子和藝術家，常鄙棄着演員，因為他們要比你們來得更成功啊。」

於是她轉過來向安妮說：

「好，我的孩子，你正是初入世的人看得很清的，你想這個藝員如何？」

安妮用種堅信似的態度答說：

「我很喜歡他。」

擊了三下，第二幕開始，幕布又捲起了。

哈爾孫的唱詞是重軸。她的歌音鶯鳴簧囀的似比前更佳，字眼和板尤其咬得準確。她誠然已變成一偉大的人物，卓絕的歌舞家，在地球上聲譽的著稱幾與俾士麥或里士布相頡頏了。

當浮士德來與他接見，他在種銷魂蕩魄的口吻裏說出這般甜蜜的話兒：

「我美的仕女，你難道

不容我挽着臂兒行路？」

當那美髮的邁格里脫，這般妖艷斌媚，答着他說：

「不，先生，我既不美，也不堪稱作仕女，

我的臂兒何煩你挽了在行路。」

全座的人都聽得呆了。

幕下時掌聲足使人發聾；安妮已久矣乎逗伯登要挽着她的臂兒在行路的了。他的心上復觸到一重新的創傷。在這期內他並不說什麼。他的心却充滿迫害的意念，使他覺得憎恨，覺得淒涼，當他入至更衣室時，他自己却見兩個面頰變青白了。

接着又在演園會這幕。

一切時都使一般聽衆神癡着迷，因為以前從未有過這般柔媚陶醉的歌聲，從接吻的口裏如此地發出來的。他們不是兩個著名的歌舞家，蒙脫洛斯和哈爾孫。迺是兩個理想世界中的人物，不是兩個人物，是兩條嗓子；一個永是在愛的男子的聲

音，一個永是受愛的女子的嬌音。總之，乃聯成人類戀愛的佳詩。

當浮士德歌：

『讓我，啊！讓我看著你的龐兒。』

又溫存，又多情的敬愛之辭，從他的口裏發出，真的是能搖動着每個人的心。

奧利佛憶起他自己在郎舍里花園的牆窗下面說過這話的。直至現在，他向來是認做小事不復憶想起來的，現在這起在他嘴邊好像一句纔叫着的呼聲，纔做着的懇求，他生命裏一種最近的希望和最近的恩賚。

因此他不能再聽什麼，再聽得什麼。一種敏銳的嫉妬的痛苦起在他心上，因為他恰瞧見安妮舉起她的手巾在拭眼淚呢。

她在流着眼淚！怎地時她的心是脆弱，是很受着點激動的，然而她的小女兒的心還未懂得人事。在很接近着他，不想着他，她却受着那一種能顛倒衆生的愛的激動——這種動機，這種啓示却從於那個鸞藝的無聊賴的行脚伶人啊。

啊！他不必再厭惡着侯爵弗倫特爾了，那個呆徒，他看了，聽了，而仍不理會得什麼的。但他怎樣咒咀這蒙昧的男子，他是把光明遞給與這少女的靈魂的！

他願給她獻幫助，好像一個瞧見或人在頹敗欲倒的圯屋中的人樣子，拖着她，曳着她走開，以避其危險，而對她說：『讓我們走罷。讓我們走罷。讓我們走，我懇求你。』

她怎樣的在諦聽！怎般地感受着！他的心多麼淒楚！他曾受過這樣的痛苦，然而却沒這般酷烈。他憶起了，因為一切嫉妬的痛苦都如復裂的創痕般醒起。這第一次是在郎舍里，當從謁慕回家的時候，他初感到她在迴避着他，卻沒有駕御她的能力，駕御那個野如小獸般的少女能力。那里，當她迴避他去插花的時候，他感到碎心似的欲望要喝住她，把她扯近身來。今天無形地是她的靈魂在避去了。啊，那種咬牙的忿怒他適又感着——總之，以前多少小小的抨擊，我們自己所不能承認的，似乎都給一個愛者的心上一些不可磨滅的藍痕。他頓憶起一切痛苦的一串串輕微的

嫉妬襲擊着他，日進，日出。隨時凡爲她所經注意，愛羨，渴慕着的東西，他必嫉妬着；什麼都被嫉妬，什麼一律地，茫然地，舉凡消磨安妮的時間者，或做成她驚，注意，歡喜，驚愕，戀愛的對象者。因爲這一切都從他潛奪她一些兒去的。凡她所做一切而沒有與他爲伴的時候，他都予以嫉妬，一切他所不知道的事，她走出的事，她誦讀的事，一切似給她快活的事；嫉妬一個在非洲鬥傷而在巴黎大登特登有一星期之久的軍官；嫉妬一個很被稱贊着的小說家；嫉妬一個不知名的青年詩人，他未被他見過但他的詩却被梅賽明背誦出來的；一句話，就是在她談吐中間所被贊揚的一切人等。正因一個男子愛女子的時候，縱她一想及一個有趣味的男子而不能不裂心斷腸般痛着。他的心急迫地要使在世上惟他獨個兒得受她的青睞。當她一似乎要盼望什麼人的時候，他輒投上她的視線前面，倘他不能分享，或全盤吸他過來的時候，他必於自己靈魂的深處在悲痛着了。

正這樣，奧利佛今見這伶人而痛苦着，他似要閃耀其愛吸引過座上這一切的婦

女；他且怒及那些應和這優孟勝利的男女，婦女們醉心地贊揚着，男子們蠢愚地又應和着。

一個藝術家！他們稱他做藝術家，一大藝術家。他有他的成功，這般平庸，只附驥於解釋一個外國大作家的思想而成名啊！啊！那正適合於社會上一班人士的理
想和智力，適合於那些終生艷羨着人生藝術而未登堂造室的假鑑美家。他瞞着他們
贊揚，如醉如狂；老的創痕復呈現於心底，引起了丈夫驕傲的心，乃深厭這些藉門
第和錢財為勢傾一時的呆徒們了。

他一直到劇完受着這種思想消磨着，沒有啓口過。於是，當最後一通熱烈的掌
聲鼓靜了，他獻手與公爵夫人，那侯爵則挽着安妮的臂。他們湧在人流裏，一遲緩
的許多肩膀，美衣，外服的瀑布流裏，走下大的扶梯來。公爵夫人和這少女乃同她
的父親併侯爵坐在一輛大車裏回去了，奧利佛，伯登仍同海賽明立在戲院的階下。

他心裏忽然和這男子親暱起來，——或者寧是一個在荒郊的人聞人足聲則趑然

喜的那種自然的吸引。因爲他現在已覺得迷失在一羣漠不相關的人羣裏，和梅賽明却還可以談一下她哩。

他乃把了他的臂。

『不要就回家去，』他說。『這是個愉快的月明之夜；讓我們散一回步去。』

『很好，』

他們從中夜的人羣裏，從戲院散後靜悄悄的路上頓添活潑氣象的如擁的行人裏邊，向邁特琳路走去。

梅賽明的頭裏充滿許多雜七雜八的東西，一切談話都能般攀搭的——伯登所謂百科全書；他如瓶瀉水地談着兩三種最有趣味的題目。畫家只靜默地聽着，蓄意引他去談着她來。他被囚在他的愛裏，茫然地走向前去，一切不能引起他的趣味。他已被嫉妬壓的精疲神倦，覺得在這世上是沒有什麼足供他作爲了。

他將這樣地走向前去，痛苦一刻深似一刻，沒有可希望的什麼。他將過着虛空

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觀着她遠離了去，美麗，快活，被人愛着。一個愛人！大概她也不免要像她母親那樣的有個愛人了罷。他感到胸中這許多的複雜痛苦之源，這麼種煩惱的海，如此多不可拯救的傷痕——他覺得已被棄絕，所有的希望都化作泡影了——任何人是沒有過這般的痛苦的。他忽又想到多麼傻是那些無聊賴的詩人，發明所謂「登顛落水」的悲哀的渴念（譯者按：登顛落水爲弗呂茄的國王，相傳王被投諸湖中，水及其頭，上懸有美菓，王若欲飲則水忽退，若欲食，則果忽升。）和所謂「貝羅米若斯」的虔誠的心！（譯者按：貝羅米若斯係傳彼以土造人而竊取天上神火付諸所造之人以使之生者。）啊！要如他們想像了，要如吟着這樣一個老人爲一少女發狂的愛，他們將寫出愛而不得的怎樣種秘密的幽想，怎樣種肝腸斷的痛苦，而且是多麼種危險的事，一個年青的少女咬碎老人的心啊？

梅賽明仍滔滔地談着；伯登截斷了他，在他的迫害的影響下，幾不自禁地喃喃起來。

「安妮今晚真美。」

「唔，甜蜜的。」

伯登繼續說下去，阻止了梅賽明廣續着他的議論。

「她且美似她母親呢。」

這另一個是慢意地贊同着，幾次只是反覆答：「唔……唔……唔……」顯見他的心是不在那兒。

奧利佛却費心地把她擒在這個意念上，試提說一種爲梅賽明所素來注意的問題，在說：

「她於結婚後，必至造成巴黎一個最時髦的客廳的。」

這果真其然；那美術鑑審員以他那種交際場中的人物，開始給一精美準確的估量，於那侯爵弗倫特爾將在法蘭西社會裏所佔的地位。

伯登聽着他；在幻想中覩見安妮坐在一個大的，光明的客廳裏，四周繞縈着許

多人士。這種夢境也不期地使他嫉妬了。

他們已到了鮑爾士路了。當經過格里洛屋子的前面時，畫家舉目望着。燈光似乎還在窗裏烟輝，從幕簾的縫裏透出，依稀可觀。他立時猜忌到公爵夫人和她的姪兒被留進去在茶談了。他怒的幾乎胸膛迸裂。

他仍攜着梅賽明的手在，偶然一種意見的觸動使他抨擊着少年的侯爵無餘。他們普通談着安妮的話，都是使她的印像成爲極可愛。

當到了愛文義村畫家的門首時，伯登問：

「你進去嗎？」

「不，謝謝！晚了，我要去睡哩。」

「啊，半點鐘，我們再談一會去。」

「不，果真是太晚了。」

在方纔所忍受的那種戰悚後，孤獨的意念可怕地充滿在伯登的靈魂裏邊。他要

想抓住一個什麼人，抓住他而不能放他離去。

「不，請坐一會去。我正有一些畫意兒，早就要選着一種來贈你哩。」

這另一個，素來知道着畫家們不常肯贈送人們，他們允諾的記力是極其暫促的，今正投得其緣。以他那爲美術鑑賞員的才能，而且也頗有些識別的能力。

「不敢，」他說。

他們遂一齊進去了。

侍者起身把茶點持了進來；一時候的談話都趨向於畫題方面。伯登給梅賽明取出許多畫來，請他取一張最喜愛的畫去。梅賽明踟躕了一下，頗不滿意於那煤氣燈光足以有變畫上的色彩的。末了，他選得一張有許多少女站在街路上的畫，想就作爲贈品持去。

「我將送到你府上去，」畫家說。

「不。我願今晚就持去，好教睡前能殼鑑賞。」

獄裏。

再無計留他得住，奧利佛·伯登又獨自在他的屋裏了，在那個回憶和焦躁的牢

「病了嗎，先生？」他問。

「唔，沒有什麼；稍有些兒不安。」

「要醫生嗎？」

「不。怎樣的天？」

「雨，先生。」

「好。罷了。」

僕人把茶盤和報紙照例放在一張桌子上，走出去了。

奧利佛取了日日新聞打開來閱。主題標的是『現代的畫。』這是一羣略有才

幹的，四五個青年畫家的大膽的組織，他們揭竿而起要冒作藝術上新的革命家。

如許多老派一樣，伯登忿着這些新出茅廬的人，放逐了他，而囂張着他們的主義。他開始誦讀這論文，在不佳的心情中這般易容的滋暴其怒。復向下看去，見到他自己的名字。列在書後的這幾個字嘲弄着他好像擱着他的臉一樣：「奧利佛·伯登底過時的藝術。」

他素來對於批評和讚譽原是一樣的敏感。但在他意識的深處，向來還是與其受貶也寧褒的，褒的樂從不能抗着貶之苦的深的；緣因在於他所抱的自信從來沒堅定過。不過，往昔在他勝利的時候，許多吹毛求疵者的指摘都不足一動其心。如今，復加以一枝新藝術家鼓吹的力量，使其功績日少，而創裂日著。他感到自己早有着才能的藝術家的定譽的，今被這些乳臭之子幾斥為不足稱為名家。他果是又聰明又觀得明白的人，時下受着這些諷刺和公開的攻擊心裏自免不了煩悶的。

但以前為藝術家所受抨擊的傷痕，從沒有如此地流血過。他放手了，復讀着一

遍以得其精義。他和他的幾個老伴侶都被棄在糞土堆上了。他站起時嘴裏仍喃喃地說：『奧利佛·伯登的過時的藝術。』

永沒有像悲哀，像失望，像一切都完了的感想，他肉體和精神的人的完結，有投入這般靈魂的痛苦裏過。他繼續坐在火爐前的一張靠邊椅上兩個鐘頭，兩腿靠着爐火，不能動也不能幹着什麼。己而孤寂之想復起，想去握着愛的手，瞧着愛的眼，被朋友的話去哀憐着，安慰着，和撫愛着。因此他遂和平日一般的去看伯爵夫人去了。

他進門的時候，安妮獨自在客廳裏，背向他站着，倉忙地在一個信封上塗去。在她身旁的一張桌子上，藝術新聞正打開着。伯爵並時見了這報紙和此女孩兒，心亂地不敢前來。啊！要如她諗了呢！她轉過臉來。她是又慌又忙，心裏還包着一種婦女的小心，向他說：

「啊！你好，藝術家先生？恕我少陪。裁縫在樓上等着我呢。你知道，結婚的

衣服是怎樣重要。我去喚媽媽來，她正和裁縫師在辯駁呢。倘我要到她的時候，恕我來喊她去了一會兒。』

她去了，奔着的樣子，顯出她是多麼倉猝。

這個陡然離去，沒有一句溫存的話和眼色對他，他愛她是這般深摯……啊，這般深摯呢……使他挹鬱着。他的眼光重又落在日日新聞，想：『她已讀過了罷。一班人都嘲笑我和反對我呢。她不再相信我了。我沒有什麼可駕御她了。』

他三腳兩步向這報紙走來，好像走向一個人來受他打的一樣。他沈吟道：『可是，因為她今天忙，大概還沒有讀過了罷。但無疑今晚他們當她吃飯的時候要提及罷，必引起她讀的趣味來罷。』

一種本能的，幾乎不自知的動作，好像一個賊的敏靈的樣子，一把將這報紙抓了放在袋裏。

伯爵夫人進來了。當她一見奧利佛變色的臉，就知道他已達痛苦的極點了。

她躍向他來，以她類似痛苦着的可憐靈魂，這般其倉猝的可憐軀體。她將兩手搭上他的肩膀，覷着他眼的深處說：

「啊，你是多麼不幸啊！」

這次他再也不加以否認了，喉嚨裏只是抽噎着，囁囁地說：

「唔……唔……唔！」

她看見他要哭的樣子，遂扯他到客廳屏風後邊最隱僻的地方，兩張椅子上坐下。他們愁容相向的坐在這繡的絹牆後面，外邊是點點滴滴的降着雨。

她走了前去，最哀惜着他，淒婉的說：

「我可憐的奧利佛，這怎般地傷你啊！」

他置他的白頭在他朋友肩上。

「過似你所能想像的，」他說。

她很淒苦的喃喃說：

「啊，我知道得，我完全感到了。我見到這產生和發展的。」

他答着，鬚髯曾受了她責備似的：

「這不是我的過失，愛妮。」

「我知道……我並不責備於你。」

溫存地，慢慢地轉過來，她把嘴唇貼上奧利佛的一隻眼睛上來，那里卻感到一流淒酸的眼淚滴下。她噓的跳了起來，恍像吸着一滴失望的苦酒，頻頻嚷說：

「啊，我可憐……可憐……可憐的朋友啊！」

己而又各自靜默了一會，她接說：

「這是由於我們心的不老之過。我的心也這般的在活動着哩。」

他想說着什麼而不能；因為悲哀咽住他了。她聽得他心裏一種咽鳴的聲音，是很不利於她的。於是，重受一種數月來纏繞於她的自私的愛慾的衝動，含酸作妬像宣布種可怕的不幸的躊躇之聲調裏：

「我的上帝！你怎般的愛她啊！」

他又坦白的承認：

「唔。我愛她。」

她想了一會，於是說：

「你從未如此愛我哩。」

他並不否認其事，因為他現在已澈頭澈尾的明白過來了，喃喃說：

「不。那就因為我太個年青。」

她楞着。

「太個年青？什麼意思？」

「因為生活是太甜蜜。祇有在我們裏那種年紀對於戀愛未有不失望的。」

她問他：

「你感到對於她和對於我的是非類似的呢？」

「唔，不。然而也幾近似一物。我愛你，差不多是盡一個男子能愛女子的。她呢，我却愛你般的愛着，因為這就是你。不過這愛却變的不自禁了，成做比死更強的自禁的慾火了。我屬於她，好像一燃燒着的屋屬於火神一樣。」

她覺得她的憐矜埋沒在嫉妬裏邊，只得安慰着說：

「我可憐的朋友！數天裏她就出嫁走了。當你不瞧見她的時候，總就能告愈的。」

他搖着他的頭。

「啊，我迷了……迷了！」

「不，不。你將有三個月不能看見她呢。那就足穀了。三個月無論如何是穀長久了，因為你愛她的程度且勝似依戀有十二年之久的我呢。」

於是從悲哀的心底裏，他懇求說：

「愛妮，不要使我寂寞罷。」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愛？」

「不要教我孤獨着罷。」

「我可以頻頻來望你，如你所願意。」

「不。留我在這里，盡你的厚意。」

「你將要近着她呢。」

「也近着你。」

「但你在她嫁前，將不能再看得她。」

「啊！愛妮！」

「或，無論如何，見面的很少。」

「今晚我能不能在這里呢？」

「不，以你現在的心情却不能。你得散散心去，俱樂部或戲院——無論那兒

——但不能在這里。」

「我懇求你。」

「不，奧利佛，這是不可以的。以外我併有幾個客人，他們會更使你激動的。」

「公爵夫人？還有……他嗎？」

「唔。」

「但我昨晚也同他們在一起的呢！」

「想想罷！恐比今天好得多罷！」

「我許你我得安靜。」

「不，卻是不能的。」

「那末，我必走了。」

「爲甚這般的急急呢？」

「我必走了去。」

「那對了！走遠些，一直走到夜，使你儘極然而上牀去睡。」
他站起來了。

「再會，愛妮。」

「再會，愛的朋友。我明天朝上來看你。我不知可再有這般的伶俐，像往日那樣，假在這里十二點用過了飯，點半鐘再到你那里陪餐沒有？」

「啊，好。你對我多麼厚意！」

「因我愛你哩。」

「我也，我也愛你啊。」

「啊，不要再多說了。」

「再會，愛妮。」

「再會，愛的朋友。到明天。」

「再會。」

他吻她的手，一隻又一隻，又吻她的鬢角，以及於口邊。當他要出去的時候，他抱了她，幾乎全圍在他兩臂裏，嘴按在她的前額上，似要吸盡她對於他所有的愛。

於是頭也不掉的一直走去了。

當她在獨個的當兒，她沉在一張椅上悲泣。倘安妮不忽來看她，她無疑會這樣坐到晚的。揩了一揩紅潤的眼睛，伯爵夫人答說：

『我須寫一個字條兒，我的孩子。你上樓去，我一霎時就來。』
一直到晚，她爲着這裝奩重大的問題所忙着。

伯爵夫人和她的姪兒來和格里洛夫夫婦叙餐。

他們纔圍桌坐下，猶喋喋地談着昨日的戲的時候，僕人忽持進三大束的花球來。

馬丹莫德孟驚異地叫：

「天啊，那是多好的東西？」

安妮叫：

「啊，多麼有趣！誰送來的啊？」

她的母親回答：

「奧利佛，伯登，一定的。」

自他走後她老是想着他。他好像這般悲憂，這般苦惱的樣子。她如此清楚地見他無底似的悲慟；心中爲他的痛苦淒惶不可言。她愛他，又深摯，又懇切，爲他這重大的挹傷心旌早經碎了。

他們真的在這三束花球裏發見畫家的三個名片。在每個名片上他用鉛筆寫着伯爵夫人，公爵夫人和安妮的名。

馬丹莫德孟問：

「他，你的朋友伯登，敢有什麼病？我看他昨天的光景很不好哩。」

馬丹格里洛回答：

「唔，他使我有一點兒煩悶，雖則怨言是並未有過。」

她的丈夫接着說：

「啊，他老了，和我們一樣哩。真的，他近時凋殘得尤快。我想獨身者都是這樣地一旦而頹敗的。他們比一班人更易趨極端。誠然他變樣得多了。」

伯爵夫人喟然吁着：

「唉！」

弗倫特爾忽向着安妮耳邊低說：

「今日日新聞上有一段擊攻得他很苦的論文哩。」

每種攻擊，每種批評，每種詆毀她朋友才藝的東西，輒使伯爵夫人要爲之力

辯。

「啊，」她說，「像伯登那種卓有聲譽的人對於這些俗見正可不理采啊。」

格里洛感興趣地：

「什麼！有攻擊伯登的論文？我倒不曾讀過。在那頁？」

侯爵告訴他：

「第一頁上，——標題是『現代的畫。』」

代議士的驚愕原不足怪：

「很是。我不會閱，因為這關於畫的呢。」

每個人都笑了，知道除政治與農業外，麥收格里洛是沒多大趣味的。

於是話題又轉向別方面去，直至坐在客廳裏喝咖啡的時候，伯爵夫人充耳不聞，也不大開口，老是掛懷着奧利佛不知要怎樣。他在那兒呢？在那兒夜膳呢？現在他那不可療治的心究拖曳着往何處去呢？她深悔讓他走去，不曾和伴得他。她想像他這般悲戚地浪行街上，無家可歸，為整個的悲哀所包含着。

直至公爵夫人和她的姪兒告別的時候，她懶着開口，卻為一種惘然深慮的恐懼

所鞭打着。她乃直躺在牀，在黑暗裏閉着眼睛想他。

許久時過去了，她髻髻聽得門鈴聲響。她骨落落的翻起身聽。第二次，門鈴在靜夜裏叮叮地震動。

她躍下了牀，按電鈴狂喚婢役起身。已而，一手持着燈臺，走向大廳裏去。

她隔着門問：

「誰？」

一個驀生的聲音答着：

「一封信。」

「一封信。誰的？」

「一個醫生教送來的。」

「哪位醫生？」

「我不知道。是出了一件岔子咧。」

她不再躊躇了，啓了門見面前是一個戴遮陽帽的車夫。他從手裏取出一個紙封兒遞給她。她讀：『要信……伯爵格里洛先生台啓。』

她認不出係誰的筆跡。

『進來，朋友，』她說，『坐下稍等一會兒。』

外邊是她丈夫的臥房，她的心跳得緊苦喊不出。她用金屬的燈台叩着門。伯爵睡熟了，聽不見。

已而神略定心慌了，她震搖着門，聽得一種夢裏含糊的聲音問：

『是誰？什麼時候了？』

她答說：

『是我。我接得由一車夫送來的要信。出了什麼岔兒哩。』

他囁囁地從牀幃裏邊：

『等着……我起來……我來了。』

一忽兒他披衣走出了。同時兩個僕人聽見鈴聲趕來。他們一時呆住，見一個生人坐在椅上。

伯爵接到信，翻閱着，喃喃地：

「是怎麼回事？我真不解。」

她狂熱地說：

「快諗罷！」

他拆開了信封，展開花箋，厲然地叫了一聲，用着呆定的眼睛覷着他的妻。

「我的天啊！到底是怎麼回事？」她說。

他囁囁的說不出話來，這般地悲傷着。

「啊！一個可怕的慘劇！……一個可怕的慘劇！……伯登跌下馬車呢。」

她叫說：

「死！」

「不！不會！」他說。「你自己看罷。」

她掠過他送給她的函件，閱：

「親愛的先生：

今有一不幸之事為先生告。我們的朋友，名藝術家，奧利佛，伯登君，曾從大馬車上墜下；車輪輾着他身體。這個岔兒究竟結果怎樣，或無甚危險或立刻有致命之險，我尙未可加以斷定。伯登君急迫地請求你同馬丹，伯爵格里洛夫人立來。我希望，先生，馬丹伯爵夫人和你自己不棄是幸。

醫生李佛兒。」

伯爵夫人張着呆定可怕的眼睛瞪着她的丈夫。已而忽然，如電擊似的，她感到一種婦人勇氣的奔馳，立時使她成做再敢的人物。

她向婢女說：

「快。我穿衣裳！」

婢女問：

「不知馬丹穿怎樣的衣服？」

「隨便。什麼都好。」

「仇克魁，」她又催促，「五分鐘內預備整齊。」

當她轉入房裏去的時候，她的心亂了，她見那個車夫仍等在那里，便向他說：

「你的車須備好的嗎？」

「正是，馬丹。」

「好。我們可坐着。」

她走進房去了。

發狂一般的，手忙腳亂，她穿上了衣服，鈕扣，追針，束繫，七歪八倒地裝好。於是再向鏡裏略掠一掠散亂的頭髮，並不求其怎般整齊，雖瞪着那鏡裏慘白的臉。

孔，和紅潤的眼睛，却並想不到牠們。

當她披上了外套，奔向丈夫的臥室。可是他還沒有弄舒齊，她拖着他出來。

「來呀，」她說。「你知道他或許死呢。」

受着驚嚇，伯爵從她走出，忽忽兒感到脚下黑暗的扶梯，惟恐失足墜了下來。路程短而悄靜。伯爵夫人顫抖的牙齒格格作響，從車蓬窗裏她覷見街燈隱然如豆，外邊煙雨迷漫。柏油路上晶晶地發光，整個的鮑爾士路沉在荒涼，可怕的夜裏。他們到時，見畫家的門開着，門房裏點着燈空無一人。

在樓梯的頂級上，那醫生——里佛兒醫士——一個頭髮斑白的半老人，來迎接他們。他是矮短，精悍，謹慎，而執禮甚恭的人。他深深地向伯爵夫人鞠躬，伸手給伯爵。

她問他，氣迫促的好像爬扶梯氣喘似的：

「可好嗎，醫士？」

「唔，馬丹，我希望不至於如我信上寫的那麼危險。」

她呼叫着：

「他不為死嗎？」

「啊，不！至少我以為不至這樣。」

「你能不能確定？」

「不。我不過希望他僅輾傷腹部的外部，沒有內傷就好。」

「你說的內傷指些什麼？」

「裂斷。」

「怎樣你曉得他沒有？」

「不過料想而已。」

「要如真的呢？」

「那末就更加危險了。」

「那末要死嗎？」

「唔。」

「很快？」

「很快。幾分鐘裏或許幾秒鐘裏。但我可確對你說，他能在兩星期內痊愈的。」
她切心地聽着，在想懂得他的仔細。乃繼續說：

「你想他裂斷是哪一項呢？」

「噯，例如，肝。」

「那是了不得危險的嗎？」

「唔……但我想或許能穀療治。讓我們進去罷。那是使他好的；他已等候你的
不耐了。」

她走進屋去，一眼就瞧見一個仰在白枕上的死一般慘白的面孔。幾枝臘炬和爐裏的火焰映照着它，祇顯出一個側面形來，其餘都隱在黝處；在這頹唐的臉上，伯

爵夫人瞧見兩隻眼睛覷着她進來。

她一切的勇氣，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決心奮勵起來。因為這虛空，不舒的面孔和死人的一樣。他，一忽時前她猶看見着的他，却變成這樣，這樣的景象！她口裏喃喃着：『啊，我的上帝！』走向他來，恐懼而戰悚着。

他試展開笑臉，以慰藉她，但由這種嘗試的結果的強笑令人惶然。

當她近牀的時候，她把兩手輕撫地弄着伯登的手，那手獨自伸出在身邊，囁囁地說：

『啊，我可憐的朋友。』

『這沒有什麼，』他輕微地說，沒有移動他的頭。

她如今定睛看時，見他形容的變改煞是可怕。皮膚慘白，似乎沒一點血的存留樣子。死一般的雙頰好像凹進在面部裏邊，眼眶都已落陷。

他見他的朋友戰悚之狀，嘆着說：

『這樣我是真好。』

她仍定睛覷着他說。

『怎樣會碰到這岔子的呢？』

他用了努力想說，時時全部的臉上因發着神經的攣痙而顫抖着。

『我沒有顧慮自己……我在思想點別的東西……很奇異的東西……唔……一輛馬車衝倒我輾過我的腹部呢……』

她聽他的時候，情景如現在眼前。於是，她的心不禁戰悚地問：

『流血了沒有？』

『沒有。祇一點兒受傷……一點兒被榨。』

她說：

『在那兒遇險的呢？』

他很溫存的答說：

「我不能仔細。這是一個很遼遠的路上呢。」

「醫生掇前一張椅子來，給伯爵夫人坐下。伯爵仍佇立在病榻前面，嘴裏反覆的說：

「啊，我可憐的朋友咧——我可憐的朋友咧——怎樣一種不幸的遭遇啊！」
他着實很悲傷，因為他素來是極敬愛着伯登的。

伯爵夫人又問：

「但到底那里遇到的呢？」

醫生答：

「我自己不很知道，或寧是不能知道這個。這在戈伯林，幾乎出巴黎郊外了。
至少那車夫給他弄回時，稱說他把他從那地方一個化學原料店面前取來的，那時候
已是晚上九點鐘了。」

於，俯着向奧利佛：

「是不是真的在近戈伯林的去處遇險的嗎？」

伯登閉了眼睛似乎追憶的樣子，喃喃地：

「不仔細。」

「但你往那里去的呢？」

「我不能記得。祇是一直向前跑去的。」

一聲唉嘆不自阻地從伯爵夫人口裏漏出。一時候使她咽住，氣不能出入。已而她從袋裏取出手巾，掩着眼睛可怕地開始哭泣了。

她知道：她完全能想像的。一些壓着不能耐的東西落在她心上了：悔不曾其時留住奧利佛，她逐了他出去，驅他在街，那里他彷徨抑鬱，便閃足在那車下了。

他對她在現在一種話不成聲的音調裏說：

「勿要哭。這傷痛我。」

用了可怕的努力，她纔收住咽鳴，光着眼痛心地注視他，面上沒一些和霽的臉

色，淚仍簌簌地下落。

他倆面面相覷，各感心裏有千萬句語言，千萬縷祕密在，然而礙着苦不能說。她感到無論如何，須擺除開這兩個男子，她必尋得一種方法，一種謀略，一種藉口——她，那足有心計的女子。她開始想了，兩隻眼睛向奧利佛定着。

她的丈夫和醫生正在低聲地談話。他們討論怎樣纔能醫治這病人。

她掉首向醫生說：

「你能弄個看護婦來嗎？」

「不，我甯送個助手來，他還得合用些。」

「兩個都送罷。一個永不能加意伺候着的。今夜能不能就把他們送來？因為我想你不在這里過夜的呢。」

「照例，我就回家的。我在這里已有四個鐘頭了。」

「但順路你可把看護婦和醫生幫辦都叫來。」

「可是半夜略有點兒困難，不過，我必設法。」

「你定要喊到的。」

「大概他們允許了，也知果真來？」

「我的丈夫可同你一起去，就催促他們火速趕來。」

「但你一個在這里怎能殼，馬丹？」

「我嗎！」她用極毅然堅決的口音叫着說。已而滔滔長辯，合情止義，令人不能替喙。爲守護，避之危險，一句鐘裏必得看護婦和醫師趕到。爲從牀上催促起他們，必得有人親自趕去，將他們帶來。惟她的丈夫能那麼幹。同時她當彌留病榻前——這是她應盡的義務和職分。她所以如此毋非厥盡朋友和女子的天職罷了。以外，她唯願誰都不要勸她，以傷她的心。

她的辯論極合乎理性的。誰都沒的說了，他們決定服從。

她站了起來，滿心想他們就走，發狂般焦灼的感到他們已遠去給她獨在了。如

今，離了他們她該不弄誤事，她細聽醫生的囑告，細細聽着，不使有一遺忘。畫家的侍者立在一傍也聽；他的妻，廚娘，又在背後，她曾被用作第一次的助手，頻頻點首以示會意。在說完這些如功課般的指導後，伯爵夫人催促兩個男子速去，又反覆叮囑她的丈夫說：

「快點回來，無論如何，要趕快。」

「我將伴着你就去罷，」醫生對伯爵說，「得使你早點兒來。你將在一點鐘裏回來了。」

未走的前面醫生重下一冗長的考驗於傷者，確定他的情勢尚佳。

格里洛仍躊躇的說：

「你以為這麼幹不是傻事嗎？」

「啊，不。還沒有危險呢。他只要休息與寧靜。馬丹格里洛請勉和他講話，愈少愈好。」

伯爵夫人充滿驚惶，答說：

「那末我必不能同他講話了嗎？」

「不能，馬丹。掇張椅，靜挨他坐着。他也可以不感寂寞而覺得安慰了。但不要煩他，不要說話，甚而不能思想。我朝上九時再來。再會，馬丹——我至忠實的夫人。」

他告辭，深深地鞠着躬，跟着伯爵說：

「不要心焦，我的愛，我一點鐘必返你就可回家了。」

他們去了，她聽得樓梯門的閉闔的聲音，又聽得走出戶外皮鞋的橐橐聲。

廚娘和男僕仍站在屋裏聽喚。她攙了他們。

「你們可去。有事我按着鈴叫。」

他們也出去了，她獨留在他身傍。

她十分挨近着牀；把手按在枕邊，在那愛的頭顱的兩傍，她向他伏向前去。如

此其近於他的面部髻髻得從他臉皮上吸着話似的，她問：

「你自投在車下的不是？」

他勉強着說：

「不，是那輛車來撞倒我的。」

「恐不真。是你自己哩。」

「不，我向你確說，是車子哩。」

靜默了一會之後，於斯兩個靈魂在一瞥的眼色裏接觸而融和着了，她喃喃說：

「啊，我愛的，愛的奧利佛，想是我放你走，是我不會留着你哩！」

他堅決地答：

「這遭遇在我都是一樣，這天或那天。」

他們再面面相覷着，試想讀出他們最秘密的思想來。他接口說：

「我不想能好。我是太大痛苦了。」

她囁囁地：

「你在太大的痛苦中？」

「唔。」

再逼近點兒，她用慢的接吻，輕柔溫存有如手撫一樣，去拂着他的前額，眼睛和面頰。她的嘴唇的親觸悄悄似的，並不像孩子們啾啾作聲。她這樣地吻了好久。她讓這個柔膩溫存之親觸兩似的向他落下；這似乎安靜回復了他好點，因為他蒼白的臉上比在先少些兒顫抖了。

他因喊：

「愛妮！」

她停住吻聽了。

「什麼，我的愛？」

「你須允許我一椿。」

「什麼我都給你允許。」

「倘明天我還沒死，賭誓給我帶進安妮來，一次，祇這一次！我在死前這般的想看她一回……想……明天……這時候……我大概……我決定雙目緊閉了……我將永不能再瞧見你們……不論你……或她……」

她止住他，她的心都碎了。

「啊！住嘴……住嘴……唔，我允許給你帶她來罷。」

「你能賭誓麼？」

「我能賭誓，我的愛……請住嘴，不要說罷。你使我可怕地悲哀慟着……靜些罷……」

一陣兇暴的攣痙使他面色陡變。已而過了，他說：

「要如我們僅有數分鐘的會晤，讓我們不要失去牠們；讓我們利用牠們來永訣一下罷。我這般的愛着你。」

她泣嘆着：

「我……我可是仍愛你的。」

他又說：

「我一切的快樂都從你得來。祇這些末日是使我覺得難過……這原非你的過失……
啊，我可憐的愛妮……生命有時是多麼悲傷……死又是多麼爲難的事……」

「靜靜罷，奧利佛。我懇求你。」

他繼續說下去，並沒有聽見她。

「我必是這般一個幸福的人，要如沒有你的女兒……」

「止嘴罷……啊，我的上帝……止嘴罷！」

他似乎在思索着，非和她講話的樣子。

「啊！那創造生命的他，却使人類盲目，甚或變的極卑劣……」

「奧利佛，我懇求你……要如你會愛着我的，請止嘴罷……不要再那麼說啊。」

他覷着她伏在他上邊，見的這般親切，髣髴她也近於垂死一般了，他乃住嘴。她乃坐在牀邊的靠邊椅上，重握了那隻伸出在被外的手。

『現在，我不許你開口，』她說。『不要動，想我有如我想你的那樣。』

他們重互相看着，動都不動，他們肉的火般的親觸在接近了。時時地她把那捏在自己手裏的燥熱的手，溫柔地撫弄着，他感答這些熱忱微拳縮着他的手指。每次動訴出些什麼來，憶起一部分他們已死的關係，而醒起他們將盡的心上的愛燄。每動一動是一秘密的問訊，每動一動是一神秘的回答，悲傷的問，與悲傷的答：屬於一種久愛的『你記得嗎？』那些傷痛的回憶。

在這病榻的會晤，大概要算他們最後一次的會晤了，他們思想的飛躍回溯到他們邂逅定情的初時。屋裏靜悄悄兒只有爐火的吱吱叫着。

忽然地他說着，好像纔從夢中醒來一種驚慌的樣子：

『你的信扎！』

她問：

「我的信扎怎樣？」

「我垂死還沒有毀燼牠們呢。」

她叫着說：

「啊！那算得什麼？些須小事。讓他們覓出來去閱罷，我不管。」

他答：

「我不願意這樣。去，愛妮。開我書桌上末底一隻抽屜，一隻大抽屜。牠們才放在那里。你必取出牠們投入火裏。」

她不動着，猶坐在那里發呆，好像他命她幹着些什麼卑怯的事情。

他接續說：

「愛妮，我求你。倘你不幹，你是苦我。惱我，使我癡狂了。想他們許落在不知伊誰的手裏，一個弔客，或一個僕人——甚或你丈夫的手裏。我不願……」

她站起來，仍躊躇着，說：

「不；這真是太狠心，太殘忍了。我覺得髣髴你教我燒掉了我們兩個心呢。」
他懇求她，面上現出痛苦的形狀。

瞧見他如此悲痛，她降身走向書桌那里去了。當她抽開抽屜來看時，一封封薄小的信扎成堆地疊在那里。她認明函封上兩行字跡乃是她筆上所寫書者。她稔熟牠們——這兩行字兒——一個人名和一個街名——好像她自己的一樣，好像一個辨認表明他一生希望和幸福之所在的某些字樣的人一樣。她覷着牠們，那些小小方塊兒載着一切她所能表達的愛，一切她所能剖心裂胆以給他，憑一小小的墨跡和白紙，的東西。

他試轉過頭來監視，口裏說：

「快燒呵。」

她乃抓起牠們成做兩大把，在手裏捏了一會兒。牠們似乎重錮錮，悲傷似的，

活着然而就死了；無數的事兒物兒都藏在裏邊——甜艷的，馨香的，身親的，夢感的。這是她靈魂的靈魂，心的心，生命所僅存的精華。她多麼醉心地追憶起當她拂牋綴墨的時候，是多麼亢奮，多麼酩酊，用筆墨代着喉舌給心愛者傳去幽情密意呵。

奧利佛重說：

「燒罷，愛妮，燒啊。」

兩手向前一畫，這兩把紙已紛紛地投在爐中木炭上了。她再從桌上抓另一把投在這上面，已而又是一把，偃下去站起來，異常地迅快着，想在最短的霎眼間完成這可怕的工作。

當這爐中載滿抽屜裏空了，她仍佇立看着這熊熊地從堆積如山的信扎四邊透射出來的焰舌。火襲擊着邊沿。敲着四角，漸蔓延及於紙邊，先如數十條火蛇般飛舞盤旋，已而勢焰愈張愈大。一霎時，紅焰籠罩過紙的白塔，光明的火燄燭的滿室通

明。這燎原般的火，那站着的女子和床上的男子，是將他們的愛變做灰燼。

伯爵夫人掉頭過來時，在這瑞火光明的燭照中，她祇見她的朋友狼倉地倚在牀邊。

他問：

「一併在這里嗎？」

「唔，一併。」

但是在趨向他來的時候，她對這毀壞的工作瞥一最後的眼，從那撓屈焦黑將已半燼的紙灰上，她瞧見某些赤紅蜿蜒着的東西，這好像點點的血蹟一般。他們髻鬚從這些書信的心裏邊，有如從一創傷的口裏，從這每封信裏流出；乃共匯流向火焰去，而留下這樣一縷紫痕的。

伯爵夫人的靈魂受一致命般恐懼的戰悚；她回視着，髻鬚曾被誰謀殺了的樣子。已而她澈悟了，忽然地澈悟，什麼她方才所見的祇是些心的臘印的溶化。

她乃回至病人那里，捧起了他的頭，復精細地放落在枕的居中。但他受了移動，痛苦愈變劇烈。他的呼吸愈促，面上頓現嚴重的苦狀，他似乎不知她在那里了。她等一會他纔轉愈一點，強自睜開眼來，又哼着幾句話。

末了她問他：

「你很痛得厲害嗎？」

他並不置答。

她伏上去，用手指放在他前額上教他看她。他果真睜開了眼睛——巨大，昏迷的眼睛。

恐謊着，她又問：

「你痛嗎？……奧利佛！回答我！你可要我去喚……？說，向我說……！」

她好像聽得他囁囁地：

「帶她來！……你誓許着我的！」

於是在被底裏一陣擾動起來，身體發着攣痙，臉上頓見變色而現死狀。

她不絕地問：

『奧利佛，我的上帝！奧利佛，怎樣了？我可不要去喚呢？……』

這次他好像聽見的，因為他答：

『不……沒有什麼。』

他果真好像沉靜下去，少一點的痛苦而忽墜入一種昏睡中的樣子。希望他是入睡，她坐在牀邊，復握住他的手在等。他不再動彈了，胸部格格響着，口半開着，短促的氣息似乎在喉頭扼住的樣子。祇他的手指時時掙動，在一種輕微無知覺的攣痙裏，使伯爵夫人毛骨悚然，幾乎失聲呼叫出來。他們再也不能藉疲倦的喉舌，訴他們心上一切的悲痛了，但祇有這一陣陣的攣痙告訴他那個軀體的劇苦。

現在她恐懼着，可怕地恐懼着，覺得發狂地要去，按鈴呼人，但猶不敢走動，惟恐因此擾亂他的安寧。

街上有軋軋的車聲從外邊傳來；她仔細察聽是否這車停在門前，可是她的丈夫來取她，把她從這可怕的景象裏拯救出去。

她試抽出那被奧利佛捏着的手，長吁一聲。如此她就不就擾亂他，只是仍坐在那裏等着。

爐中的火焰漸漸的死去了，在書信的黑灰下邊；只這兩枝臘燭如鬼火般淒照着。

屋中什麼都靜着，什麼都像死了的樣子，只在樓梯頂壁上一具高大的荷蘭鐘，猶嗒嗒的不絕地在這深夜中間，報告牠有規律的時間。

伯爵夫人猶木然地不動，感到一種不可耐的恐懼從她靈魂裏生出。黑夜襲擊着她；可怕的思想糾纏她靈魂；她鬚髯感到奧利佛的捏在她手裏的指已轉冷了。這是真的嗎？斷斷不然！那末，又從那里來這種無限，冰般感觸似的感覺呢？她站起來，又痛又怕，看着他的臉。——這已弛放着，對於一切的不幸都木然，漠然，忽被

永遠的遺忘所寧靜了。

愛
焰

有 所 權 版

分	發	出	校	譯
售	行	版	訂	述
各	中	中	潘	彭
省	華	華		兆
各	新	新		良
大	教	教		
書	育	育		
局	社	社	衍	

上海愛而近路德潤坊

定 價 實 洋 八 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民 國 二 十 年 五 月 初 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510B

